













英華卷第六百七十一

省下



書五

上張僕射書一首

谷韓侍郎書一首

上河陽李尚書書一首

上鹽鐵裴侍郎書一首

與常員外書一首

上禮部裴侍郎書一首

復崔尚書書一首

節度上

刺史附

與路鄜州書一首

與江州鄭使君書一首

寄徐泗張大夫書一首

答盧大夫書一首

上張僕射書

建封

韓愈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
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
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
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
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望一作
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夫如是
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爲其能晨入夜歸

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具所不能不強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好臣其所蜀本有受字教而不好臣其所蜀本有以字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能集無能字愛其君者亦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言此事集作此言進又作言此言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

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
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
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也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
而能有容也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也如此執事之厚
於故舊也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
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也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
以禮也如此苟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
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
聞執事之於愈如此也集無字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
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此
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息則有之矣將以齎

於天下曰知已集本豐知已二字則未也伏惟哀察其所不足矜

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答韓侍郎書

李翱

還示

集有云字

於賢者汲汲唯公與不材耳此言取人得無太

寬否灼然太寬夫又何疑此事汲汲如嗜欲之未得自以

為勝苟令君耳目所及書記所載未見其比何意忽然當

一時而更有人也故具於後以當講學且自道無愧兼以

為戲耳如愚之於人但患識昏知不足以察人為累耳苟

以為賢則不要前人相知相見逢便見機巧有惠

集作慧

辯

故身雖否塞而所進達者不為少矣其鑒賞稱頌人初未

甚信其後卒享盛名為賢士者故陸欽州常簡州皆是也

好善太疾智識未精彼勝於彼則因而進之或取文詞或以言論或以才行或以風標或以政術徃徃亦有不稱於前多矣不可以言其名然亦未嘗以為悔也其中亦有痛與置力後因禮節不足或因盡言而詰之前人既非賢良遂反相毀損者亦有其人矣且龐士元云拔十失五猶得其半真大賢之言也如鄙人無位於朝阨擢於時栖栖惶惶奔走恥辱求食不暇自一千年來賢士屈厄未見有如此比者尚汲汲孜孜引駕集作薦賢俊如朝飢求殮集作食如久曠思通如見妖麗而不得親然若使之有位於朝或如兄儕得志於時則天下當無屈人矣如或萬一有之若陸欽州常簡州之比猶奔走在泥上則當引罪在己若狂若

顛朝雖飢不及求殮

集作殮

曠雖久不敢思通見妖麗閉眼

而不觀視遷榮如鞭笞宮割之在躬夫又何

集有榮字

樂而得

安然也不知此心自古已

集作以

來曾有人如是者否不知

代有聖人有排而生曾有一賢用心近於此者乎若古或

有之幸示其人如或無之柰何乃言唯公與不材耳如兄

者頗亦好賢必須甚有文詞兼能附已順我之欲則孜孜

汲汲無所愛惜引拔之矣如或力不足則分食以食之無

不至矣若有一賢人或不能然則將乞丐不暇安肯孜孜

汲汲爲之先後此秦漢間尚俠行義之一豪雋耳與鄙人

似同而其實不同也三五日前京尹從叔云某大官甚知

重陸澆當時對云士所貴人知者謂名未聞則導

集作道

之

家之貧則恤之身之賤則進之故也若陸澹之賢彰然矣
某官之知既甚矣某官之位日見天子足以進人矣開幕
辟士足以招賢矣而皆未及陸澹若如此之知知與不知
果同也若實知乃反不與不如不知也矣京尹不能對也
大凡身當位得志於時慎閉口不可以言知人若知人而
不能進未得志而氣恬體安不引罪在己若顛若狂與夫
不知人者何以異也如離婁與瞽夫偕行而同墜溝中或
以無目不見坑而墜或以心不在行憂思之病而墜所以
墜則殊其所以爲墜則同也天下皆離婁也如瞽者鮮矣
則其墜者離婁也十八字集作天下如瞽者
鮮則其墜者皆離婁也心不在焉故
也樂道此者蓋以自勵非欲刺乎富貴之人當爲再三讀

之以代擊解而歌焉期再拜

上河陽李尚書書

杜牧

伏以三城所治兵精地要北鎖太行東塞黎陽在京河南
指為重輕自艱難以來儒生成名立功者蓋寡於前代是
以壯健不學之徒不知儒術不識大體取其微効終敗大
事不可一二悉數伏以尚書有才名德望知經義儒術加
以儉克好立功名今橫據要津重兵在手朝廷縉紳之士
屈指延頸佇觀德政况聖主拔擢豪俊考校古今退朝之
後急於觀書已築七關取隴城緝為郡縣命誅雜虜集作今親
誅收其土田取其良馬為耕戰之具西復涼州東取河朔
平一天下不使不貢不覲之徒敢自專擅此實聖主之心

事業已彰臣下明明無不知之伏自尚書樹立鍛鍊教訓
揀拔法術尺寸取於古人若受指顧必立大功使天下後
學之徒知成功立事非大儒知今古成敗者不能爲之復
使儒生舒展曾臆得以誨導壯健不學之徒指蹤而使之
令其心服正在今日某多病早衰志在耕釣得一二郡資
其退休以活骨肉亦能作爲歌詩以稱道盛德其餘息心
亦已久矣下情日增瞻仰戀德之切牧恐懼再拜

上鹽鐵裴侍郎書

前人

伏以鹽鐵重務根本在於江淮今諸監院頗不得人皆以
權勢干求固難悉議停替其於利病豈無中策牧自池州
莊州實見其弊蓋以江淮自廢番後以來凡有冤人無處

告訴每州皆有土豪百姓情願把塩每年納利名曰土塩

商如此之流兩稅之外州縣不敢差役自罷江淮番後以

來破散將盡以監院多是誅求一年之中追呼無已至有

身行不在湏得父母妻兒錮身驅將得錢即放不二年內

盡恐逃亡今譬於

一本
作如

常州百姓有屈身在蘇州歸家未

得便可以蘇州下狀論理披訴至如睦州百姓食臨平監

鹽其土鹽商被臨平監追呼求取直是睦州刺史亦與作

主不得非裹四千里糧直入城投

集作
役

使即湏破散奔走

更無他圖其間搜求胥徒針抽縷取千計百校唯恐不多

除非吞聲別無赴訴今有明長吏在上旁縣百里尚敢公

為不法况諸監院多

集作
皆

是以貨得之恣為奸欺人無語

路况土鹽商皆是州縣大戶言之根本實可痛心比初停
 罷番後衆皆以為除煩去冗不知其弊及於疲羸即是所
 利者至微所害者至大今若蒙侍御改革前非於南省即
 吏中擇一清慎依前使為江淮番後減其胥吏不必一如
 向前三多置人數即自嶺南至於汴宋凡有冤人有可控告
 奸賊之輩動而有畏數十州土鹽商免至破滅除江淮之
 大殘為侍御之陰德以牧愚民莫過於斯若問於鹽鐵吏
 即不欲江淮別有番後若有番後其間有集作事自能申
 狀諮呈安得貨財表裏計會分其權力言之可知伏惟俯
 鑒微集作愚 秉不賜罪責牧豎拜

與常員外書

劉琬

蛻性甚

二字集作雖

冥頑識不及高嘗以當今由文學求用遲

其顯遇在執事未知如何蛻輒自愛而庶幾不惑也故進

不暇視地食不及卒哺起居不忘於文窮泰不忘於文雖

分不出

集有

其字吟實愛且專也執事以為愛乎未也蛻為人

子二十二

集作六

年唯初七年持瓦石為俎豆戲其餘卒不

離前之志也執事以為專乎未也伏念方今人人自謂力

然沛若有餘今日以執事如重星輪月爭下堂而觀之畏

已後耳宜乎人之心適在往越而使去有人正從越秉執

集有

事字車而問於路執事以為可教與否如曰吾幸知其徑

途安得勿教則執事正可以其手呼而指畫也果遇他人

以其有往而猶不逆則蛻云所愛而專者有謂執事之餘

勇也深如此而已可則道合而服從不可則道異而更學

上禮部裴侍郎書

前人

臨其事不能苟有待而先自請者閣下以為難乎贊功論

美近乎諂飾詞言已近乎私低陋摧伏近乎鼠竊廣博張

引近乎不敬鈎深簡尚則畏不能動乎人諧儻相比又畏

取笑乎後情志激切謂之躁詞語連綿謂之續集作俗夫臨

其事而自言者其難如此也然不有聽者之明言者無病

則固當背惶踏株一作俟乎知者而自知也用者而自用

也安能持一言於已難之時者哉然或不得已而言之者

亦將自言而已矣又豈敢因其時而遽言大體哉蛻少時

不知小人通生有自可之事樹之為柀茜種之為穀粟賣

於市釣於江亦以二字集老也無何羅絡舊簡附會時律

懷筆啓一作於縉紳家十二三年矣謂非而習之齒而成

基壯而歷級乘時無難梗寒苦之疲今者欲三十歲矣所

望不過抱關輸力求粟養親而已何者家在九江之南去

長安近四千里膝下無怡怡之助集作趣四海無強大之親

日行六十里用半歲為往來程歲湏三月侍親左右又留

二月為乞假衣食於道路是一歲之中獨餘一月在長安

王侯聽尊媒妁聲深况有疾病寒暑風雨之不可期者雜

處一歲之中哉是風雨生白髮田園變荒蕪求抱關養親

亦不可期也及今年冬見乙集作丁酉詔書用閣下以古道

正時文一作以平律校群士懷才集作道負藝者踴躍至公

蛻也不度入春明門請與八百之列負階待試嗚呼蛻也
材不良命甚奇時來而功不成事脩而名不副將三十年
矣今而復閣下進之蛻亦得以至公進閣下退之蛻亦得
以至公退進退者由閣下也未可知也干黷尊嚴敢忘僂
辱情或須露豈曰圖私不然則蛻也豈敢蛻再拜

復崔尚書書

前人

男子生而射四方所以有四方之志故懷其道不可以退

已

集作也

非其人又不可以動心今蛻也伏念仁人在位野

無君子不敢隱忍自置削簡授僕夫堂上猶遠况千里之
悠悠哉亦將天未甚棄果遇閣下響不私岸谷與高下為
應不戮其使得復廬下而又重幣厚詞素未嘗遇知

集作始

者嘗爲齊桓公之明活俘而相晏平仲之賢贖隸而友夫
俘未至而鮑子先言之桓雖智不逮安得勿相隸未言而
晏子已見其色雖智不逮安得勿友豈如左右無先言之
人閣下未見蛻之色而與之歎息乎與之教道乎則斯然
後心因閣下而動已爲閣下而知不復遺恨幸甚幸甚雖
然敢不再拜以謝知己而自道其所得罪蛻早不量已嘗
集作常 欲與其道以死生樂之自以得其位即集作則 欲立殊
節於君友不得其位即欲垂長幅於後世然而以爲身屈
則道不勝語卑則道不明以其誼譁不敢安已矜道也不
敢矜於口也伏惟閣下以忘道而圖已孰若道勝而已勞
乎從俗而飽其親孰若道在有君子而後顯其親乎閣下

不以行已失態天命拙塞乃復書問曰恃才傲物歟論議

險直歟儕伍擠毀歟夫承貴仕之後身尊而食足然踞辱

卒吏猶有陷人於急四字集作隱忍况蛻近世無九品之官可以

藉聲勢而又當時無綿絡之舊無一簞之食設有乘人之

氣而窮賤奪其氣矣何能為也使蛻一旦為病狂妄人而

行之俄而自成恠笑不止人之恠笑也然則希權門以媚

嬖媵隨衆口以贊曲私瞻視行坐傾身預起則信乎對南

面如濠壁之相峙也如此豈曰恃才傲物乎險直之在已

不得其人而盡言之則有殺身磔尸一作終身殺戮非之禍得其

人而盡言之則有忠義諒正之名使蛻前不得其人而言

之則身死集作辱已又得其人而言之則安得困而至此故

人而盡言之則有忠義諒正之名使蛻前不得其人而言

豐宮論議險直乎屹伏以冠衣不完集作高絮趨拜未識威

集無此字儀又伏念春秋時四人受縣而後見魏子則古之人

之見也其不在受恩之後乎謹重遣前使以謝殊遇以結

後計屹再拜

節度上刺史附

與路卿州書

沈亞之

月日沈亞之再拜稽首言大夫閣下亞之昨去長安時歷

別於所知親友集有門字所知親友謂亞之曰安所適安所為

亞之對曰適鄜將假貸於諸侯所知親友賀亞之曰鄜有

長賢大夫也喜文學仁義之道故其所為文學仁義之道

欣欣焉走其門者日有之亞之納喜於心充充焉捶馬走

僕忘其勞失其怠望閣下之境日近日喜及至之也且觀

將謁之禮於其門乃見納客之官奔奔而入促促而出言

不及宣吐集作道不及陳退居三日不知所為乃復聽閣下

採取賓士之道高下之等則曰某自某方來以某執事書

為之輕重書之多者館華集作善字飽善味書之次者又次

之其有無因而至者雖辯智過人猶以為狂即與偶然之

輩僥倖之徒退棲陋室與百姓雜處飯惡味且走來閣下

門者亦不獨盡窮餓無依而來求粟帛於閣下亦有抱其

智懷其才聞閣下好賢而來求臧否於閣下而望其推引

之濟耳今一貫而禮一類而惠遺集無此字賢愚顛倒而又以

書不書而為之輕重竊恐天下之士其來閣下之門者皆

相爭齋書為糧受閣下之惠者不曰閣下之惠而皆曰某

官之書禮我也何有媿於閣下不唯不媿而已亦有憤激

於中集作秉而終怨怒者誠集作竊恐閣下勞費以取無益亞

之之愚獨為閣下惜伏惟集作願閣下稍精接士之道使賢

愚明白閣下能如此則知言者四字集作則四方之士聞之皆曰集作

謂閣下不恡已之不至而求其方直如此今亞之冒旌戟

之嚴敢言於閣下亦希知言之士聞之知亞之不苟曲於

閣下而存其直如此戰兢無任亞之再拜

與一作上江州鄭使君書

前人

郢岸謫吏敬對所詰引言為書致於九江郡守鄭閣下詰

之既深安集作焉得默默已也固折委謹之於章遂用悉陳

惟聽之國朝天后之時使四裔達威德之令皆儒臣自喬知之陳子昂受命通西北兩塞封玉門關戎虜遁避還而無酬勞之命斯蓋大時之有體臣之常理也然喬死於讒

陳死於枉皆由武三思嫉怒於一時之情致力尅害一則奪其妓妾以加憾一則疑其擯排以為累陰令桑梓之宰拉辱之皆死於不命嗟乎嗟乎自是之後臨戎觀危酌逸勞之狀為使者而儒臣莫與矣前年天子以兩河逐叛之兵連歲不解負輓之輸而不造廩庫皆從便道為戰士衣食之給於兩河之間歲尚熙明輦轂之下執笏常謂請罷所討者十八九獨諫大夫自以為習知叛臣之情口就窘

請得往道

集作尊

愍痛以歸之既可所奏即請以亞之為副

又以為古者單車為使有功則為戎臣輕害之遂於行請

兵以自柄詔書仍以便宜從事又詔邙鄆鉅鹿兵各以百

騎與俱蓋欲重擊鑿之榘集竹柄也及過平原郡城而有常

山卒分居之諫大夫因令亞之為書檄之書成亞之題帛

引弓射書於常山帥帥得書以期請降滄海之人聞之降

者日百有餘輩及滄海寇款與符印偕至即請以城歸使

者是日往受城亞之復引前驅騎馬先至滄海同捷與其

徒繫頸者服纁不帶伏軍門之左委命於使執事於是諫

大夫遣河南將石稅部獻闕下稅夜殺同捷於平昌亞之

分道馳還以報事道中不得乘乃乘羸驅馳至具魏之門

守長皆為難日具不得食因中病於南集無此字廣武之門歷

再旬而謫書降即奔上所委今閣下罪諫大夫以爲狃急
忘體冒危取禍習傳不察其端本附言和唱敢避忌應對
哉昔者酈生憑軾下齊城七十韓信刼而烹之在前代且
耳况今持兵連營淹歲經時既費且敗萬無以自塞之際
而使臣奉命詔銜解羈裂網之恩啓萬死重生之路起曝
鰓就髡之命集作枯彼不思於降復何歸矣今習詩書步規
矩而進於是者固未嘗習武事况親於戰鬪之間耶必多
武臣之言以爲信何者重已之不李祐避能而誠邁越之
談也或亦有詰亞之曰李祐避壁攻平原城城危且急尚
不聞有效且使臣居間曾不逾月而云城降者何端亞之
應之曰獨不見童子之情乎夫童子師與終身之益何惡

而不附乳母蠕蠕之常恩而投戀肆喜何者氣微意迫則
毅容之難洽而告訴之言在前也是則向使之卒被堅甲
持銳鋒以相攻差剛決於敵者不瞬而殞形喪魁矣有如
使臣之煦諭明白寧有忘生趨死之倫乎此解析之言誠
不當為閣下說說亦不能降聽以委達集無達字書之丁寧者
蓋欲流之於世以俟通方之士次第於所悟耳梗概之錄
不文於詞亞之敬再拜

寄徐泗張大夫書

符載

明公材畧橫世氣為人傑旌節森然先鎮東徐靜則近鄒
魯之士講詩導禮動則駕貔貅之卒肅清淮海名聞休烈
風動四方節士義夫孰不投心甚善甚善真天子文武大

臣哉載迂儒不才越尋常間敢以踈鈍切懷風檠如是星

霜十周天矣緬彼山川遼夏蕭條世多械束未

一作莫

由造

請復欲牽文字試書功德事無端緒殆似行佞懷緘浩思

殊鬱鬱不快也適值去年秋有冠軍將軍李圓者道來自

東狀貌不凡三扣柴荆載意其偉士延坐與語語酣中起

議及劔術云嘗以青萍賦公乃發篋篋出閣下寶劔銘相

示載鑒裁不明敢懸貨人因覽文以異劔覩劔以奇文繇

是憑之爲聰明依之爲肺腸

一作腹

恣陳無穢妄有紀述撫

拾冠軍之行跡鄭重執事之美

一作羨

茂得爲通誠導意之

因緣也大凡人之有生處而道德不滋於身者竊兩曜之

光明也仕而功烈不被於世者偷大君之珪組也况乎屬

一詞也一事上不陳教化次不叙志意皆游言也豈曰文

為一昨諷公之製聳文豪爽立意健激首則見定忠固義

之分末則存一作見策勲樹績之心識者謂公異日必帥諸

侯蕩蕃虜拔烽燧於近塞洗腥臊於絕漠黃河九曲為大

國池沼然後拜閭闔和陰陽炎炎赫赫載勲盟府豈獨擁

旄按甲長于一方而已哉載不量氣力庶慕區區之分借

如智慮短薄無裨絲髮亦欲如班孟堅之比為寶車駢刻

燕然之石公謂之何哉載今蹙然飛書遠聞伏以冠軍緣

公而德彰小子援公而思勇即托記錄之日輒以葛溪劍

志為名屬事相交關謹借寓獻貴賤不佞禮實異儀輕用

塵忝臨風震悚閣下或為休庇若將獻酌張布綿績鋪映

麻臬命使令問訊江君奔走之僕山中茅舍偶目詳憶耳
不宣載再拜

荅廬大夫書

前人

貞元元年八月二十五日野人符載再拜頓首上書于觀
察使大夫廬公某伏見古人或出以行道或處以向晦皆
其德不昧其迹不辱者以其立身之本固動靜之分明也
載顧散細之材無榱桷之用違力妄進祇取顛沛故廬山
南住有一畝之宅有友生五人切切惻惻更迭鼓琴意者
疑立誠絜矩師避地避言之義豈曰嘉隱以干聞達是月
二十一日賢都水弟叔姪至止伏奉書諭猥加詞飾捧緘
開讀光曜林壑蘊蓄慚懼若無憑依依惟大夫天子碩臣

包雨冠申文武皇皇作藩於唐以河海之廣涵游泳之物
曲存惠好俯慰鯁頤則士君子想顧而言曰以方伯高明
之尊以野客草茅之賤尚能降損懷抱招納以禮况四方
多士得不望塵欽義奔走於下風者耶方今江湖上接鯨
鯢之地皇帝以襟帶軫慮授大夫以安之恭聞旄鉞之至
也政不煩吏不擾帷幄多賢傑軍旅有叙事黎人熙熙各
遂生性爰及巖谷亦云逍遙是知凡在府廕孰不幸甚載
誠宜被荷服躡芒屨拜跪於旌戟之下常以山中氣寒嬰
內藏之病高風搖落寢欲增劇未申悃欵良用震恐候羸
形支持堪自興運端神肅氣側聽精微之論伏惟少賜鑒
燭以達愚悃幸甚幸甚不宣載再拜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一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一

書六

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二

書六

節度下

附 刺史

與于襄州

集作 陽

書一首

上

集作 與

張徐州薦薛公達書一首

代張籍與李浙東遜書一首

上賈滑州書一首

與京西節度使刑部尚書書一首

與池州李使君書一首

與宣州崔大夫書一首

與浙西盧郎中

集作 大夫

書一首

幕職上

與顧記室書一首

上雍州高長史書一首

節度下

附 刺史

與于襄州集作陽書

韓愈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再集無再字奉書

尚書閣下夫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集作進

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

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莫為之前

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

湏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

無可推歟何其相湏之殷而相遇之踈也以故在下之人

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

多感感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

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

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

愈之誦此言久矣而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

唐諱一有出人之才特立集有而字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

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

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閣集作下者豈求之而未得耶將忘

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而未暇禮耶何其宜

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才其自處不敢後於恒人閣下將

求之也集無而未得歟古人有言曰集無請自隗始愈今

者唯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是集無不過費閣下一朝

之宴集作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

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齷齪者既不

足以集作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

窮也謹獻舊所為文一十八首如賜觀覽亦足以知其志

之所存焉集無焉字愈恐懼再拜

上集作與張徐州薦薛公達書 前人

愈聞士有已未達而達人者大夫意寧實之哉小子誠其

人今言則無故過濡恩惠思以極報之謂也伏惟閣下仁

義風天下任帝室宏竒名譽之美刑政之威化道集作導之

事使四方無聲色之娛集作則無四方聲色之娛金帛之富車服之制

以從之一無此三字則亦稱顯位雍容暇豫而一作於又何求則

可以取特達不羈之士奉之以非常之禮俾耀名天下答

天子鴻恩側見河東薛公達年二十有六抱驚世之偉材

發言挺志夔絕集作拔天秀服仁食義融內光外直剛簡實

世不常想其升朝廷議 凜瑩冰玉隱隱潛姦滅心樂謀

然今尚幽塞未光發集作彌非 縮銛利靜集作靖 居河洛惟高公

之清風驅馬千里文以為贊求拜華軒公則見之矣集作以

遇采集作未 甚厚懼左右者不明喜蔽能善黷視聽不以今

之譽言九字集作聽 故小子忘懼激憤獻此惟公明之夫

垂緘餌溟泉冀吞舟之魚則踈施薄禮天下取特達之士

亦難大夫其裁之

代張籍與李浙東遜書

前人

日月前某官某謹東嚮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

閣下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

能集作能 專制於其境內者唯閣下心事皤皤與俗輩不同籍

固以藏之

集作於

胷中矣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翱到京師

籍於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間無恙外

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

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不聞籍私獨喜常以爲自今

已

集作以

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而自悲不幸

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胷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

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

開口一吐出胷中之竒乎因飲泣不能語既數日復自奮

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

集有棄字

於俗

輩不當廢於行古入之道者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百萬

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與不賢不當計其

盲與不盲也當今盲於心者皆是也若籍自謂獨盲於目

爾其心則能別集作固能計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

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蜀本有心中二字平生所知見閣下能

信尚置蜀本作致之於門耶籍又善於集作焉古詩使其心不以

憂衣食亂集有也字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

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集作聆吹竹彈絲敲金擊石

也夫盲者業專於藝必替故樂工皆盲籍倘可與此輩比

並乎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飢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

其盲未甚庶幾復見天地日月目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

年皆閣下之賜也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

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閣下裁之集無之字度之籍

慙覲再拜

上賈滑州書

前人

愈聞儒服者不敢用他藝

蜀本作術

干進又惟古執贄之禮竊

整頓舊所著文一十五章

集作首

以為贄而喻所以然之意

於此曰豐山上有鍾焉人所不可至霜既降則鏗然鳴蓋

氣之感非自鳴也愈年二十有三讀書學文十五年言行

不敢戾於古人愚故

集作固

泯泯不能自計周流四方無所

適歸伏惟閣下昭融古之典義舍

蜀本作華

發英作唐德元

集作臣

簡棄詭說保任皇極是宜小子刻心竦慕又焉得不

感而鳴哉徒以獻策閣下方勤行役且有負薪之疾不得

稽首軒搢遂拜書家僕

集作童

待命於鄭之逆旅伏以小子

稽首軒指遂拜書家僕集作待命於勤之逆旅伏以小子

乏文可見於十五章之內小子之志可見於此書與之進
敢不勉與之退敢不從集作進退之際實惟閣下裁之

與京西節度使刑部尚書書

前人

月日客有昌黎韓愈者謹再拜上書閣下布衣之士身居
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
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
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
文粹先後相資也今閣下為王爪牙為國藩垣威行如秋
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
丈夫平生之志願哉是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赫赫
乎泂泂乎功業逐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宜乎謹呼海隅

文苑五八卷 五 李

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傳或願操一

戈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隍然而未至乎一作是者亦蓋

有其說云集作蓋亦有說云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

甚優請粗言其事閣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

於閣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閣下之財不可

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

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

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

亦集作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欲求

得集作士之道盡於此而已矣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鑒

博採之而已矣精鑒於已集有固已得其十七八矣又博

採於人百無一二遺者焉若水能集作是道愈見天下之

係於人百無一二遺者焉若果能集作是道愈見天下之

竹帛不足蜀本有書閣下之功德天下之金石不足蜀本

字頌閣下之形容矣愈也固布衣之士也生七歲而讀書

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前古

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失未嘗不晉於意也

嘗集作以天下之安危在遠故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及至

此都徘徊而不能速去者誠悅閣下之義願少立於堦墀

之下集作望見君子之威儀也居十日而不敢進謁者誠

以左右無先為容也懼閣下以眾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

滅耻徒悔恨於無窮故先陳此書序其所以來之集有意

閣下其母以為往而以禮進退之幸甚集本疊集無愈

再拜

與池州李使君書

杜牧

景業足下僕與足下齒同而道不同足下性俊達堅明心
正而氣和飾以溫慎故處世顯明無罪悔僕之所稟濶畧
踈易輕微而忽小然其天與其心知和柔利已偷苟讒諂
可以進取知而不能行之非不能行之抑復見惡之不能
忍一同坐與之交語故有知之者有怒之者怒不附已者
怒不恬言柔舌道其盛美者怒守直道而違已者知之者
皆齒少氣銳讀書以賢才自許但見古人行事真當如此
未得官職不親形勢索索集作少輩之徒也怒僕者足以
裂僕之腸折僕之脛知僕者不能持一飯與集作資僕僕之

裂僕之腸折僕之心。歷知僕者不能持一飯與僕。作僕僕之

不死已幸况爲刺史聚骨肉妻子衣食有餘乃大幸也敢
望其他然與足下之所受性固不得伍列齊立亦抵足下
疆壠畦畔間耳故足下憐僕之厚僕仰足下之多在京城
間家事人事終日促束不得日出所懷以自曉自然不敢
以輦流間期足下也去歲乞假自江漢間歸京乃知足下
出官之由勇於爲義向者僕之期足下之心果爲不謬私
自喜賀足下果不負天所付與僕所期向二者所以爲喜
且自賀也幸甚幸甚夫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復曰
不試故藝聖人尚以少賤不試乃能多能有藝况他人哉
僕與足下年未三十爲諸侯幕府吏未四十爲天子廷臣
不爲甚賤不爲不試矣今者齒各甚壯爲刺史各得小郡

俱處僻左幸天下無事人安谷熟無兵期軍須逋負諍訴
之勤足以爲學自強自勉於未聞未見之間僕不足道雖
能爲學亦無所益如足下之才之時真可惜也向者所謂
俊達堅明心正而氣和飾以溫慎此才之可惜也年四十
爲刺史得僻左小郡有衣食無爲吏之苦此時之可惜也
僕以爲天資足下有異日名聲績業光于前後正在今日
可不勉之僕常念生百代之下未必爲不幸何者以其書
具而事多也今之言者必曰使聖人微旨不傳乃鄭玄輩
爲注疏集作解之罪僕觀其所解釋明白完具雖聖人復生
必挈置數子坐於游夏之位若使玄輩解釋不足爲師安
得聖人復生如周公夫子親授微旨然後爲學是則聖人

有聖人復生如周公夫子親授微旨然後為學是則聖人

不生終不為學假使聖人復生即亦隨而汨一作滑之美此

則不學之徒好出大言欺亂常人耳自漢以降其有國者

成敗廢興事業蹤跡一二億萬青黃白黑據實控集作空有

皆可圖畫考其來由裁其長短十得四五足以應當時之

務矣不似古人窮天鑿玄躡於無踪筭於忽微然後能為

學也故曰生百代之下未必為不幸也夫子曰三人行必

有我師焉此乃隨所見聞能不亡失而思念至也楚王問

萍實對曰吾往年聞童謠而知之此乃以童子為師耳既

參之於上古復酌之於見聞乃能為聖人也諸葛孔明曰

諸公讀書乃欲為博士耳此蓋滯於所見不知適變名為

腐儒亦學者之一病僕自元和以來以至今日其所見聞

名公才人之所討論典刑制度征伐叛亂考其當時參於
前古能不忘失而思念亦可以為一家事業矣但隨見隨
忘隨聞隨廢輕目重耳之過此亦學者之一病也如足下
大與之性萬萬與僕相遠僕自知頑滯不能苦心為學假
使能學之亦不能出而施之懇懇欲成足下之美異日冀
受足下之教於一官一局而無過失而已自古未有不學
而能垂名於後代者足下勉之大江之南夏候鬱濕易生
百疾足下氣俊胃臆間不以惰忿是非貯之邪氣不能侵
慎陰一作防是脫多食大醉繼飲其他無所道牧再拜

與宣州崔大夫書

前人

某再拜閣下以德行文章有位於明時如望江漢見其去

光王直曼不知其所為終始也復自開幕府已來

之杏天洸汪澶漫不知其所爲終始也復自開幕府已來

辟取當時之名士禮接待遇各盡其意後進潔潔以節業

自持者無不願受閣下廻首一顧舒氣快意自以滿足今

藩鎮之貴土地兵甲及生殺與奪在一出口終日矜高與

門下後進之士權得失去就分寸銖黍

一作

間多是其人

也獨閣下不自矜高不設塹壘曲垂情意以盡待士之禮

然後知後進潔潔以節業自持者無不願受閣下廻首一

顧舒氣決意自以滿足此固然也非敢苟佞其詞以取媚

也不知閣下俯仰延遇之去就幣帛筐篚之多少飲食獻

酬之和樂各用何道閑夜未日三五相聚危言峻論知與

不知莫不願盡心於閣下壽考福祿祝之無窮牧雖不肖

則亦千百間其一人數也鹿鳴宴群臣詩曰既飲食之復
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吉
日詩曰宣王能慎微接下無不盡心以奉其上焉自古雖
尊為天子未有不用此而能得多士盡心也未有不得多
士之盡心而得樹功立業流於歌詩也况於諸侯哉夫子
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司馬遷曰自古富貴其名磨滅
不可勝紀靜言思之令人感動激發當寐而寤在飢而飽
伏希閣下濬之益深築之益高緘鏑之益固使天下之人
異日奉閣下之德不替今日則為宰相長育人材興起教
化國朝房杜姚宋不足過也某於流輩無所知識承風望
光徒有輸心効節之志今謹錄雜詩一卷獻上非敢用此

未知蓋欲道其志無以死也性年應進士舉曾受獻

求知蓋欲導其志無以先也往年應進士舉曾投獻筆

語亦蒙亟稱於時今十五年矣於頑惰中為之不已矣集作

又於其事一有不字能不稍工不敢再錄新述恐煩尊重無任

惶懼某再拜

與浙西廬郎中

集作大夫

書

前人

牧頓首再拜牧年二十六由校書郎入沈公幕府自應舉

得官凡半載既非生知復集作亦未涉人事齒少意銳舉止

動作一無所擬至於報効施展朋友與游吏事取捨之道

未知東西南北且所趨嚮此時郎中一顧一本有而字憐之手

携指畫一一誘教叮寧纖悉兩府六年不嫌不怠使牧無

大過而粗知所以為守者實由郎中之力也去歲乞假路

由漢上員外七官以牧嘗獲知於郎中惠然不疑推置於

肺腑集作肝間牧特郎中之知亦敢自道其志公私謀議各

悉所懷一俯一仰如久而深者久欲資郎中員外之為階

級遠干尊重欲望收郵舐筆伸紙以復踰於三四因曰既

階級矣爰集作步欲升堂與排闥而入者事不同日式微詩

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言必有仁義與我所以處而不去

也進退計村不宜得罪今敢謹寫所為文一十四首編為

一卷繼進於後愛之不倦為之不巳不至於工今以為獻

無任慙惶然特為進說之端非敢因此求知不勝攀戀惕

懼之至牧再拜

幕職上此非郡幕

與顧記室書

徐陵

與顧記室書

徐陵

吾伏事天朝本非舊隸殿下殊恩遠垂薦拔故常戰戰慄慄甘心痛謹庶其愚老無負明據近者旣居臺轄唯務奉公去年正月十五日尚書官大朝元凱既集丞郎肅然忽有陳慶之見陳暄者帽簪釘額條布褰頭虜袍通踝胡靴至膝直來卽座遍相排抱或坐或立且歌且詠吾卽呼舍吏責列不答而走反爲憾恚妄相陷辱至六月初遂作盲書便見誣謗聖朝明鑒悉知虛罔唯云吾取徐樞爲臺郎南司檢問了不窮推承訓劾爲信言致成隳免此事冤枉天下所無吾市徐樞宅爲錢四萬任人市估文勝歷然不蒙申理見枉虛巧二者樞是故少府卿鱗之子鱗殞身侯

景之役又為西臺所贈交州左衛官位甚高未知其子何
忝即署魏晉之前如為又遠宋齊以降其例甚多如徐愛
阮佃夫之子可不得即官耶紀文卿公向璉皆為列棘豈
冗雜曹即乎三者樞入身梁朝鮮褐岳陽王小府墨曹承
聖時為故敬常晉安王諷席文墨具存陝西官爵乃多浮
濫更補臺郎不為勝擢未知何忽推宅貨官四者徐領軍
節度自啓樞為郎勅付選序吾既不啓據又不為選職所
可相關止是得中侯相聞為呈啓而已以此見罪一何寃
濫吾昔在承華是第所悉行年六十無復儕儻非意餘生
忽此誣謗堯有驚於讒說孔將惑於拾塵雖復聖主機明
不能委照殿下德高兩獻風美二南億兆歸心衣冠有託

願通啓披訴聖明伏見軍戎一作多務所以不敢所

不能委昭昭殿下德高兩獻風美二南億兆歸心衣冠有節

父願通啓披訴聖明伏見軍戎一作戎機多務所以不敢祈

第與吾遊眷丞一作丞廻星紀故人如此寧不矜歎耶侍言

有便云何且為啓聞一蒙神鑒照其枉直方殖幽泉無恨

灰壤伏覲謁帝承明緒言多次服矜遺老曲賜湔濯則殿

下前時妄澤匪復偏私遂吳茂延薦之恩無王冊所舉之

謬吾得方辭武騎未附梁賓雖魏疑作魏家丞庶呈秋實緣

第深眷故此敬憑干謁非宜益懷棟慨徐陵白

上雍州高長史書 李嶠

八月十五日三原縣尉趙國李嶠謹再拜奉書明長史一作

明公執事嘗聞諸師曰易稱君子或出或處蓋君子與一作

以時消息從道汗隆故其處則閉重玄坐虛白龍盤鳳跂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時一作桂郁蘭芬下生川嶽之氣上發星辰之象其出則摛

景光吐文質風雲相召日月爭明撫八翼而登太階提七

星而酌元氣夫然故終始享吉進退利貞今嶠當休明之

期權去就之分滄州密邇未貞嘉遁之名一作閭闔洞開

不列亨衢之步顧嘗希仕尺寸徇祿斗升僮僕之與隣趨

走之為使婆娑塵垢之下蹉跎藩籬之際區區短懷亦云

可見矣抑貧賤寔難降志蕪沛不可違仁是用終夜九迴

一朝三省懼斯言之或玷將細德之為累至於有文無害

之政得玉喪寶之談服以周旋庶乎聞達然以守其愚直

任此拙難一作艱入門無為言之侶出谷罕求聲之援生平

琴曲唯以下調相哀疇昔朋遊詎有中入見識誠不幾乎

蘭芳蕙實有愧乎枯木朽株自獲亦微班預聞賤事佩

琴曲唯以下調相哀疇昔朋遊詎有中入見識誠不幾乎

幽蘭芳蕙實有愧乎枯木朽株自獲忝微班預聞賤事佩

紛綸之雅訓承肅穆之清塵有日矣亦曾越嚴序趨下風

希口吻之芳音候眉宇之陽氣而堂上百里駿明無撤噐

之因門下一年毛遂乏處囊之地雖願披心膽欲進款誠

雲漢逾邈風流遂遠夫客果有能或作客至不孤不孤或作果有彈劔

之石士實難盡誰知執矢之工此昔人所以慷慨於神交

慇懃於知己者也伏惟君侯日門翔照天池撫翼厨開銘

擢庭列歌鍾吐臺臺之言植堂堂之望河陽春樹開四照

於詞林洞庭秋水清九流於心鏡若夫標置度量權衡物

理蕭公畫策不深一作探弘遠之規孟子持籌未極精微之

數粵若啓一作登金閣排玉堂利見九五差蹤二八或奏昌

沈氏英華 卷之三

十一

陳藻撰

言伏丹地

一作

而心啓或

乃一作

廻天獎立

憑一作

紫樞而目

逸南宮秘署出入生光西京神輔指麾成俗固已羽儀振

鷺黼藻群龍者焉下走家本燕南君侯昔臨趙北負書懷

刺方致維桑之禮賁帛翹車行

幸一作

枉錯薪之薦愷悌之

慈允洽敷腴之好不忘洎解褐中林易農下邑希光東璧

猶是貧女舊隣激水西江非復達人前惠鄙賤

陋一作

之質

未改提獎之恩已別昔時薑桂早因得地而生今茲桃李

翻以無言受棄豈非時亨其會命基

塞一作

其通者乎今餘

秩無幾解巾有日便當歛襟初服收拙後塵何去何從罷

龜策之臧否自開自落任天地之榮枯宜其卷舌吞聲滅

影削跡不千執事之紀無煩左右之聽徒恨勤誠累歲而

丹無不通服道彌年而白頭成

丹慙不通服道彌年而白頭成諺所以低迴一作岐路杼

軸蓬心禡翰操觚而不能自己者也夫引往納來江海所

以深廣損上益下乾坤所以光大是故虛已之求有屈位

而伸道汎接之愛或開懷而受物若乃崇峻宮垣扃鑰闈

奧使屬睇之口隔愈深而照窮仰止之心限彌高而望絕

仰一作御賓以之失位簞客以之亡一作無門將恐慕義之夫

思為黃鶴之舉企景之客不作真龍之遊願君侯垂古人

之風申國士之分設其白璧之契接以黃金之言不忽當

年要之卒歲則重如熊掌府中饒敢一作取義之賓輕若鴻

毛節下有狗生之士矣敢薦狂斐一作妄惟君侯擇焉嶠再

拜

一作皆唐文粹

我亦... 一朴者魯文粹天... 卷之六

手前... 所卜之士矣... 兼其... 卦其... 對... 每

平要... 其... 論... 其... 善... 其... 善...

之風申... 士... 以... 其... 黃金之... 其...

思為黃... 亦... 其... 其... 其... 其...

其... 亦... 其... 其... 其... 其...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三 書七

幕職下

上絳州上官司馬書一首 與京西幕府書一首

州縣部

與雍州崔錄事司馬錄事書一首

與夏縣崔少府書一首

刑法部上

獄中上陳後主書一首 獄中上隋高祖書一首

上巡察覆囚使歷城張明府書一首

幕職下

上絳州上官司馬書一首 王勃

月日龍門百姓某謹再拜奉書于司馬上官公足下蓋聞
靈化出於窈冥帝圖寄於寥廓聖人生而萬物覩太階平
而四國會故曰有非常之后者必有非常之臣有非常之
臣者必有非常之績至今雷奔雨嘯風前疑作電轉拾青
紫於俯仰取公卿於朝夕雲臺迫漢南宮列元宰之圖霜
戟羅門北闕擡名臣之第嘗見之矣至若時非我與雄略
頓於窮途道不吾行高材屈於卑勢孔宣父之英達位未
列於陪臣管公明之傑秀名近終於郡屬有時無主賈生
獻流涕之書有志無時孟軻養浩然之氣則亦有焉豈非
妙造無端威衰止乎其域神期有待動靜牽乎所遇向使
太公失於周伯則旗亭之屠父韓信屈於蕭何則轅門之

公失於周伯則旗亭之屠父韓信屈於蕭何則韓門之

餓隸又焉得鷹揚豹變吐納風雲者哉故曰知與不知用
與不用觀夫得失之際亦窮達之有數乎其有邀時譽忘
廉耻徇苟得設向背於朝廷立縱橫於勢利舉三寸之舌
屈辱豪門奉咫尺之書逡巡下席皆自謂材足以動俗智
足以濟時鍾鼎輝其顧盼冠蓋生其籍甚豈知夫四海君
子攘袂而耻之乎五尺微童所以固窮而不爲也此蓋莊
周有言所以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語曰談何容易易
稱書不盡言知談之不易而欲言之盡以是思之良可知
矣下官者康衢之賤耳嘗聞闕里之言頗挂平輿之目豈
不知塵形俗狀游水鏡而多慙抱鼓援鼙偶雷門而自失
而欲刺鵠飾鳧唐突扃餘疑者邪徒以登山泛海庶測高

深執炬傳螢希增日月三奔九合下官聞管仲之風千載

一時君侯受鮑卿之託是以敢陳其徑庭一作不然則秋

風明月西江番獨徃之因桂嶠松巖南山有不羣之地矧

區區者而重高明之闡閩君侯極天分構振瓊樹而韶霞

帶地疏源握珠胎而冠月鱗軒羽殿瑤臺降卿相之榮鵲

印蟬簪金社發公侯之始青阜獨唳望鴻漸而翻霞丹穴

高鳴對鸕池而矯霧嚴助以賢良待詔未厭承明汲黯以

方正拾遺終榮卧理藩維克振既叅來暮之歌邦國不空

自有康沂之相加以雄材廣度散琬琰於胷懷逸氣適文

運風霜於掌握迫青霄而構舍烟霞之涯淡莫尋振滄渤

以流謙江漢之波瀾未測耀靈桂於趙席垂棘知歸辯辭

續於莊軒懸輅自記一作實皆夕散清可銷騷憤之靈

以流謙江漢之波瀾未測耀靈桂於趙席垂歛知歸辨

籟於莊軒懸匏自記一作賓階夕敞清河銷驥贄之虞虛

榻晨披心疑禮得龍驅之地方當翊贊宸極羽儀台屏豈

徒偃仰州縣勞事藩庭而已哉借如僕者言不蒲於鄉黨

聲不出於堂闕東海取樂於簞瓢南山畢志於文史食花

佩葉入蘭室而談玄挹露攀霞坐松扃而嘯逸揚子雲之

澹泊心竊慕之稽叔夜之逍遙真其好也未嘗露才揚已

飾小智以驚愚假勢憑時託中人而樹迹適遊天下寒一作

容心於將相之門獨守太玄側身於名利之境嘗謂奉琴

卮於北牖詠詩禮於南陔坐商洛而折一作雲英臨江湖

而採煙液生願畢矣而屬鸞扃停逸頰虛不次之階鶴板

徵賢累發非常之詔天下有道吾豈匏瓜承達人一顧之

榮辱公車再辟之禮平津侯之博物終屈奉常賈大夫之
 才名猶逢絳灌况庸者而可免於此乎君侯要津先據圖
 海盛於當時下官覆蕢方勤為山始於今日雖陵深谷變
 終非入室之賓而晝詠宵吟敢預升堂之列夫以幽明不
 測尺標見天下之心巨細相傾寸管合羲舒之度豈非道
 存斯貴理在必亨霸畧近發於輿歌皇圖不隔於芻議故
 有榮枯絕等奉推轂而欣然年勢不侔受分庭而罔愧風
 規可接惟君侯體之今古未殊則下官願矣常恨霜松列
 澗萬尋無皁月之期露草滋山寸莖有梢雲之望斯則聲
 實困於兼濟才位難於俱立况平地勢不足以誇俗容貌
 不足以動人遑遑藪澤安足以奉高明之咳唾也所冀蠅

質附雲足而追幾納亭輕姿託霜毛而絕每委名動

不足以為動人遑遑藪澤安足以奉高明之咳唾也所冀蠅

階賤質附雲足而追飈蚋序輕姿託霜毛而絕海委名勵
已蛟鱣申獨斷之能偶跡當仁驪珠鮮闇投之懼天衢可
望指鵬程而三休巨壑難遊伏龍門而一息死罪 云

與京西幕府書

劉蛻 見文粹集本

漢武帝聞子虛賦初恨不與相如同時既而復喜其人之
在世也若然者居遠高而名聞於天子富貴固不足疑其
來爵土固不足畏其大今按其本傳云官則止於使者居
家初則甚貧嗚呼有才如相如有好才如武帝然而不達
者蛻知之矣于時武帝以四境為心中國耗弱爵土酬於
謀臣金帛竭於戰士雖念一篇之子虛固不能減十夫之
口食宜矣蛻也生值當時天下無事以文爭勝得居第一

獨蛇居家甚困白身三十過於相如者蓋無人先聞子虛
於天子今又不然使有聞之於今藩翰大臣則其人自不
廢棄老死者也嗚呼特異矣事古矣相如之時雖遇天子
不能致富貴于今之時遇藩翰大臣則足以叙材用伏惟
執事以文學顯用士之得失無不經於心謂小子之言何
如哉

州縣部

與雍州崔錄事司馬錄事書

李嶠

月日三原縣尉趙國李嶠謹再拜致書於崔錄事司馬錄

公一作事執事嶠聞彩異彰施不足以遇離婁之日聲殊操

暢未可以接延陵之耳况乎玄黃莫主官徵舛節將何以

於好事藉賞知音者乎伏惟公等思俾天假道合神契

賜未可以接延陵之耳况乎玄黃莫主官徵舛節將何以

移於好事藉賞知音者乎伏惟公等思俾天假道合神契
清襟與秋水俱映縹藻共春葩競發風雲感其聲律牆仞
深其闢奧羽陵紉簡遙開傳綜之門洞庭金石近入鏗鏘
之韻固以重規坐右連華史筆深思匠之真筌畢文心之
能事嶠學術蕪淺才藝寡薄方治遺業獨事斯文而衣冠
後進多慙接武頃以三餘暇景四時風月斗酒娛樂嚶鳴
感召春還江北時興楚客之謠木落淮南乍動潘生之思
有同狂簡無近雅什不意頻降德音猥垂訪逮恭承嘉惠
揣摩虛寡鑒淄水而慙容遵壽陵而慙步但以螢燭光耀
尚增輝於暘谷畎澮微流且朝宗於水府敢緣斯義上呈
如別大夫攄思空擬於登高小子裁章顧羞於調下某尋

拜

與夏縣崔少府書

安成足下伏聞高義之日久矣緬惟徽範虔想德音山川
濶契風月勞心何嘗不煎九迴苦百慮向清風而披襟仰
高門而企躅然執事者庸詎知哉蓋理或互符雖遠必契

物有彙感雖遠必臻龍虎鬱風雲魚龍

一作鳥

歸林壑同聲

相應孔父精微之書同翼共飛馬生通博之史僕竊不遜

仰希古人以為天下襟期

一作帶非

四海兄弟款平生於千載

感氣義

一作意氣

於一言道或垂膠漆不能同其異志苟合楚

越無以異其同萬里比隣寧須群聚而會百年叶契何必

偃伏而遊昔者鍾君西入邀蔣生為臭味延陵北遊款

為舊識斯並未言而信不介而親芬若椒蘭婉同琴瑟

體狀而遊昔者鍾君西入邀蔣生爲臭味延陵北遊款

儻為舊識斯並未言而信不介而親芬若椒蘭婉同琴瑟

何哉誠相期之有素也若下官者落拓無繫支離少合向

嘗効一藝於友朋關一作一竒於卿相形淪散冗名棄草

澤通人未曾接賞談士不以挂言行爲誚累動成嗤鄙然

敢獻區區之心者徒以螢燭之光不逮日月而稟照之理

同涓滴之水無覬江河而體潤之原一也故輒布之於左

右以為魏蜀兩俊可復生於今吳鄭兩賢不獨美於古此

褊心所度足下豈有意耶且僕智不効於一官謀不周於

千慮德慙季路訴甚伯寮畏此簡書就茲文墨首路之日

馳情下風不為鸞雀聯翩鴻鵠已遠形畱神往室邇人遐

孤此宿心延佇何極然喜遇賢季得抒幽襟直置心許居

然目擊竊以通家自任更將覩與爲歡聊下拂塵之榻便
登勒銘之座芝蘭在室久久逾芳花萼連枝辭辭交映徒
觀其室居閑曠庭草蕪沒高窓納景密樹栖煙筵有丘中
之琴案多濠上之帙懷情落落無事草玄虛館陰陰自然
純白此傲吏之遺賞高人之遠致也加復披玩華藻終朝
忘倦珠明玉潤雲蔚霞舒符彩相燭稀聲間起彫逾繪素
采奪華蟲之飾韻動旋宮響入飛龍之奏三月忘味疇足
爲多一朝投筆於是乎在想望光景若覩清顏下官才不
逮八學非通敏徒以聞長者之餘論忝好事之末流有時
感激斐然牽課但短絆之才嗟於不及挈瓶之智患在屢
空頃者關塞羈遊風塵旅泊抒情歌事畧有短篇未足追

空項者關塞羈遊風塵旅泊抒情歌事畧有短篇未足

詞人亦以言其所志竊不自外思簡知音所冀南郢之

聲時參委巷東里之潤或被庸章則駑駘獲薦於九方腹

背可儔於六翮矣仍恐豚肩禱薄未足享盈車之報牯餌

非香不能致吞舟之獲耳僕事已清白尋就西轅仰承背

夏涉秋方期戾止契濶不一作未會我勞如何勉敬風猷時

敦景行李某詔一作白

此篇六百八十七卷重出今削去注異同為一作

刑法部上

獄中上陳後主書

傅縡

夫人君陳書作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南史作黔黎省嗜慾遠

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

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之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

宦豎弄權見陳書作惡忠直若仇讐視黎民南史作百姓如草

芥宮女陳書作後宮曳綺繡廐馬食菽粟百姓離散南史作流離

轉陳書作僵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南史作人怨眾叛

親離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矣後主怒賜死

獄中上隋高祖書

于仲文見隋書本傳

臣聞春生夏長天地平分之功子孝臣誠人倫不易之道

曩者尉廻逆亂所在影從臣任重關河地居衝要嘗膽枕

戈誓以必死廻時購臣位大將軍邑萬戶臣不顧妻子不

愛身命冒白刃潰重圍三男一女相繼淪沒披露肝膽馳

赴闕廷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時河南兗寇

張至以羸兵八千歸除氣侵權劉寬於梁即破

魏闕廷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時河南虜寇

狼顧鴟張臣以羸兵八千掃除氛侵摧劉寬於梁郡破檀

讓於蓼堤平曹州復東郡安城武定未昌解亳州圍殄徐

州賊席毗尉廼將也英華作貔虎非十萬之衆一戰土崩河南蟻聚之

徒應時戡定當群兇問折之際黎元乏主之辰臣第二叔

翼先在幽州搃馭燕趙南鄰群寇北捍旄頭內外安撫得

免罪戾第五叔智建旗黑水與王謙爲鄰式遏蠻陬鎮綏

蜀道臣兄覲作牧淮南坐制勅敵乘機勦定傳首京師王

諒謙竊據二江叛渙三蜀臣第三叔義受賤朝廷恭行天

討自外父叔兄弟皆當重寄或銜命危難之間或侍衛鈞

陳之側合門誠款冀有可明伏願垂泣辜之恩降雲雨之

施追草昧之始錄涓滴之功則寒灰更燃枯骨還肉不勝

區區之至謹冒死以聞

上巡察覆因使歷城張明府書

李嶠

月日涇州安定縣尉趙國李嶠謹再拜上書明公足下側
聞幽明三光止水洞窮神之察雷電六爻連山繹噬膚之
象是以金祗獻序肅帝典於秋霜瑞節宣風播皇華於春
澤鷄鳩司讞黃涉疑作沙俟清問之仁神獬推姦素簡飛惠
文之筆賓舜門而佇穆指軒郊而靜害分聽之寄其在茲
乎伏惟某公孤官授社昂臣疏宗登雅譽於群鳧照禎黻
於瑞鵲青衣西指標玉壘之英詞紫蓋南浮燮金陵之間
氣若乃地華承懿天才嗣武連十珥於中陽疊雙都於上
國遺編默覽粹識表於神聰化池昭業精藝鄰於聖道仙

查泊宿懸河通博望少一津天口飛鉞鬼谷禪縱橫之術

國遺編默覽粹識表於神聰化池昭業精藝鄰於聖道仙

查泊宿懸河通博望之津天口飛鉗鬼谷禪縱橫之術文
用足矣學而優矣然後以銅章底務絃佩維襟泱泱大風汎
游歌而成韻巖巖崇岫應宓琴而度曲誠招具感春御仁
童德禪靈遊夜呼神女屬二星齊鰲八駿駢驅議馬良規
茲承不寃之裔誅狼俊槩是寄埋輪之風廼者繡衣貳日
錦傳詢風下璿樞而稟渙劑玉關而致職宰鮮東夏舊辯
淄澠道鼠西源近分涇渭鑄池十朱疑端衡制其輕重清
河二天直繩糾其枉紊故使晨鷄輟唱於酸吻夜鵲緘謠
於苦哀宜棘剗束薪之苛食苗愜其荼之戮矣嶠西垂之
賤吏耳技非專業未始存於劍書迹惟太簡居然弊於刀
筆頃以享衢覩物窮途迷方自谷罕求聲之資擬險無擇

陰之暇是用沿流委逝遇抵而止乘日愒景沍陰斯

一作期

庇而涸鱗不懸於枯肆更想江湖哀羽未摧於墜繳緬窺
雲漢退求鄙尚旋顧微軀雖質異鳳毛飾慙豹鞞然嗣微
良冶挹道聖衢至於組織身文筌蹄意象照神交於千載
得奧旨於三復貞筠範操秉楛羽以銘冊秀蕤敷簡峯菁
華而杼素砥礪希割鉛之効巾緹庶沾玉之資豈期事以
命迤跡隨冗攢沉泣與涇泥共滓悲歌將隴泉俱咽彩叨
靈鑒舐三獻而孤憤影昧天機懷九方而累悒顧以為探
幽詣極玄宰之貞分閱秘甄微知音之妙賞且夫清英僊
雲出於煨燼之末光華孕日生自泥沙之下是知賤有可
尊明眸不忽陋而或寶清耳無遺明公銜綽帝廷彰纓天

尊明眸不忽陋而或寶清耳無遺明公銜綽帝廷影綴天

闕片言之賞飛闕言疑於日思者尺一之奏抗陳德於星階

伏冀晰鑒蘭前綴思茅茹俾夫集螢收曜攀若華而繫疑

霧景射鮒堙流泝扶津而飲液野籟叶編鐘之韻甘黎味

和擗之滋則樹李其緘反拋疑知執昔鯁濱擣地抗嘉言

於直指龍門蹈閩邀遠好於司隸兩賓不嫌於黷進二主

無忤於歡接並雕芳憲序灼羨清流然則古之望今亦猶

今之視昔矣投翰魄沮授簡心馳不宣某頓首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三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四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四



Multiple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damage. Some faint characters are visible, such as '文苑英華' and '卷第六百七十四'.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四

書八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四 書八

刑法部下

諫刑書二首 申宗人寃獄書一首

救李邕書一首

諫刑書二首

武后

陳子昂

將仕郎守麟臺正字臣陳子昂謹頓首冒死詣闕上疏臣

本蜀之足夫官不望達陛下過意擢臣草莽之下并在麟

臺之間

集作閣

光寵自天卓若日月微臣固陋將何克負然

臣聞忠臣事君有死無二懷佞不諫罪莫大焉况在明聖

之朝當不諱之日方復鉗口下列俛仰偷榮非臣之始願

也不勝愚惑輒奏狂昧之說伏惟陛下少加察焉臣聞古

之御天下者其政有三王者化之用仁義也霸者威之任
權智也強國脅之務刑罰也是以化之不足然後威之威
之不變然後刑之故至於刑則非王者之所貴矣凡

集作况

欲光宅天下追功上皇專任刑殺以為威斷可謂策之失
者也伏覩陛下聖德聰明遊心太古將制靜宇宙保乂黎
人發號施令出於誠懃天下蒼生莫不想望聖風冀見神
化道德為政將待於陛下矣且臣聞之聖人出必有驅除
蓋天人之符應休命也日者東南微孽敢謀亂常陛下順
天行誅罪惡咸服豈非天意欲彰陛下神武之功哉而執
事者不察天心以為人意惡其首亂唱禍法合誅屠將息
姦源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冀以懲創

天下逆黨親屬及其交游有跡涉嫌疑詞相逮引莫不

幾源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冀以懲創

予天下逆黨親屬及其交游有跡涉嫌疑詞相逮引莫不

窮捕考劾枝蔓集作葉蟠拏大或流血小禦魑魅至有姦人

熒惑乘險相誣糾告疑似冀圖爵賞叫于闕下者日有數

矣于時朝廷惶惶莫有固志海內傾聽以相驚恐賴陛下

仁慈憫斯危懼賜以恩詔許其大功已上一切勿論時人

獲泰謂生再造臣愚集作愚臣竊亦欣然賀陛下聖明得天下

之機也不謂議者其見又執前圖比者刑獄紛紛復起陛

下不深思天意以順休期尚以督察為理威刑為務使前

者之詔不信於人愚臣昧焉竊恐非三皇五帝代罪弔人

之意臣竊觀當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曩屬北胡侵塞西

戎寇邊兵革相圖集作著向歷十載關河自北轉輸幽燕秦

蜀之西馳驚惶海當時天下疲極矣重以大兵之後屢遭
凶年流離飢殍集作餓死喪略半幸賴陛下以至聖之德撫

寧兆人邊境獲安中國無事陰陽大順年穀累登天下父
子始得相養矣故揚州構禍始有五旬而海內晏然纖塵
不動豈非天下蒸庶戢凶亂哉臣以此卜之知百姓思安
久矣今陛下不務玄默以救疲人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
欲察察為政肅理寰區愚臣暗昧竊有大惑且臣聞刑者
政之末節也先王以禁暴整亂不得已而用之今天下幸
安萬物思泰陛下乃以末節之法察理平人臣愚以為非
適變隨時之義也頃年已來伏見諸方告密囚累百千繫
大抵所告皆以揚州為名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陛下仁慈

法容之傍訴他事亦為推劾遂便姦惡之黨決意相

天抵所告皆以揚州為名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陛下仁慈

又為法容之傍訴他事亦為推劾遂使姦惡之黨決意相
雙睚眦之嫌即稱有密一人被訟百人滿獄使者推捕冠
蓋如市或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寧所
臣聞自古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理之然也臣不敢以
遠古言之請借隋而况臣聞長老言隋之末代天下猶平
煬帝不恭窮毒威武厭居皇極自惣元戎以百萬之師觀
兵遼海天下始騷然矣遂使楊玄感挾不臣之勢有大盜
之心欲因人謀以竊皇業乃稱兵中夏將據洛陽哮闕之
勢傾宇宙矣然亂未逾月而首足異處何者天下之弊未
至土崩蒸人之心猶望樂業煬帝不悟暗忽人機自以為
元惡既誅天下無巨猾也皇極之任可以刑罰理之遂使

兵部尚書樊子蓋專行屠戮大窮黨與海內豪士無不罹
殃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爲亂矣於是
蕭銑朱粲起於荆南李密竇建德亂於河北四海雲搖遂
並起而隋族亡矣豈不哀哉長老至今談之委曲如是臣
竊以此上觀三代夏殷周興亡下及集下逮秦漢魏晉理亂
莫不皆以毒刑而致敗壞也夫大獄一起不能無濫何者
刀筆之吏寡識大方斷獄能者多在急刻文深網密則共
稱至公爰及人主亦謂其奉法於是利在殺人罕能平恕
故獄吏相誡以殺爲詞非憎於人也而利在已故上以希
人主之旨下以圖榮身之利徇利既多則不能無濫濫及
良善則淫刑逞矣夫人情莫不自愛其身陛下以此察之

豈能無濫也寬人吁嗟感傷和氣停亂群生瘠瘦水旱隨

良善則淫刑是矣夫人情莫不自愛其身陛下以此察之

豈能無濫也冤人吁嗟感傷和氣悖亂群生癘疫水旱隨
之則有凶年人既失業則禍亂之心怵焉而二矣頃來亢
陽愆候密雲而不雨農夫釋耒瞻望嗷嗷豈不由陛下之
有聖德而不降澤於一有下人也儻旱遂過春廢於時種
今年稼穡必有損矣陛下何不敬承天意以澤恤人臣聞
古者明王重慎刑罰蓋懼此也書不云乎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陛下柰何以堂堂之聖猶務疆霸之威哉愚臣竊
為陛下不取也且愚人安則樂生危則思變故事有招禍
而法有起姦儻大獄未休支黨日廣天下疑惑相恐無辜
入情之變不可不察昔漢武帝時巫蠱獄起江充行詐惑
亂京師致令太子奔走兵交宮闕無辜被害者以千萬數

當此之時則氏宗廟幾傾覆矣賴武帝得壺關三老上書
靡然感悟夷江充三族餘獄不論天下以一作少安耳臣每
讀漢書至此未嘗不為戾太子流涕也古人云前事之不
忘後事之師伏願陛下念之臣不避湯鑊之罪以螻蟻之
命輕觸宸嚴臣非不惡死而貪生也誠恐負陛下恩遇臣
不敢以微命蔽塞聰明亦非敢欲陛下頓息刑罰望在恤
刑耳乞與三事大夫圖其可否徃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無以臣微而忽其奏天下幸甚臣子昂誠惶誠恐死罪死
罪

二

前人

承務郎守右衛曹參軍臣陳子昂謹頓首昧死上言臣聞

百者聖人務理天下半自美在太平太平之美者在於刑

承務郎守右衛曹參軍臣陳子昂謹言頭首昧死上言臣聞

昔者聖人務理天下者美在太平太平之美者在於刑措
臣伏見陛下務太平之理而未美太平之功賤臣頑微竊
惑下列臣前蒙天恩召見恩制賜臣曰既遇非常之主何
不進非常之策臣草木微品天恩降休伏刻肌骨不敢忘
捨今陛下創三皇之業務三皇之理大統已集神化光明
雖伏羲神農昔有天下誠未足比臣敢不竭節以効愚忠
臣聞自古聖王謂之大聖者皆云尚德崇禮貴仁賤刑刑
措不用謂之聖德不稱嚴刑猛制用獄爲理者也故周有
天下八百餘歲而唯頌成康漢有天下四百餘歲而獨稱
文景皆由幾致刑措者也何則刑者政之末節非太平之
資臣竊考之於天天貴生成驗之於人人愛生育旁稽於

聖聖務勝殘皆不云以刑爲德者然則聖王養天下者固

當上務順天下務順

集作濟

人不天不人不可謂理故曰唯

天爲大唯堯則之又曰唯天地萬物父母唯人萬物之靈

竝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然則爲民父母固當貴於

德養不可務於刑殺臣伏惟陛下聖德至大矣應天受命

有三皇之功順人正位有三皇之業拜圖巡洛有三皇之

符尊名顯號有三皇之冊明堂神

一作又

構萬象宣威風雨

順時百穀昌熟可謂足爲萬代之規也今天下百姓抱孫

弄子鼓腹以望太平之政矣陛下爲天地父母固將務德

以順養之登于太和以協皇極今陛下之政雖盡善矣然

太平之理猶屈於獄官何以言之太平之朝務上下樂化

不宜亂臣賊子日犯天誅比者大獄增多逆徒滋廣愚臣

太平之理猶屈於獄官何以言之太平之朝務上下樂化

不宜亂臣賊子日犯天誅比者大獄增多逆徒滋廣愚臣

頽昧初謂皆實乃去月十五日陛下特察詔囚李珍等無

罪明魏真宰有功一有又字召見高正臣又重推元萬頃百僚

慶悅皆賀集作聖明臣乃知亦有無罪之人挂於踈網者

陛下務在寬典獄官務在急刑以傷陛下之仁以誣太平

之政臣竊私恨之賴陛下又獨決天斷寬蕩群刑死囚張

楚金郭正一弓彭祖王令基等以凶惡之罪特蒙全活朽

骨更肉萬死再生天地神祇實用同慶何以知之臣伏見

去年集無八月以來天苦霖雨自陛下赦李珍等罪天朗

氣晴又九月十八日明堂享會慶雲抱日五彩紛郁龍章

竟天萬品咸觀宇宙同慶又其月二十一日恩勅免楚金

太平之理猶屈於獄官何以言之太平之朝務上下樂化

等死初有風雨變為景雲司刑官屬皆所共見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慶雲者佳集作喜氣也臣伏考之洪範

驗之六經聖人法天天亦助聖休咎之應必不虛來陛下

法天垂仁天助陛下仁化獄吏急法則慘而陰雨陛下赦

罪則舒而陽和君臣歡娛則嘉集作喜而見慶雲天意如此

陛下豈可不承順之夫刑者怒也不可以承喜氣今又陰

雨臣恐過在獄官况陛下明堂之理本以崇德配天之業

不以務刑今垂拱法宮且猶議殺布政衢室而未措刑賤

臣頑愚尚疑未可况巍巍大聖光宅天下哉今者繫獄囚

徒多極法者道路之議或是或非陛下何不悉召見之自

詰其罪罪真實者顯示明刑罪有濫者嚴誅獄吏使天下

服人知政刑以清太平

用登仁壽之域豈非至德

諸其罪罪真寶者顯二小刑罪有濫者嚴誅獄吏使天下

威服人知政刑以清太平
用登仁壽之域豈非至德
克明哉昔鄧太后以天降旱親決洛陽囚徒良史書之而
以為德况陛下大聖億萬超於鄧后者乎夫獄吏不可信
多弄國權自古敗亡聖王所誠陛下萬代之業千載之名
固不可使竹帛書之有虧於此也伏願熟察以美太平之
風賤臣不勝愚懇忠憤之至輒投諫匭昧死上聞

申宗人冤獄書 武后

前人

臣聞古人言為國忠臣者必集作死集有為國諫臣者必

死然而至忠之臣不避死以諫主至聖之主不惡直以廢

忠臣幸逢陛下至聖大明好忠愛直每正言直諫特見優

容今陛下集作御寶圖以臨陽館崇闡玄化寧濟蒼生

固臣真心潔意願陛下至德與三皇比矣然臣伏見陛下
有至聖之德左右無至忠之臣猶使上下不通內外壅隔
臣竊懼之恐後代或以爲聖朝無至忠之臣故臣敢冒萬
死越職上奏伏乞天恩寬臣喘息畢盡忠言臣聞上有聖
君下無枉臣昔舜誅四凶堯不罪舜周公誅管蔡成王不
罪周公霍光誅燕王昭帝不罪子孟何者此數公皆爲國
討賊爲君殄讎假雖擅權猶不可罪况奉君命而執法者
乎臣伏見宗人嘉言有至忠之誠抱徇公之節執法不撓
爲國殄讎頃者逆子賊臣陰構禍難潛圖密計將危社稷
當時逆節初露朝野震驚賴陛下神武之威天機電斷得
奉聖決恭順天誅不顧軀命不避疆禦唯法是守唯惡是

能察罪明辜窮效極黨使伏法者自首情實天衢得

奉聖決恭順天誅不顧軀命不避疆禦唯法是守唯惡是求

讎幸能察罪明辜窮姦極黨使伏法者自首情實天衢得
以清泰萬國得以歡寧誠是陛下神斷之明抑亦盡忠之
効陛下所以自監察御史擢拜爲鳳閣舍人者豈不以表
其臣節報其竭誠使天下之人知其忠懇者也當此之時
忠必見信行必見明自謂專一事君無二也今乃遭誣罔
之罪被構架之詞陷見疑之辜困無驗之告集作幽窮詔

獄吏不見明肝血赤心無所控告母年八十老病在牀抱
疾喘息朝不保夕今日身幽獄戶死生斷絕朝蒙國榮夕
爲孤囚臣竊痛之頃者至忠而今日受賂辜負聖主憂及
慈親誠足痛恨臣比者固知不免此禍不能度德量力貪
榮冒集作昧進以訟受服誰能免尤向使辭寵讓榮陳力就

八十五卷之三

知錄

列雷同衆輩勤恪在公與全軀保妻子之臣恭默聖代臣固知今日未招此患何者古人云盜憎主人被堯誅者不

能無怨頃來執法誅罪多是國之權豪父讎子怨豈可勝

道親黨陰結同惡相從假使為脯肉為菹醢集作假使肝為脯肉為醢

宗誅族滅肝腦塗地彼凶讎者集作也未足以快其心况蒙

國寵榮位顯朝列凶讎切齒怨讟何窮臣竊恐今日之辜

已是讎怨者相結構矣陛下至聖明察豈不為之照鑒集作

降照哉儻萬一讎誣濫罪使凶嚚者得計忠正者見辜為賊

報讎豈不枉苦夫孤直者衆邪之所憎至公者群惡之所

疾寡不敵衆孤不勝群集作群一作構誣成罪聖不能救自古

所者非止於今古者吳起事楚抑削庶族以尊楚君楚國

吳起蒙戮商鞅車裂秦專以可庶孽以明秦法秦國既

新有非止於今古者只六起事共楚抑削庶族以尊楚君若楚國

既繼吳起蒙戮商鞅事秦專以苛庶孽以明秦法秦國既霸

商鞅極刑晁錯事漢諸侯威疆七國驕侈集作奢將陵王室

錯削弱其勢以尊漢景帝不悟惑姦臣之說遂族滅晁氏

以此三臣豈不盡忠願保其君然而身死族滅為讎者所

快皆當代不覺而後代傷之聖主明君可不為之痛傷耶

臣以嘉言雖無三子之智竊恐獲罪或與之同伏惟陛下

仁慈矜憐閔察且臣聞漢高祖謀楚與陳平四萬金及其

為帝不問金之出入何者立大功者不責小疵有大忠者

不求小過所謂聖主之至道者也陛下豁達大度至聖寬

仁超於漢高祖固已遠矣齷齪小吏何足為陛下深責哉

伏願天恩矜愚赦罪念功補過乞其終養老母獲盡餘年

豈非聖主之恩仁君之惠有禮有訓善始善終哉臣於嘉
言親非骨肉同姓相善臣知其忠然非是丘園之賢道德
之茂大雅明哲能保其身假使獲罪於天身首異處蓋如
一螻蟻耳亦何足可稱然臣念其曾一日承恩蒙聖主任
驅集作使而不以赤誠取信今乃負罪見疑臣實痛之恐累
聖主之明傷其老母之壽身汗明法為後代所悲臣知其
忠豈能無惜所以敢冒萬死乞見矜憐臣若言非至忠苟
有僥倖請受誅斬伏表惶恐魂魄飛揚

救李邕書

見六百一十
八卷表門

孔璋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四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五 大行皇帝書九

諫諍上

諫陳後主書一首 諫唐太宗詰難公卿書一首

諫靈駕入京書一首 諫政理書一首

論時政書一首

諫陳後主書

書奏即日斬之

章華

見陳書本傳

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

刺史王琳不應命世祖平之高宗克復淮南闔地千里三祖之功亦至

勤矣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

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祀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

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

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遊姑蘇臺矣

諫唐太宗詰難公卿書 已見六百二十三卷

劉洎

諫靈駕入京書 中宗即位初年

陳子昂

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陳子昂謹頓首冒死獻書闕下臣

聞明主 舊唐書作王 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

誅以極諫故有非常之策者必待非常之時有 一作非常

之時者必待非常之主然後危言正色抗議直辭赴湯鑊

而不迴至誅夷而無悔豈徒欲詭代誇俗厭生樂死者哉

實以為殺身之害小存國之利大故審計定議而甘心焉

况乎得非常之時遇非常之主言必獲用死亦何驚千載

之跡將不朽於今日矣伏惟大行皇帝遺天下棄群臣萬

之跡將不朽於今日矣伏惟大行皇帝遺天下萬世群臣萬

國震驚百姓屠裂陛下以徇齊之聖承宗廟之重天下之

望喁喁如也莫不冀蒙聖化獲唐書以保餘年太平之主將

復在於今一作日矣况太后又以文母之賢叶軒宮之耀

軍國大事遺詔决之唐虞之際於斯唐書有盛矣臣伏見

詔書梓宮將遷坐京師一作西京鑿輿亦欲陪幸計非上策智

者失圖廟堂未聞一有骨鯁之謀一作朝廷多一有有順

從之議愚臣竊惑唐書無以為過矣伏自思之生聖日沐

皇風摩頂至踵莫非亭育不能歷丹鳳抵濯龍北面玉階

東望唐書金屋抗音而正諫者聖王之罪人也所以不顧

萬死乞見唐書一言願蒙聽覽其就鼎鑊伏惟陛下察之

臣聞秦據咸陽之時漢都長安之日山河為固天下服矣

然猶北假胡苑

一作宛

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自渭入河轉關

東之粟踰沙絕漠致山西之寶然後能削平天下彈壓諸

侯長轡利策橫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隴

嬰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運

一作贏

糧北國丁男十五乘

塞歲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為闕矣即所餘者獨

三輔之間爾頃遭荒饑人被荐飢自

新唐書作薄

河而西無作

莫非赤地猶隴巴

集作以

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轉徙妻子

流離委家喪業膏原潤莽此朝廷之所備知也賴以宗廟

神靈皇天悔禍去歲薄稔前秋稍登使羸餓之餘得保沉

一作性

命天下幸甚可謂厚矣然而流人未返田野尚蕪白

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不料其難貴

骨縱橫何陋無主至於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不料其難貴

從先意遂欲長驅人駕按節秦京千乘萬騎何方取給况

山陵初制穿復未央土木工匠必資徒役今欲率疲弊之

衆與數萬之軍徵發近畿鞭朴羸老鑿山採唐書石驅以

就功但恐春作無時秋成絕望凋瘵遺噍再催飢一作苦

儻不堪其弊有一一作逋逃子來之頌其將何詞以述六

一作將何此亦宗廟之大機不可不深一作圖也况國無

蕪歲之儲家鮮匝時之蓄一旬不雨猶可深憂忽如水旱

人何以濟陛下不深察始終獨違群議臣恐三輔之弊不

止如前日矣且天子以四海為家聖人包六合為宇歷觀

遠一作古以至于今何嘗不以三王為仁五帝為聖故雖

周公制作夫子著明莫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為百王之

鳴烈作千載之雄圖一作貞規然而舜死陟方塋蒼梧而不返

禹會群后歿稽山而永終豈其愛蠻夷之鄉而鄙中國哉

實欲將一作將欲示聖人之一無無外也故能使墳籍以為美

談帝王以為高一作懿範况我巍巍大聖轢帝登皇日月所

照一作臨莫不率俾何獨秦豐之地可置山陵河洛之都不

堪園寢陛下豈一有不察之愚臣竊為陛下惜也且景山

崇麗秀冠群峯一作峯北一作南對嵩邛西望汝海居祝融之

故地連太昊之遺墟帝王圖跡縱橫左右園陵之美復何

加焉陛下魯未察之謂其不可愚臣鄙見良足尚矣况瀍

澗之中天地交會北有大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

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崑澗據關河之寶以聰一作聖明之主

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嶠嶺據關河之寶以聰聖一作明之主

養淳

純一作

粹之人天下和平恭己正南面而已陛下不思

溷洛之壯觀關隴之荒蕪遂

唐書作乃

欲棄太山之安履焦原

之險忘神器之大寶徇魯閔之小節愚臣暗

一作闇

昧以為

甚也陛下何不覽諫臣之策採行路之謠諮謨

集作謀

太后

平章宰輔使

一作協

蒼生之望知有所安天下豈不幸甚昔

者平王遷周光武都洛山陵寢廟不在東京宗社墳塋並

居西土然而春秋美為始王漢書載為代祖豈其不願孝

哉何聖賢褒貶於斯濫矣實以時有不可事有不然蓋欲

遺小存大去禍歸存

一作存

福聖人所以為貴也夫小不忍則

亂大謀仲尼之至誠願

一作伏

惟陛下察之若以臣愚不用朝

議遂行臣恐關隴之憂無時休也

一作息

臣又聞太原蓄鉅

萬之食洛口積天下之粟國家之寶

唐書作資斯

為大矣今欲

捨而不顧背以長驅使有識驚嗟天下失望儻鼠竊狗盜

萬一不圖西入陝州之郊東犯武牢之鎮盜敖倉一杯之

粟陛下何以遏之此天下之至機不可不深懼

唐書作料也

雖

則盜未旋踵誅刑已及滅其九族焚其妻子泣辜雖恨將

何及焉故曰先謀後事者逸先事後圖

一作謀

者失然而

無

此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斯言不徒設

一作云

也願陛下念

之臣西蜀野人本在林藪幸屬交泰得遊王國故知不在

其位者不謀其政亦欲退身巖谷滅跡朝廷竊感婁敬委

輅干其非議圖漢策於萬全取鴻名於千古臣何獨怯而

不及之哉所以敢觸龍鱗死而無恨庶萬有一中或垂察

臣等誠恐願首願首死罪死罪

不及之哉所以敢觸龍鱗死而無恨庶萬有一中或垂察焉臣子昂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一作皆文粹

諫政理書

武后垂拱初

前人

日月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陳子昂謹冒死稽首百

集作再

拜獻書闕下臣子昂西蜀草茅賤臣也以事親餘暇得讀

書竊少好三皇五帝王霸之經歷觀丘墳旁覽代史原其

政理察其興亡自伏羲神農之初至于周隋之際馳騁數

百年雖未得其詳而略可知也莫不先本人情而後化之

過此以往亦無神異獨軒轅氏之代欲問廣成子以至道

之精理于天下臣雖竒之然其說不經未足信也至殷高

宗亦延問傳說然纔救弊未能宏遠自此之後殆不足稱

臣每在山谷有願朝廷常恐沒代而不得見也豈知霑沐
 聖化未天天年幸得遊京師觀皇風親逢大聖之詔布于
 天下問于賢上大夫曰何道可以調元氣賤臣孤陋誠未
 足知然臣竊觀自古帝王問政之原備矣未有能深思遠
 慮卓絕今古集作古今如陛下者也故賤臣不勝區區願竭固
 陋以聞見言之雖未足對揚天休然或萬一有可觀者敢
 冒昧闕廷奏書以聞伏惟皇太后陛下少加察焉臣聞之
 於師曰元氣者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
 之道莫大乎陰陽萬物之尊莫大新唐書作靈乎黔首王政之
 貴莫大唐書作先乎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
 天地平則元氣正矣是以古先帝代見人之通於天也天

天地平則元氣正矣是以古先帝代見人之通於天也天

之應乎人也天人相感陰陽相和災害之所以不生嘉祥

之所以作遂一作遂則觀象於天察法於地財成天地之道

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人於是養成群生奉順天德故人

得安其俗樂其業其其食美其服陰陽太和元氣以正天

瑞降地符昇風雨以時草木不落唐書作茂遂龜龍麟鳳在郊

藪矣洎顓頊唐虞之間不敢荒寧亦克用理故其書曰百

姓昭明協和萬邦黎人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

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亦能和也唐書作和之得也至夏德衰亡

殷政微喪桀紂昏暴亂于天道殺戮無罪放棄忠良遂竭

天下之力殫天下之貨作為瑤臺起乎瓊室極荒娛之樂

窮耳目之玩傾宮之女至數千人奇技淫巧以億萬計信

巫鬼聽讒邪遂為糟丘酒池炮烙之刑一朝牛飲者三千

人龍逢不勝其憂諫而死箕子不堪其憤因為奴於是陰

陽大乖唐書作乖行天地震怒山川鬼神發見災異唐書作發妖見災

疾疫大興妖孽並作而桀紂不悔卒以滅亡此集無此字和之

失也逮周文武創業順天應人誠信忠厚加于百姓德澤

休泰興乎頌聲成康之時刑措三唐書作四十餘年天人之道

始和矣幽厲之末復亂厥常苛慝暴虐詬黷天地百川沸

騰山冢峯崩人以唐書作用愁怨疾癘為作故其詩曰昊天不

庸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厲唐書作戾不先不後為瘡唐書

作虐為瘵天地生人之理復悖於茲集嗚呼豈不哀哉豈不

哀哉近者有隋氏亦不克終厥初隋高帝之有天下也以

六合為家方將對越天人傳之萬代至湯帝承平自以貴

衰哉近者有隋氏亦不克終厥初隋高帝之有天下也以

六合為家方將對越天人傳之萬代至煬帝承平自以貴
為天子富有四海欲窮宇宙之觀極遊宴之樂以為人主
之急務也於是乃鑿御渠決黃河自伊洛之間而屬之楊
州生人之力既弊天地之藏又洩煬帝方欣然以為得計
將後宮綵女數百千人遂泛龍舟游三江五湖之間當其
得意也視天下如脫屣耳其後百姓搔弊災變數興吏人
貪暴其政日亂陰陽感怒慧孛以出煬帝不悟自以為天
下安於泰山方率百萬之師以事遼東當時山東父子不
得相保也天厭暴政人懷亂亡故遼東之後未歸而中國
之難已起身死逆唐書作手宗廟以隳唐書作其故何哉逆
天人唐書作之理也是以臣每察天人之際觀禍亂之由

跡帝王之事念先師之說昭然著明信不欺爾不意陛下

以大聖之慮見天人之心將欲調元氣之綱返淳和之治

自非陛下合唐書天地之德有日月之明誰能渺然遠思

欲求太和於元氣哉此昔日伏羲氏之所以奉天人而為

三皇首也愚臣暗昧不勝大願願陛下為大唐建萬代之

策恢三聖之功傳乎子孫永作鴻業千百年間使繼文之

主有所守也非甚無道不失厥嗣陛下可不務之哉臣伏

見天皇大帝得天地之統封于太山盛德大業與天比崇

矣然尚未建明堂之宮遂朝唐書上帝使萬代鳴業今猶

闕然臣愚意者豈非天皇大帝知陛下聖明必能起中興

之化番此盛德發揮陛下哉不然何所與讓而未作也今

陛下欲調元氣睦人倫躋俗仁壽興風禮讓捨此道也乎
何理哉故臣不勝區區螻蟻之誠思願陛下念先帝之休
意恢大唐之鴻業於國南郊建立明堂使宇宙黎元遐荒
夷貊昆蟲草木天地鬼神燦然知陛下方興三皇五帝之
事與天下更始不其盛哉昔者黃帝合宮有虞總章唐堯
衢室夏后代室群聖所以調元氣理陰陽於此教也臣雖
未學竊嘗聞明堂之制也有天地之則焉有陰陽之統焉
二十四氣人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宿莫不率備故
順其時而爲政也則風雨時寒暑平萬物揚茂五穀豐稔
元氣不錯陰陽以和逆其時而爲政也則水旱興疾疫起
蟲螟爲害霜雹成災陰陽不和元氣以錯故昔者聖人

集有

所以為政教之大業也是以臣願陛下為大唐建萬代之

策者意在茲乎陛下若不以臣微而廢其言乞以臣此章

與三公九卿賢士大夫議之於朝集作廷儻事便於今道不

遠古即請陛下徵天下鳴生鉅儒賢良豪俊之士博通古

今皇王政理之術與之按周禮月令而建之臣必知天下

庶人子來不日而成也乃正月孟春陛下乘鑾輅駕蒼龍

載青旂佩蒼玉三公九卿賢士大夫鳴儒碩老衣冠之倫

朝于青陽左介負斧袞憑玉几南面以聽天下之政於是

遂發大號宣布四方各順十二月之令無敢有逆乃命太

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無失經紀以初為常陛

下遂躬籍田親蠶以勸天下之農桑養三老五更以教天

下之孝悌明訟恤獄以息天下之訟刑除殘去暴以收天下

下遂躬籍田親蠶以勸天下之農桑養三老五更以教天

下之孝悌明訟恤獄以息天下之淫刑除殘去暴以致天
下之仁壽脩文尚德以止天下之干戈察孝興廉以除天
下之貪吏鰥寡孤獨跛瘓羸老不能自存者賑恤之後宮
美人非三妃九嬪八十一御女之數者出嫁之珠玉錦綉
雕琢伎巧之飾非益於理者悉棄之巫鬼淫祀託唐書作營惑
良人者禁殺之陛下務以至誠躬服質素以為天下先愚
臣以為不出數年之間將見太平之化也天人之際既洽
鬼神之望允塞然後作雅樂擊築盛宗祀大皇於明堂以
配上帝使萬國各以其職來祭豈不休哉臣伏惟陛下至
德明聖未有能越行此道者也故臣竊以為此化一成則
人倫之道自睦刑罰之原自息兵革之事不興還淳之途

可見仁壽禮讓稼穡農桑不言而自致也是以賤臣未得
 為陛下一二論之何者聖人之教在於可大可久者故臣
 欲陛下振領提綱使天下自理也然臣竊獨有私恨者恨
 陛下方欲興崇大化而不知國家太學之廢積歲月矣堂
 宇蕪穢唐書作皇殆無人蹤詩書禮樂罕聞習者陛下明
 詔尚未及之愚臣所以有私恨也臣伏聞天子立太學可
 以聚天下英賢為政教之首故君臣上下之禮於是興焉
 揖讓罇俎之節於此生焉是以天子得賢臣由此道也今
 則荒廢委而不論而欲睦人倫興禮讓失之於本而求之
 於末豈可得哉况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
 樂必崩柰何天子之政而輕禮樂哉臣所以獨竊有私恨

樂必崩奈何天子之政而輕禮以樂故臣所以獨竊有私恨

亦也陛下何不詔天下胥子使歸太學而習業乎其

集傳

亦國家之大務也臣愚蒙所言事未曲盡者恐煩聖覽陛

下恕臣昏昧請賜他日別具奏聞

論時政書

睿宗景雲中

柳澤

頃者一有常氏險誠

新唐書作靈

數臣同惡賞罰紊他綱紀紛

淪政以賄成官因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內寒

心實將莫救賴神祇

舊唐書作明

祐德宗廟降靈天討有罪人

心不休

謂本作用不保

陛下睿謀神聖勇智聰明安宗廟

一作社

於已危拯

新唐書作振

黎庶於將溺今龍眉貽背歡欣踴躍望

聖朝之撫輯聽聖朝之德音今陛下蠲煩省徭法明德舉

萬邦愷樂室家胥慶臣又聞危者安其位也亡者保其存

也亂者有其理也

危者至理也十八字一作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

伏惟陛

下安不忘危理不忘亂存不忘亡則克享天心國家長保

矣

一作

詩曰罔

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伏惟陛下慎厥終

惟其初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書曰爾

一無

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

此字

無惟不德罔大墜厥宗甚

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慎之哉夫驕奢起於親貴綱

紀亂於寵倖願陛下禁之於親貴則天下風隨

唐書作

矣

制之於寵倖則天下法明矣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若親貴爲之而不禁寵倖撓之而見從是政之

不行令之不一則姦詐斯起暴亂生焉雖嚴刑峻政朝戮

新唐書

暮戮而法不行矣

十四字一作雖嚴刑

縱陛下親

之廢之莫若安之福之寵祿之過罪之斬新唐書也非

之愛之莫若安之福之寵祿之過罪之漸新唐書也非安

之也驕奢之淫危之本新唐書也非福之也前事不忘後

之師也伏惟陛下精新唐書求俊哲新唐書朝夕納諫一作

誨縱有逆于耳謬于心者無速之以罰姑籌之以道省于

厥躬雖木樸妄誤唐書作忌忤一作忌諱願恕之以直用開諫諍之

路也或有順於耳便於身者無急之以賞當求諸非道稽

之典訓其不叶於德必寘之以法用杜側媚之行也有進

一作羞淫巧於陛下者遽黜之則淫巧息矣有進忠謹於陛

下者遽賞之則忠謹進矣臣又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

傲石碣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逸所

自邪也書曰罔淫於逸罔遊於樂穆王有命曰實賴前後

左右有位之士絕愆糾謬格其非心今儲宮肇建王府初

新唐書 啓至於僚友必惟妙擇今驕奢之後流遁未變慢

遊之樂餘風或存夫小人弄臣易合於意竒伎淫巧多適

於心臣恐狎於非德滋為奢怠書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

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

自聖伏願採溫良博聞之士恭儉忠鯁之人任用一無用字以

為東宮及諸王府官仍請東宮量署拾遺補闕之職令朝

夕講論出入侍從受以訓誥交修不逮臣又聞馳騁畋獵

令人心諸本無心字發狂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承前貴戚鮮克

由禮或打毬擊鼓比周伎藝一作術或飛鷹奔大盤遊藪澤

此甚為不道非進德修業之本也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

荒又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朋淫于家用珍獸代犬

此甚為不道非進德修業之本也書曰內作色荒外作會

荒又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朋淫于家用殄厥代伏

惟陛下誕降謀一作謨訓敦勸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

敗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圖之於未萌慮之於未有則福遐

祿厚一作福與國並休矣臣又聞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

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信明語可

誠之矣一作信矣斯頃者常庶人安樂公主武延秀等可

謂貴矣可謂寵矣權侔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

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富之太多不節之以禮不防之以

法終轉吉為凶變吉一作福為禍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自死

不其然歟書曰殷鑒不遠在彼夏王今陛下何勸之諸本無之

豈非皇祖謀訓之則也今陛下何懲之諸本無之豈非中

宗一作寵任之甚也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可不

慎哉夫寵愛之心人則不免一作則不能免去其太甚閑之禮節

適則可矣今諸王公主駙馬亦陛下之所親愛也驕狂唐

書作矯枉之道在於厥初鑒戒之義其則不遠使觀過務善居

寵思危庶夙夜惟寅聿脩厥德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

所以長守貴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

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書曰制官刑警于有位敢有

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徇一作于貨色恒于

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

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

身國必亡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必察而明之必

有奢僭驕念者削其祿封有黷紊脩業者賜以

信而勸之有奢僭驕怠者削其祿封有襍素脩業者錫以

車唐書服以懲者本其非心使奉其命無使久而忽之無

使遠而墜之臣聞非知之難一作知行之惟難一作又曰

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伏惟陛下慎之哉前

車之覆實惟明謚先王之訓誠一作以終吉若陛下奉伊

尹之訓崇傳說之命不作無益不啓私門刑不差賞不濫

則惟德是輔惟仁二唐書之懷天祿永終景福是集儻陛

下忽唐書精一之德開恩倖之門爵賞有差刑罰無當則

忠臣正士亦不復談矣
一作皆唐文粹

文苑英華卷六百五十五

文苑英華卷六百五十五

七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五

思曰五士亦不鮮矣

一刊卷書文粹

下

一刊

四

頃

一刊

未

大

一刊

不

車

一刊

不

常

一刊

不

海

一刊

不

其

一刊

不

首

一刊

不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六

諫諍下

上封事書一首

論教本書一首

初授拾遺上書一首

論進奉書一首

與人論諫書一首

直諫書一首

上封事書

張九齡

五月二十日宣義郎左拾遺內供奉臣張九齡謹再拜昧死上書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臣所上事以臣愚見並當時尤切不敢飾詞伏願陛下親覽可否之宜幸甚幸甚臣伏以陛下自克清內難光宅天下常欲躋人於富壽致國於太平聖慮每勤德音屢發然猶黎人未息水旱為憂臣竊

伏思之有由然矣臣聞垂政之氣發爲水旱天道雖遠其

應甚速

新唐書作邇

昔者東海枉殺孝婦旱者久之一吏不明

匹婦非命則天爲之旱以昭其寃況今六合之間元元之衆莫不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理此尤親於人者也多非其任徒有其名致旱之由豈惟孝婦一事而已是以親人之任宜得其賢用才之道宜重其選而今

刺史縣令除京輔近處雄望之州刺史猶擇其人縣令或備員而已其餘江淮隴蜀三河諸處除大府之外稍稍非才但於京官之中出爲州縣者或是緣身有累在職無聲用於牧宰之間以爲斥逐之地或因勢附會遂忝高班比其勢衰且無他責又謂之不稱京職亦乃出爲刺史至於

武夫流外積資而得官成於經久不計於有才諸若此流
盡爲刺史其餘縣令以下固不可勝言蓋昨廢所繫國家
之本務本務之職反爲好進者所輕承弊之人每遭非才
者所擾陛下聖化從此不宣皆由不重親人之選以成其
弊而欲天下和洽固不可得也古者刺史入爲三公卽官
出宰百里莫不迓有所重勸其所行臣竊惟近俗偏輕此
任今朝廷卿士入而不出於其私情遂自得計何則京華
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間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勞而成
一出外藩有異於此人情進取豈忘於私但立法制之不
敢違耳原其本意固私是欲今大利在於京職而不在於
外郡如此則智能之士欲利之心日夜營營寧肯復出爲

刺史縣令而陛下國家之利方賴智能之士此輩既自固
 而不行在外者又技癢而求入如此則智能之輩常無親
 人者陛下又未格之以法無乃甚不可乎故臣愚以為欲
 理之本莫若重刺史縣令此官誠重智能者可行正宜懸
 以科條定其資歷凡不歷都督刺史唐書有雖字有
 得入為侍郎列卿不歷縣令唐書有雖字有善政者亦不得入

為臺即給舍雖即遠處都督刺史至於縣令以次差降以
 為出入亦不得十年集作任京職又不得十年盡任外

官如此設科以救其失則內外通理萬姓獲安集作寧如積
 習為常遂其私計陛下獨宵衣旰食天下亦未之理也又

苦之選用賢良取其稱職或遙聞而辟召或一見而任之

是以生修素行不圖僥倖辭小不逮亦用息心以效奸焉

古之選用賢良取其稱職或遙聞而辟召或一見而任之

是以生修素行不圖僥倖群小不逮亦屑息心以故奸馬

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未必理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

誠為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所謂末者吏部條章動盈千

百刀筆之吏辨折毫釐節制搶攘溺於文墨胥徒之猾又

緣隙而起唐書作緣臣以為始造簿書以備用人之遺忘

耳今反求精於案牘不急於人才亦何異遺劍中流而刻

舟以記云之彌遠可為傷心凡有稱吏部之能者則曰從

縣尉與主簿從主簿與縣丞斯選曹執文而善知官次者

也惟據其合與不合不論其賢與不肖大略如此豈不謬

哉陛下若不以吏部尚書侍郎為賢必不授以職事尚書

侍郎既以賢而受委豈復不能知人人之難知雖自古所

慎而拔十得五其道可行今則執唐虞以格條貴於謹守

幸其心能自覺者每選於所拔亦有三人五人若又專固

者則亦一人不拔據資配職自以為能為官擇人初無此

意故使時人有平配之議唐書官曹無得賢之實朱紫同

色清濁不分是於聖朝有何裨益故臣以為選部之法弊

於不變變法之易在陛下渙然行之假且今之銓衡欲自

為意亦限行之已久動必見疑遂用因循益為浮薄今若

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即每年當管之內應有合選之色先

委考其才行堪入品流然後送臺臺又推擇據所用之多

少為州縣之殿最一則州縣慎於集作所舉必取入官之

才二則吏部因其有成無多庸人之數縱有不在送者

起然端且循分謗於外臺不至喧詐於南省今則每歲

起怨端且猶分謗於外臺不至喧詐於南省今則每歲選
著動以萬計京師米物爲之空虛豈多士若斯蓋滄濫至
此而欲仍舊致理難於改制祇益文法煩碎賢愚混雜就
中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君子從此遺逸斯亦
明代之闕政有識者之所嘆息也又天下雖廣朝廷雖衆
而士之名賢誠可知也若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將已
矣無復可說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而不以次
用之則是知而不爲焉用彼相借如諸司清要之職當用
第一之人及集有要官闕時或以下等叨進以故時議無
高無下唯論得與不得自然清議不立名節不修上善則
守志而俟集本唐書時中人則躁求而易操其故何哉朝

並作後

集本唐書

廷若以令名進人士子亦以修名獲利而利之所出衆則

趨焉已而名利不出於清修所得集作趨多歸於人事其小

者苟求輒集作取得一變而至阿私其大者許以分義再變

而成朋黨斯並教化漸漬使之必然故於用人之際不可

不第其高下若高下有次不可妄干天下士流必刻意修

飾思齊日衆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安集作馬可不察易

曰履霜堅冰至言聖人之見終始之微矣今所言上刺史

縣令等事一皆指實縱臣所欲變法不合時宜伏望更發

睿圖及詢於執事作為長筭振此頽風使官修其方人受

其福天下幸甚伏惟陛下聰明神武動以聖斷正當可為

之運來行反本之法微臣企竦竊有所望伏願少晉宸睭

神覽愚誠必無可施行棄之非晚至不微如塵露卑庸之

稍覽愚誠必無可施行棄之非晚臣不勝塵露裨補之誠

論教本書

憲宗元和四年

元稹

某年某月日某官臣稹昧死再拜獻書皇帝陛下臣伏見

陛下降明詔修廢學增胄子選司成大哉堯之為君伯夷

典禮夔教胄子之深旨也然而事有萬萬急於此者臣敢

昧死舊唐書作胄昧殊死而言之臣聞諸賈生曰三代之君仁且義

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才也近管蔡

則讒入右文粹作親舊唐書作有新唐書作任周召則義聞豈可謂天聰明

哉然而克終於道者得不謂教之然耶始其為太子也未

生胎教既生保教太公為之師周公為之傅召公為之保

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為之習文粹作翫目不得閱淫艷

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陵亂之聲口不得習慘

舊唐書文粹作

操斷擊搏之書居不得近容順陰邪之黨游不得恣

舊唐書作

縱追禽戮舊唐書作逐獸之樂玩不得有遐異僻絕之珍凡此

數者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為也亦將不得見而為之矣及

其長而為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快已之事

日陳於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則彼忠直道

德之言固吾之所習聞也陳之者有以諭焉回佞庸遠

書作庸之說固吾之所積懼也諂之者有以辨焉人之情

莫不欲耀其所能而黨其所近苟將得志則必快其所蘊

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游馬逸駕而走鳥得風

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蘊也今夫成王所

德也所近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

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蘊也今夫成王

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

伯禽魯而太公齊快其蘊則興禮樂而朝諸侯措刑罰而

美教化教之至也可不為舊唐書文粹作謂信然哉及夫秦則不

然滅先王之學曰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將以明君

臣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宦

之戮人也而傳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曰恣睢天下以為

貴莫見其面以為尊是以天下之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

不能分獸畜新唐書作馬鹿矣趙高之威攝天下而胡亥固已自

幽於深宮矣彼李斯者秦之寵丞相也因集本文粹作困讒寃死

無所自明而况於疎遠之臣庶乎若此文粹作然則秦之亡有

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蘇

文苑英華 卷之三十一 明

復大訓是以景武昭宣天資集作質甚美纔可以免禍亂哀

平之間則不能虞篡弑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賴羽翼

以勝其邪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教

設學崇儒為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者始畧其貴者

教其賤者無乃隣於倒置乎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

以至于為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習即位之

後雖游宴飲食之間若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不言

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而致是

乎游習之之漸也貞觀以還師傅之官皆宰相兼領其餘

官察之集無字選亦甚重焉馬周以位集作官高恨不得為司

議即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疎之賤之至於母后臨朝

議即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疎之賤之至於母后臨朝

藏即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疎之賤之至於母后臨朝

藥玉族二唐書作室當中層二聖厄難舊唐書作勞動之際雖有骨體

敢言之士既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措唐書作吐扶衛

之一詞而令醫集本文粹無醫字匠胡安金藏剖腹以明之豈不

大哀哉兵興已集作以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

耗贖不任事者為之即休戎罷帥不知書者處之至於友

諭贊議之徒踈冗散賤之士甚者縉紳耻舊唐書集本有由字之夫

以匹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諒多

聞之友以成之豈天下之元子二唐書作良而可以疾廢耗贖

不知書者為之師踈冗散賤不適用者為之友乎此何足

反居上舊唐書作不及上古之甚也近制宮寮之外徃徃以沉滯之

老儒充侍書侍讀之選而又踈棄并遠之越月踰時不得

召見彼又安能傳成道德而保養其舊唐書有身字躬哉臣以為

積此弊者豈不以皇天眷祐祚我唐德以舜繼文粹作以舜生舜

舜以堯繼堯傳陛下十一聖矣莫不生而神明長而仁聖

以是為屑屑習儀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為於列聖之謀

則可也計無窮之業以傳後嗣則不可脫或萬代之後有

若周成王中才者而又生於深宮優笑之間無周召保助

之教則將不能知喜怒哀樂之所自矣况稼穡之艱難乎

今陛下以上聖之資肇臨海內是天下人人舊唐書作之人傾耳

注目舊唐書集本作心之日也特願陛下思成王訓導之功念文

皇游習之漸選重師保慎擇集作簡宮寮皆用博厚弘深之

儒而又練舊唐書作明達機務者為之更進迭見日就月將

皇太子子洎諸生舊唐書作定齒由胃講業之儀行嚴師

今皇太子洎諸生

舊唐書作聚諸生

定齒胄講業之儀行嚴師聞

道之禮至德要道以成之撤膳記過以警之血氣未定則

輟禽色之娛以就學聖質既備則資游習之善以弘德此

所謂一人

集作有

元良萬邦以貞之化也豈直修廢學選司

成而足倫匹其盛哉而又俾則

舊唐書作知

百王莫不幼同師

長同術識君道之素定知天倫之自然然後選用賢良樹

為藩屏出則有晉鄭魯衛之盛入則有東牟朱虛之強蓋

所謂宗子維城犬牙盤石之勢也又豈與夫魏晉以降囚

賤其兄弟而自翦其本枝者可同年而語哉

集作乎

微臣竊

不自揆思為陛下永建無窮之長筭輒敢冒昧殊死而言

之

初授拾遺獻書 憲宗元和二年

白居易

五月八日翰林學士將仕郎守左拾遺臣白居易頓首頓首謹味死獻書于旒宸之下臣伏奉前月二十八日恩制除授臣左拾遺依前充翰林學士者臣已與崔群同狀陳謝但言忝冒未吐衷誠今者再黷宸嚴伏惟重賜詳覽臣謹按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其選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上不忍負恩下不忍負心也夫位

未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

是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

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由是

而言豈小臣愚劣昧懦所宜居之哉况臣本鄉里一作整

儒府縣走吏委心泥滓絕望煙霄豈意聖慈擢居近職每

宴飫集作飲無不先及每慶賜無不先霑中廐之馬代其勞

內厨之膳給其食朝慙夕惕已逾半年塵曠漸深憂愧彌

劇未申微效又擢清班臣所以授官以來僅經十日食不

知味寢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寵但未獲粉身之所耳

今陛下肇建皇極初受鴻名夙夜憂勤以求致理每施一

政舉一事無不合於道便於時故天下之心顚顚然日有

望於太平也然而今而後萬一事有不便於時者陛下豈

不欲聞之乎萬一政有不合於道者陛下豈不欲革之乎

儻集作候陛下言動之際詔令之間小有遺闕稍關損益臣

必密陳所見潛獻所聞但在聖心裁斷而已臣又職在中

禁不同外司欲竭愚衷合先陳露伏希天鑒深察赤誠無

任感恩欲報懇款屏營之至謹言

論進奉書

憲宗

皇甫湜

臣聞一人莫非王臣尺土莫非王有山川林澤文粹作藪之所

產殖雨露春秋之所成就莫非王財誠宜推至公以示無

外今國家既有公府又為私藏使州郡貢賦之外進奉相

及恐非以天下為家示天下無私之道也且任土作集作

貢產有常履畝之稅集作收等籍既定人識所出吏難為

奸既無產及程莫知紀極次措以徵發因緣賦私驅陛下赤子

奸既無度程莫知紀極恣橫徵發因緣賊私驅陛下赤子
措之不存之地侈君之嗜款惑君之聰明實大奸之門大
罪之竇也臣雖熟知陛下上聖之姿深仁之理凡內藏之
實以充讌賜非務積藏如四遠未知何如百姓受弊何如
後嗣平中之主由此傷儉德萌侈心何雖漢有少府水衡
筦權山澤之利終不若領之於大農也且地之財無盡王
之用不會何必固立集作內府以開濫關耶伏望陛下罷
內藏歸之公府約進奉之禮集作約別進徵歛有常財用
無虧絕奸之根源除政之批蠹全大體興大和天下大幸
伏見去集作正月十一日赦書陛下深念疲人懇責貪吏徃
之隨使貢來一皆罷之此實白日之明層雲之澤也凡諸

州府必有羨餘不歸之王庭必沒之集作于私室伏請每使

當罷必上其數而謹其收水旱之不虞疾疫之不期以振

疲集作罷羸以代蠲免軍旅之事工役之用以給其費以供

其湏居常之歲閉以待時無敢散洩以干刑司如是則太

賴於人大伸於用矣

與人論諫書

杜牧

某疎愚放文粹作怠惰不識機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見君

臣治亂之間興亡諫諍之道遐想其人舐筆和墨則冀人

君一悟而至于治平不悟則烹身滅族惟此二者不思中

道自秦漢以來凡千百輩不可悉數然怒諫而激亂生禍

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

諫者皆以辭

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於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說激怒之辭以卑陵尊以下干上是以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畋獵者畋獵愈甚諫治宮室者宮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旨意且欲與諫者一鬪是非一決怒氣耳不論其他是以每於本事之上尤增飾之今有兩人道未相信甲謂乙曰汝好食某物慎勿食果便食之必死乙必曰我食之久矣汝爲我死必倍食之甲若謂乙曰汝好食某物第一少食苟食多集多必生疾集作乙必因而謝之減食何則集作迂險之言則欲反之循常之說則必信之此乃常人之情世多然也是以因諫而生亂者累累皆是也漢成帝欲御樓船過渭

水御史大夫薛廣德諫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

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

集本文粹並作陛下不廟矣仍註云不得入廟祠也

上不

說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

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

謂諫諍之言當如猛之詳善

乃

從橋近者寶曆中敬宗皇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

不決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

山為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皇帝宮驪山而

祿山亂先皇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之凶

耶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後數日自驪山回語親幸曰叩頭

者之言安足信哉漢文帝亦謂張釋之曰平之無甚高論

一有

今字

可行也今人平居無事友朋骨肉切磋規誨之聞

尚宜旁引曲釋疊疊繹繹使其樂去其不善而樂行其善
况於君臣尊卑之間欲因激切之言而望道行事治者乎
故禮稱五諫而直諫為下前數月見報上披閣下諫疏錫
以幣帛僻左且遠莫知其故近於游客處一覩閣下諫草
明白辨婉出入有據吾君聖明宜為動心數日在手味之
不足且怵且喜且慰三者交并不能自止吾君聞諫既且
行之仍復寵錫誘能諫者斯乃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聞
於遠地宜為吾君怵也閣下以忠孝文章立於朝廷勇於
諫而且深於其道果能動吾君而光世德牧豕集作閣下
之厚愛冀於異時資閣下之知以進尺寸能不為閣下之
喜復自喜也吾君今日披一疏而行之明日聞一言而用

之賢才忠良之士森列朝廷是必集作奮起志慮各盡所

懷則文祖武宗之業窮天盡地日出月入皆可洒掃以復

厥初牧縱不得効用但於一官一局筐篋簿書之間活妻

子而老身命文粹有馬字作為歌詩稱道仁聖天子之所為治

則為有餘能不自慰故獲閣下之一疏忭喜慰三者交并

真不虛也宜如此也無因面讚其事書紙言誠不覺繁多

某再拜

直諫書

劉允章

救國賤臣前翰林院學士劉允章謹冒死上諫皇帝陛下

臣聞太直者必孤太清者必死昔晁錯勸削諸侯之地以

蒙不幸之誅商鞅除不軌之臣而受無辜之戮今并臣三

人矣伏

一無伏字

守忠懷信口不宣心則刎頸剗腸向闕廷而

死者并臣是也救國策從千里而來欲以肝腦上汙天廷
欲以死屍下救黎庶臣死之後不見聖代清平故留賊臣
以諫明主今短書一封不入長策伏蒙不收所以仰天搥
胸放聲大哭殺身則易諫主則難以易死之臣勸難諫之
主伏見陛下初登九五頒下諸州開直諫門言者無罪四
方雷震百里奔馳至闕庭者願陛下致昇平之業矣陛下
既不用其策不捨其過或鞭撻市朝囚禁園苑深一作埋
溝壑者不知其數乞食道路者不記其名夫輸忠獻策之
臣匍匐闕廷者豈敢欺陛下乎大臣愛位而不敢言小臣
畏死而不敢諫忘生請死之罪徃徃冒死天庭者知陛下

覺悟也伏聞樞密之事要在臧疑作人以宰臣為度外之

官以御史為不速之任寃者不得伸君子所以深藏小人

所以深亂自古帝王以御史為耳目以宰相為股肱股肱

廢則不能用耳目蔽則不能視今陛下廢股肱蔽耳目塞

諫諍罪忠良欲令四海不言萬方鉗口可不畏也臣恐千

秋萬歲說陛下不聖矣陛下不明臣所以急也當今天下

求進之臣智者不肯自言不肖愚者不肯自言不賢故使

賢愚混雜善惡同群真智真愚何所分別取之則善惡進

捨之則賢愚退何不使至愚在野至賢入仕使疑作天下

食祿之家凡有八入臣請為陛下數之節度使奏改一入

也用錢買官二入也諸色功優三入也從武入文四入也

虛銜入仕五入也改偽為真六入也媚道求進七入也

虛銜入仕五入也改偽爲真六入也媚道求進七入也無
功受賞八入也國有九破陛下知之乎終年聚兵一破也
蠻夷熾興二破也權豪奢僭三破也大將不朝四破也廣
造佛寺五破也賂賄公行六破也長吏殘暴七破也賦役
不等八破也食祿人多輸稅人少九破也臣聞自古帝王
終日勸農猶恐其飢終日勸桑猶恐其寒此輩不農不桑
坐食天下欲使天下之人盡爲將士矣舉國之人盡爲僧
尼矣舉國之人盡爲劫賊矣欲使誰人蠶桑乎今天下蒼
生凡有八苦陛下知之乎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債徵奪二
苦也賦稅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
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凍無衣飢無食七苦也

病不得醫死不得葬八苦也必有五去勢力侵奪一去也
 奸吏隱欺二去也破丁作兵三去也降之疑為客四去也
 避役出家五去也人有五去而無一歸人有八苦而無一
 樂國有八破而無一成官有八疑而無一出凡有三十餘
 條上古已來未之有也天下百姓哀號於道路逃竄於山
 澤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百姓有冤訴於州縣州縣不
 理訴於宰相宰相不理訴於陛下陛下不理何以歸哉伏
 見蠻寇欺侵神道誑惑我國家作亡命之渠魁為逋逃之
 窟穴徵兵五年今日誅之何見之晚也臣聞却以疑未終
 銷兵於當時本無養兵日為一作亂臣張本也今不除其
 亂本而除其亂苗士卒蕩盡於中原玉帛多亡於道路嶺

今節度四面討除蒼生敷敷何負陛下今行此計

外僑令節度四面討除蒼生嗷嗷何負陛下今行此討罰
以為上策臣恐今年除一承嗣明年又生一承嗣天下征
戰未有了期則禍難起於腹心蜂蠱生於手足陛下左右
無人敢言但知潤色美詞悅情暢志而已豈知千里零落
萬里凋殘者哉今國家狼戾一作如此天下知之陛下獨
不知之天下不敢言臣獨言之萬死一生臣死一介之命
救萬人之命臣今雖死猶勝於生臣獻策千條未蒙一問
羈孤貧病流落風塵眷戀朝廷而不能去儻陛下覽臣愚
見知臣愚忠則理亂斯湏存亡瞬息大平之日昭然目前
必也陛下不以萬國為心不以百姓為本臣當幸歸滄海
壑江魚之腹不忍見國難危臣之願畢矣臣懇摺一作不

辭

勝痛切感懼之至

必也對下不以萬國為心不以百姓為本且當幸而念

萬民之患思傾軀軀憤憤既齊古稱息大平之日雖然目前

憐願貧誠感感歷年春餘時長而未稍去對對下冀望

好萬人亡命且今物服餘亦非出精策作於未策一

不吠之天下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萬里賦茲於若今何而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無入效言出賦賦於英陽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輝未休不其傾醉鏡法於類少製獲全於於於於於於

必然生東引於今幸斜一承隨又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六

終

必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七 詩 梁貞陽侯與王太尉僧辯書十一

贈荅上

梁貞陽侯與王太尉僧辯書一首

為王僧辯荅貞陽侯書一首

梁貞陽侯荅王太尉書一首

與王僧辯書一首

梁貞陽侯重與王太尉書一首

王僧辯荅貞陽侯書一首

梁貞陽侯與陳司空書一首

代陳司空荅書一首

梁貞陽侯重與裴之橫書一首

裴之橫答書一首
裴書與徐陵薦方圓書一首

荅周處士書一首
荅諸求官人書一首

梁貞陽侯與王太尉僧辯書
徐陵

淵明頓首頓首昔自天狼炳耀非無戰陣之風參虎揚芒
便有干戈之務至於夏鍾夷羿周厄犬戎漢委珠囊秦亡
寶篋彰於史籍可得而聞未有國家殲危遂若當今者也
我大梁膺龍圖而受命御鳳邸以承天軒頊比於諸王湯
武方於兕戲三光有乂四海無波靈貺咸臻表裏提福非
日非月蒼生仰其照臨如雲如雨天下蒙其恩蔭而屯亨
有數剝極爲災梟獍豺狼肆逞兇逆後主誕資上聖光啓
中興大剪仇讐方平宗社雖復瀟湘舉斧庸蜀彎弓凡厥

兇徒誰不殲撲豈圖天未悔禍喪亂荐臻羗虜無厭乘此
多難虔劉我南國蕩覆我西京奉問驚號肝膽崩潰雖復
金行版蕩火政淪亡綠林青犢之群黑山白馬之卒八王
故事曾未混淆九州春秋誰云禍亂昔隆周從播皆憑晉
鄭之功強漢沾危終假虛牟之力今者武皇之子無復一
人藐是孤孫還同三叛等子頽而爲暴同劉芳而入關乞
命諸戎勢何支久孤宗室之長爰自布衣皇運之初彌承
天德何則據鞍輟哭雖紹霸圖獨居掩涕終討家怨孤二
三昆季方可爾一作戴天被此恩慈如何酌荅所以徐彭之
役不希輕軀哀荷之誠久聞朝聽况復邦家不造至此橫
流宗社無依何所逃責因以提戈負劔卧泣行號言念荆

巫志雪讎耻大齊觀書有洛輯瑞榮河功格蒼旻德滿天
地慈孝之道通於百靈仁信之風覃於萬國是以日月所
照舟車所通候海水以來賓瞻蒼雲以奉貢昔自軒農炎
昊曾無宣國之規虞夏商周非有伐戎之畧豈知華夷仰
德遠近同心穀價無堯湯之憂糧儲同水火之賤精兵利
器勢勇雷霆天馬龍媒量比山谷斯固開闢已來未之有
也至於親隣之道夙契逾深無改曩懷尊感彌篤以爲興
亡繼絕事炳前經推擇庸虛命守宗冀疑方欲仰憑神武
清我寇讎旨喻難遠諸懷更慝明公誕膺時運光贊本朝
勒瑞姜瓖書名何鼎故以通期管樂宜契風雲戮不世之
渠兇殲滔天之巨寇重以三湘放命七國連從征旅東西

漢兒藏滔天之巨寇重以三湘放命七國連從征旅東西
必剪妖逆雖復棧道木閣田單之奉舊齊綰璽將兵周勃
之扶隆漢中宗佐命俱畫卅青光武功臣皆懸星象非貌
非虎之封同心同德之勞校彼功庸曾何髣髴但與在與
亡期於體國喪君有君寧容無主夙承所立猶則孱蒙天
步方難寧可弘濟自淹滯大國志荷恩私朝夕宮闈預奉
顏色黃河白日亟置誠言分災卹患事非虛旨但善相小
國終資大賢定我邦家繫公是賴淮流不竭豈獨琅珈望
能喻此衷懷思之無忽近陸君士有啓陳其禍亂朝旨即
命河東王岳等勒率熊羆便相抵赴道阻且長雖無之及
所聞西浮夏首便當險隘之衝南捍巴陵方拒窺窬之寇
上黨王皇齊寵弟是號宗英親御戎軒遠于將送裴侍中

英起淮南貴族燕事戎行躡冀馬者千群披燕犀者萬隊
來自河陽魯不旬日持節徐武潼三州諸軍事散騎常侍
明遠將軍東徐州刺史始興縣開國侯湛海琮等並前朝
舊將夙著勲庸推轂海邊屬是喪亂雖復拔身有道志雪
朝怨咸預戎行共指鄉國江淮舊隸悉已招携方稟英謨
共翦讎難去月將晦便屆壽春已具舟師將臨江浦使人
入境行陳所懷揆日覘光遲在還牘當使宗祊有主余同
小白之勲家國無虞公保阿衡之貴何其美也豈不休哉
言念此私但以號咽蕭淵明頓首

此篇英華元編在六百八十二卷
邊防門今移于此庶幾略答相應

為王太尉僧辯答貞叅切侯書

前人

孤子僧辯頓首頓首。席威卿反命，具有奉答。馬高仁至，又奉去月二十八日誨，增用傾悚。秦爲不道，西都失守，率土臣妾莫不驚惶。喪君有君，實惟典禮，繼世嗣曆，明於通誥。所以百辟群司，四方岳牧，共立大計，僉議所歸。故紹晉安殿下，用傳寶祚，樹立之宜，無由遠謀。鄰國足下，宗枝蕃戚，德譽早隆，既身限北庭，事隔匡贊。今者借助齊主，揚旆南轅，但嗣守洪基，即旣其主。若阿衡帝載，誠所推揖。弘佐中興，誰曰不可。所望齊朝，永存信誓，謹當命北舟人奉迎。塵駕無容，進枉齊兵。遠於江表，仰冀彌諧。時政用極，奮庸但江東之地，數千餘里，民附國險，水陸衿帶，若舊京從。命楊徐承旨，又恐西南之地，二十餘州，不即威懷，容爲齊國之

患而糧棄之宜更運動靜祇展之日冀在一二謹因馬嵩
仁并遣真威將軍通直郎散騎常侍馬瑱口宣諮述孤子
王僧辯頓首頓首

按陳書徐陵傳齊送貞陽侯蕭淵明為梁嗣遣陵隨
還僧辯不納淵明往復致書皆陵詞今僧辯答書恐

非陵作
後同

梁貞陽侯答王太尉書

前人

姜常侍嵩至復枉去月三十日告具公所懷良以慨息孤
雖庸薄不及通賢猶曰生民寧無心識自皇家禍亂亟積
寒暄九州萬國之人蟠木流沙之地莫不行號卧泣想
林平何況於孤預在宗室家荷報雪之恩身蒙鞠養之愛
先皇之慈也蒸嘗不絕於私廟子弟得嗣於南藩者後

蓋之惠也朱方之地建業之都誰家立陵誰家宮廟豈有
為人臣子荷此恩靈親執干戈自殉家國公之忠孝信感
人神公之盟誓事同懸象雖復宗盟不造骨肉為讎安可
相期盡如蕭答耶古者天子六軍是為萬乘今日凶荒致
闕斯禮偏裨將校尚揜精兵州郡官曹各有交吏未有居
稱袞座行曰乘輿遂無五尺之童高謝千人之長於公明
允意復云何國家彫荒既乏屯衛皇齊與睦幸惠優矜何
乃自起趨趨苟遠隣德克勘禍亂欲立功名咸自軍師豈
在芻隸湛海珍等前朝舊將差匪齊人分給羸兵即是梁
甲非云背信豈曰渝盟朝野群雄何所携貳且公天資命
世再造皇家梁代之桓文蕭宗之伊管誰其遠近不稟英

謨一作謀如有姦回正速齊斧尚何憂於共工何畏於有首

哉所覽來書既為疑難上黨王恭承朝旨不敢相同方篤

隣和不容全異如須臾損更遲行人張廷尉種等所具此

無多及蕭淵明頓首

與王僧辯書

太清陸年六月五日孤子徐君君疑是古人自稱如王績書中亦作王君又一本作

名當考頓首昔者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一作伐之風堯誓湯征

咸用干戈之道至於搖山蕩海驅電乘雷殲厥兇渠無虧

皇極若夏鍾夷弄周厄犬戎漢委珠囊秦亡寶鏡然則皆

聞之矣未有膺龍圖以建國御鳳印以承家二后欽明三

靈交泰而天崩地折妖寇橫行者也自古銅頭鐵額與暴

靈交泰而天崩地折妖寇橫行也自古銅頭鐵額過
臺築擣杙窮竒流災中國王彌石勒吞蝨關河綠林青犢
之群黑山白馬之衆校彼兵荒無聞前史八王故事曾未
混淆九州春秋非去禍亂我皇受命中興光宅天下泰寧
瓊瑣安敢執鞭建武栖栖何其扶轂抑又聞之陶唐既作
天歸鳥啄之臣豐畢將興特挺鷹揚之佐明公量苞金鉉
神表玉璜儼衮欽才平階佇德固以雷連管樂惆悵風雲
濡足維時投竿斯在去歲亮徒不騁言次巴丘鼓聲聞一
柱之臺烽火照三休之殿公則懸麾羽扇猶對投壺戎羯
咸奔鯨鯢俱剪棲舡萬軸還繫昆明胡馬千群皆輸長樂
於是乎夏首西浮雲行電邁彭波東匯谷靜山空扼鵲尾
而據王畿登牛頭而掃天闕漸臺僞帥仍傳首於帝京鄙

塢元兇咸剗腸於軍市青菴赤狄同界豺狼胡服夷言咸
 為京觀公園陵盡拜忠貫長沙神主咸安勲踰高密重以
 秦宮既獲魯殿猶存闢綠草於應門開青槐於武庫長安
 五陵之族劇杜六遷之民襁負而歸都壘斯滿鬻脂藏脯
 遊騎繫鍾故市新城飛薨華屋東莞舊宅人識桑榆南頓
 荒田家分禾黍豈以鄉名穀熟邑號禾興而已哉若夫封
 起龍文書因鳥跡劬勞王室大拯生民自開闢以來未之
 有也雖十六才子明允篤誠八百諸侯專心同德中宗佐
 命俱畫丹青光武功臣皆懸星象棧道木閣田單之奉霸
 齊綰璽將兵周勃之扶強漢壤蟲之比黃鵠轍鮒之仰河
 渠未足云也孤子階一作實緣多幸叨造皇華鄉國屯危公

形影異音之切長龍心習徐庶之析終無開

繫未足云也孤子皆一作緣多幸切造皇華卿國也危公

粒焦迫邛彤

彤彤異音漢書作彤

之切長亂心胷徐庶之祈終無聞

允既而屏居空館多歷歲時豐犯幽祗躬當勦滅何圖釁

咎災極蒼旻號慕煩寃肝腸

一作

暑殞酷痛柰何無狀柰

何惟桑與梓讎若天涯杖栢栽松悠然長絕明明日月號

叫無聞茫茫宇宙容身何所窮劇柰何自忝薦嘉聘仍屬

亂離上下年尊偏嬰此酷昔人迎門請盜恒懷廢寢之憂

當輓輿親猶有危途之懼况乎逆寇崩騰京師播越興居

動止長隔山河朝夕餽餼誰經心眼程糜不繼原粟何資

瞻望風雲朝夕嗚咽固乃遊魂已謝非復全生餘息空晉

非為全死同冰魚之不絕似蟄蟲之猶蘇良可哀也良可

哀也自東都紹漢南毫興殷修好徵兵彌留星館韓宣范

武方駕連鑣蘇秦張儀朱輪華轂而孤子三危是擯四罪
同科聽別馬而長號杖歸旄而求慟王稽反命既無託乘
之恩椒舉相逢誰爲班荆之位昔人違齊處魯時降徵求
亡晉奔秦猶蒙招請問管寧於遼左追王朗於浙東並物
譽時賢卿門公族懸源應務深挾情祈斯豈庸賤之儔耶
非餘生之敢望也但預在輶軒誠爲過誤珪璋特達通聘
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差有黃門啓封非無青紙詔書
郡將州司郊迎負弩鄉亭里候飾館陳兵豈是復介而奔
齊寧當竊妻而逃晉已焉哉差一作難得而言也漢之谷
吉指軀者幾人楚之申胥埋魂者何極孤子何所歎焉但
顛伏苦廬徒延光晷夫以喞噍鷺雀躑躅鳴號含識懷靈

其漏且夫魯一作耕雨雪猶尚悲歌蘇使幽囚無馳

兼有其痛且夫魯一作魯耕雨雪猶尚悲歌蘇使幽囚無馳

疑哽噎公履忠弘孝冠冕縉紳化感煙雲量標海岳行糜

仲月王政無塞疑分穀高年仁風斯遠固以衣纓仰訓黎

庶投懷今日焦惶彌布洪澤雖復孤骸不返方為漢一作漢

北之塵營魄知歸終結江南之草孤子徐君頓首

梁貞陽侯重與王太尉書
前人

淵明頓首頓首席威卿等還枉此月十四日告披覽未周

一作終良深慨息昔長平建一作失策猶聞蝕昂之微一作奇踈

勒效一作微忠時一作實致飛泉之感豈在余涼德書不盡言

遂使吾賢猶迷所執一作迷斯故銜哀掩淚仍復披陳者

也孤以庸薄寧有霸圖侯服于周常懼盈滿豈望身居黃

屋手御青綸揖讓而對一作三靈端委而朝百辟詢諸圉

牧莫不皆知援誓神明固自無爽但大齊仁信之道關於

至誠睦隣之懷由於孝德遂蒙殊獎歸一作嗣本朝拜首

陳辭敦誘彌廣一作既而仇讐未殄方一作憑大國之威

宗祐一作社一作帖危尤一作仰親仁之德僊僊恩寄號覲惟一作

載深而勅諭分明信誓殊重乃云邦家有乂社稷無虞凡

廣陵歷陽皆許見還白水黃河屢奉然諾至於夏藩一作

衝要控遏上流且命強兵為我此一作據若一作其自有

精甲能捍醜徒並用還梁皆如前昔一作經忝竊

屢守淮肥門生故吏遍於江右凡諸部曲並使招携投趨

我行前後雲集霜戈雪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

作一作臺之伏文物以紀之聲名以發之斯實不世之隆

靈一作臺之伏文物以紀之聲名以發之斯實不世之隆

恩寧一作豈一作曰循常之恒禮明公固天所授弘濟本朝曲阜

同功營丘等一作並一作烈若夫伊尹庖厨賤宰霍光階闥小臣

諸葛亮無應變之才管夷吾非王者之相論其世業較彼

勤一作勲一作勞書契已來罕有明德且程嬰之義自古為難荀

息之忠良以喜慰一作甚一作嘉慰一作但先一作前一作朝秉玉鏡之符御金

輪之寶菩薩之化行於十方仁壽之功一作風一作沾於萬國兇

人侯景遂殄邦家何況於今亦有吳會江東如掌差匪虛

言淮陽一作南一作在面方此非局不稼不穡多歷歲時大東小

東全無機杼關中醜虜寧非冒頓之鋒齊國強兵便一作乃一作

是軒轅之陣西一作東一作南當扼喉之勢東一作西一作北承撫背之

東... 南...

未用

機首尾交

一作齊

侵華夷俱騁

一作逞

而冲人數歲復

一作天

子

方賒德未感於黎蒸

一作人神

威不加于將帥斯等

一作曹

快快

非少主

一有之字

臣安有碌碌因人成事公之才具雖復明允

光明勢何如於天監時何若

一作如

於大同棄與國之隆恩

當滔天之猛寇匡救之德翻未有從忠許之謀誰其

一作云

相曉卧薪待火方此弗危繫草從風儔之非切

一作匹

若能

思其上策審此英圖

一作謀

見引軫獵之車還向長安之即

一則二則惟在大賢外相內相終當相屈正當携諸舊隸

率

一作從

我賓遊朝服簪

一作簪

纓直拜園寢梁人望國俱登

赤馬之舟

一作出

齊師臨江仍轉蒼鷹之旆分袖南浦揚鞭

北風民不疲勞軍無怨讟如其執事尚秉前言將恐戎麾

北風民不被勞軍無怨讟如其執事尚秉前言將恐戎虜

便濟江表何則西浮夏首一作已據咽喉東進彭一作波

次指一作披其心腹廣陵京口烽煙相望魯折聞邾方之一作茲

尚遠胡桑對薊北一作此為遙水陸爭一作前龍虎交至

則揚都蕩一作薄定功自齊師江左臣民非關梁國一作豈

不追一作退慙後主崇寄之恩還負齊朝親隣之意東門黃

犬固以長悲南陽一作河南白衣何可復得立茲幼弱非曰大

勲一作天助滅我宗枋一作桃何所逃豐一作責今復遣前吉州刺

史馬嵩仁至彼十字一作更其往懷想不遠而復無貽抵一作

禍悔也若英謨有在方興祀一作嗣夏之功明監如違便等

過殷之嘆存亡社稷一在於公一作斯臨紙崩號不復多及

蕭淵明頓首頓首

文苑英華

世

宋

此篇六百八十二卷重出今削去注異同爲一作

王大尉僧辯荅貞陽侯書

前人

僧辯頓首頓首白席威卿至奉今月五日誨披函伸紙號
耻交哀天未悔禍地維重絕九縣沸騰四海悲憤嗣主欽
明濬哲齊聖廣淵體自宸極受命文祖主梁祀者非此而
誰且年倍漢昭弗明上官之詐德踰姬誦彌昭周旦之誠
今海內衣冠中朝卿士或南陽舊隸官成天監之初代即
故臣榮光承聖之始莫不人竭其力爭求効命輸心嗣主
以報先帝之恩今荆陝淪躔正是江北數縣即東南藩翰
萬里而遙主甲治兵艦舳相接長波天限方漢城池修德
緩民中興可待孤子本以庸懦加復窮喘且平生素蓄志

不在位世蒙朝寵身實許國武皇擢之千里先主申其言
顧因此踰濫遂居端右屬天步艱難寄深憂積方欲詢于
髦傑採之輿阜同康時務共贊皇猷一彼車書刷茲讐耻
然後守其侯服歸老赤松至如今日使頽白事披奉來誨
承彼迭還今琬枝令戚播越秦虜明公儻能入朝同獎王
室伊呂之任僉曰仰歸寧不副茲仄席濟扶匡救若斯言
不渝更聽後旨便遣鷁舟弘舸奉迎麾旆但闕來朝意在
主盟今江東所奉彼屬披圖未蒙朝意一作音鄭拒子忽左
史是之漢背劉襄班書稱允况屬踈於錯彌不敢聞命謀
期通識賜亮此誠孤子王僧辯頓首頓首

梁貞陽侯與陳司空書

前人

淵明頓首頓首軒轅既作遇蚩尤之兵顓頊爲君阻共工
之亂雖復搖山蕩谷驅電乘雷殘厥兇渠曾靡遺孽未有
時當至治世在欽明元惡滔天遂陷邦家者也我大梁開
金繩之寶諜紐玉鏡之珍符功烈與造化相侔德施與風
雲俱遠戴日戴斗何向不賓太平之基無思無屆逆賊侯
景穢亂本朝釁重聰彌凶逾弄泥後主天經地緯義冠人
靈驅馭熊羆遂剪勅盜少康祀夏何可對揚大戊興殷彌
無等級不圖天末悔禍喪亂芳竹臻羗賊憑陵侵蕩荆漢乘
輿辱旣陷克徒黎獻崩騰首天不淪沒故以哀窮兆庶痛
極蒼旻者也夫諸侯釋位寧非亂禍之朝宗子維城本濟
殷憂之日武皇遺胄皆陷虜庭乞命偷生何能支久孤宗

室之長爰自布衣辛癸之朝如容身靡託追惟先業大庇生

室之長爰自布衣辛癸之朝容身靡託追惟先業大庇生

民既雪伯井之怨仍紹桓王之霸孤二三昆季情禮獲申

等預蕃枝偏承皇德近歲彭都之役得備戎昭

一作鞍甲行

之勞庶訓天寵况復邦家不造至此橫流凶狡猶存何所

逃責固以提戈負劔卧泣行號言念荆巫志雪讎耻太齊

德並天地明符日月隆禮詔俗張樂被民義感華夷仁侔

造化玉羊銀甕嘉瑞必彰澤馬山車禎符惣集若夫中原

猛士本自無窮沙塞精兵斯何有

一作有

量是以家國之富

文景所未儔兵馬之強秦漢所未敵但親隣之道既篤夙

私明發之懷彌敦先好以為興亡繼絕聖典通規爰命無

庸嗣守社稷

一作宗社

既方憑大國庶討仇讎恩喻難遣諸懷

慙哽公體茲懋德毗奉中興歸自畚畚志在討亂至於雲
行電邁谷靜山空扼鵲尾而定玉畿登牛頭而掃天闕漸
臺僞帥將傳首於帝京鄙鳩元兇皆橫屍於軍市高庸茂
烈振古希儔承此欣然深所嘉歎今者殷憂未已禍難相
尋宗社無依奧主宜立夙承所眷尚在冲年王室猶難何
以康濟董侯幼弱終覆漢朝馬業童蒙仍傾晉室所謂前
事之不忘後事之龜光也孤過荷恩靈預奉帷幄黃河白
日亟降誠言分災卹患事非虛旨但當小國之禮無失敬
恭闔境人民俱勞寤寐亦方窮人爵之重以報非常之功惠
覽今書希能留意也上黨王文高劉德武冠曹彰爰降宗
業遠于將送裴侍中英八起贊奉師德俱事戎間月壘連營

雲旗敵野同集江淮翼我歸旆湛海殄等並前朝舊將夙
著勲庸江左氛妖投身齊國今者皆蒙恩獎並在戎行歸
附明公共剪讎難去月將晦便屆壽春已具舟艦將臨巢
浦若公爲內主方同國子之勲余以定家得免臧孫之嘆
豈不功名富貴共保無疆前望鄉關唯增號哭蕭淵明頓
首頓首

代陳司空答書

前人

某頓首頓首使人孔文端至奉此月四日誨兼翰累牘俯
加循覽以悲以慰先皇聖德在躬體道康哲允恭克讓就
日望雲玄雀銜書皇天眷命光宅區宇司牧黎元澤與風
行恩隨雨散朔南暨教要荒貢篚而運鍾百六時屬陵

一作

屯夷賊臣侯景內壘中國掘剪公室鞭撻寓縣三光掩曜

四海分崩嗣后大孝發衷一作哀志清國豐載齊車以誓眾

墨衰裳而鞠旅遙授兵略沿流電邁不崇朝而戮封豕纒

信宿而剪奔鯨雖天未絕梁伊帝之力方欲克復梁雍吞

滅嶠函即都渚宮將議進取而穹昊不惠頻降愍凶秦氏

兇狼肆其霄暴主上幽辱鑿與播遷悲結萬姓痛深九服

社稷湏主天下難曠晉安殿下地惟密戚親實愛子弱表

徇齊幼而岐嶷群公卿士岳牧藩鎮莫不頓首屈膝請嗣

宗祧王太尉秉德居宗實為元輔僕以不敏預叅末將今

朝野寧晏方鎮協和戮力華夷同獎王室庶竭股肱蕩刷

讐疊殿下夙標令譽早播明德親則章興漢朱虛侯典居一作

地惟蔣邢昔因多故託身大國今蒙發勅已次壽春載

地惟蔣邢昔因多故託身大國今蒙發勅已次壽春載
披來旨實深傾注但帝子承制非為乏主冢宰巨翊寧俟
長君雖則末學頗聞前載成王賤祚曾未壯年昭帝君臨
實惟童孺若以家國多故思濟艱難仰惟尊戚莫不屬望
分陝之寄側聽高寺如使不繼親地便議崇極上相居中
自當奉報昔仲子舍孫檀弓有作趙求外主穆嬴以啼前
事不忘可為故實蕃維末鎮敢用多陳遠降誨函唯深哽
佩陳某頓首頓首

梁貞陽侯重與裴之橫書

前人

張佛奴昨還得去月二十九日書覽以增慨昔桓公始反
管仲親射其車重耳初還呂卻終焚其室頃家國多患頻

遣閔凶前事不忘便爲龜兆所以皇齊大德禮秩兼常威
武紛紜洪恩汪濊况復旌旗照日鼓吹從風文物俱華羽
衛相鬱書契已來斯未有也卿天監之始門官有成承聖
之初身名俱泰正應勤王効命訓二后之恩憂國如家報
三靈之寵何有方規異志苟樹童蒙阻地險於長川忘天
討之應及孤昔忝蕃維非無遊士平原之館乃乏如錐田
文之家差有彈鋏雖復李廣墜下莫不封侯衛青故人多
懷彼此豈可文辭簡畧禮等平交披封伸紙益多歎異相
鼠無儀表詩人之作茅鷗刺傲彰魯史之文宿昔相期不
應如此衆軍即便頓江關相見在近不復多及蕭淵明頓
首再拜

裴之橫谷書

之橫白足下定國等至枉雅誨具高氏致送之旨即彼行人遠到京城大慰應有成命但江山夔阻未奉朝廷報辭第下國之麟趾先朝所寄籍彼隣好義深主祀自宜單車入境端委還朝而朱旆啓行戎旌望國江東士子未達高懷僕早預簪裾夙叨眷與弦矢既睽江淮成阻青黎裁封雖斷西鳥之辭白雪在天豈無北風之歎但變故紛紛忠貞宜顯寒松負雪誠愧節者之徒勁草疾風寧忘烈士之槩齊師若反旆淮路退舍肥水彼之敬送止縉紳之徒此之奉迎則軒蓋而已伏聽朝旨遲申展敬之橫白

與徐陵薦方圓書

周弘讓

吾荷朝恩得安丘壑身名兩泰夫復奚言但願沐浴堯風
遨遊舜日安服飽食以送餘齒然性靈未能灰弭其間復
須友生言晤後來英俊並出方爲時生林谷之中鮮逢退
逸唯趙郡方圓栖遲天日年過強仕不慕時榮文史足用
學藝優敏中歲暫遊宛洛豪第識異其人方儲之亂衣冠
未絕雅奉閑逸得性丘林與吾朋遊積有年歲今復同在
巖壑畢志風雲琴按清商詩題空谷比幽貞道缺考盤絕
詠賁五履二兩爻無間方今公且作輔億兆攸賴激衾懲
競儻自圓起翁以搜揚佐世水鏡求賢脫能登此仄陋論
綸一作言是屬翹弓遠賁則山谷咸勸足令廉風復振懦夫
能立豈不弘哉圓若蒙此旌招未必不鑿坯而達於廊廟

不能賁然來思而於退讓之道於斯爲貴也弟未

之用脫不能賁然來思而於退讓之道於斯為貴恐弟未
究東川人士聊復起予今言吾家上宰之貴無以微裨萬
一此舉脫復入聽少得不賁夙心周弘讓白

荅周處士書

徐陵

辱去年三月二十七日告仰披華翰甚慰翹結承歸來天

目得肆閑居差

一作差

有弄玉之俱仙非無孟光之同隱優

游俯仰極素文之經文升降盈虛盡軒皇之圖藝雖復考
盤在阿不為獨宿詎勞金液唯飲玉泉比夫煖石紛紜終
年不爛燒丹辛苦至老方成及其得道冥真何勞逸之相
懸也又承有方生亦在天目理當仰稟明師摠斯秘要豈
如張陵弟子自墜高巖孫泰門人競投滄海何其樂乎聖

朝虚心版築尚想立園若彼能赴嘉招便當謹申高命但
 其人往歲亦望至京師觀此風神確乎難拔故以忘懷爵
 祿詎持犧牲之談高視公卿獨騁蜡鯨一作蚌之訓所恐有
 道三辟公車十徵若斯者終當不屈此既然矣請復詳言
 若楚國兩龔同時紆組漢陰二老相携抱甕兄之幽貞若
 其鑿坏負石方同形影結綬彈冠無容越楚况乎糞土獲
 寵羶臊名器已行所不欲非應及人忽承來音良以多感
 何則穎陽巢父不魯令薦許由商洛園公未聞求徵綺季
 斯所未喻高懷而躊躇於矛楯也唯遲山阿近信更惠芳
 音如或誠言謹便一作使聞奏第夙勞比劇不復多呈徐君

三
 名
 白

卷諸求官人書非書前人

自古有

此無一字

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門胄

逐其少多

一作大小

量其官爵但古來數千年非無明時也非

無明主也自有才用雖美階級不通門戶雖高官資殊屈
若斯人者其例甚多請問諸君此是何義夫一千錢一斛
米之多少猶關相祿况復皇朝官爵理係玄天內典謂之
為業外書稱之為命五行有驛馬之言六甲有官鬼之說
必令驛馬特發官鬼尅身所望借榮便當果遂如其不爾
決是難諧豈可改尚書作官鬼驅老僕為驛馬耶若見問
尚書何不分判用與不用許與不許僕答云君非屈滯豈
可相期決言應果若今驛馬差爽便是乖信此關君命僕

何以相荅耶若朝散之流行止之屬門戶相似人才不殊

選家斟酌無能為爾若陟大位清官悉由玄命夫人君賓

用並是前緣故宋文帝云人世一有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

輒憶羊玄保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

悌自此而論豈非前業且世諺云圖官在亂世覓富在荒

年梁孝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大尉接荆州之禍敗爾時

喪亂無復典章故使官方窮此紛雜自紹泰太平及未定

中一作未聖朝草創爾時州州自帝郡郡稱王天下干戈

一作干尚無條序兼以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之寶難

得黃紙一作之板易營假以官一作權榮一作權代於錢絹義在

一作撫綏無計多少又有非舊一作非地非才託節將而

因時人以買位賣官既賤皆為清顯故一作員外常

求官因時人以買位賣官既賤皆為清顯故一作致令員外常

侍路上比有諮議參軍市中無數四軍五校車載斗量豈

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口富年華主上體成王之

風太傅弘周公之德西戎北狄畏我王威時既清矣時既

平矣何可猶作亂世意而覓非分之官耶一作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

凡人所以稱屈滯者身已不無寸能官又不及父祖既是

明特可以於邑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太屈未喻高懷

若問梁朝朱領軍等一作亦並一作亦為卿相此不踰其本分

耶此天子所用一作此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舊章秦有車府令趙

高直為一作直至丞相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為丞相此復可

為例耶僕七十之歲朝思夕計並願與諸賢為真善知識

曾無嫌隙差可周旋非欲令君作此怨訴但既忝衡流應

湏粉墨庶其允當無負朝寄耳去年疾患亦

一作餘氣息

不能相答通作此書所望諸賢深明鄙意徐君白

一作皆陳書本傳

... 入池以補風... 大御公周公... 所章其... 谷江... 英華卷第六百七十七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八

書十二

贈荅中

答族人梁東海太守長孺書一首

重與蕭十書一首

重答李清河書一首

贈常司業書一首

答蕭十書一首

答族人梁東海太守長孺書

其人囚梁未入北齊

徐陵

恩報近歲奉使來歸辱彼河清年中告行并惠以明鏡亟

離寒暑雖復時陳梁鶴日照孫

一作孤

鸞言慰相思反增離

眷劉傳三常侍還又承書札銀鈎甚麗玉疏依然開封仲

紙破愁為笑素秋方屆溽暑稍闌體中何如善保元吉藜

臺之璧少海之珠何必鄉里所在為貴卿託身大國既已

積年彼朝英彥理相欽挹方當交辟三命清官兩宮何乃
濶然遲有問也吾七十之歲崦嵫已迫朽老之疾隨年而
甚徒懷北邙之切未遂東都之期牽役承聞但有衰頽賢
從君政佐佑興基中舍一作書 謚殿中並休宜自別有書問
來告訪吾文章吾自歸來鄉國亟徙炎涼牽課疲朽不無
辭製而應物隨時未曾編錄既承今告輒復搜檢行人相
繼別簡知音但既乏新聲全同古樂正恐多慙於協律致
睡於文侯耳燕南趙北地魚天涯言接未由但以潛歛善
敬德中郎並北境之良選皇華之上求若可輜軒別當委

白君問

重與蕭十書

李愷

再覽來封皆如一面秋熱未解所履如何某拙疾但昧於
理耳崔子日月漸遠弟故人情多一慟深衷豈易論也委
曲具悉待彼官到若有商量與申後意彼有人作主人否
承卽欲還豈不能一至此也外郡感別情不易言道路無
畱滯朝廷待士論屈日深佇聞鳴躍勿至斷絕弟多才博
識言成措模某棄廢之人何能爲也言談次可吹噓之合
不負公私亦親故之情耳千萬千萬不具李愷諮

重答李清河書

蕭穎士

名白臨清傳馬子遠至昌樂奉問及亦旣披緘慰慘交集
幸甚幸甚亡友存日側聞緒言以其先門在殯舊塋未祔
將事啓卜指用早秋見託不才俾述銘誌手草行狀遺本

猶存豈期遠日未臨長夜俄遣埋追遠之純心受終天之
永酷幽冥憤歎豈其可言南陽王公聞而傷之近賚錢二
萬以濟所欲兄又不以人廢言克申後意則不腆之作刊
就有期既往之魂瞑目無悔存歿所荷非二公而誰然後
知燕王無以矜其吊疑作市骨魏妾不獨申其結草矣辭奉
日遠係積難任惟珍重因還騎不宣名再拜

贈常司業書

前人

月日穎川男子蕭名敢復書於京兆常天子足下嗟乎事
有勇於昔聞而怯於今見求之累月而棄之一言此其勇
於昔聞而怯於今見者固見之不厭其成也求之累月而
棄之一言者固言之未通其情也難進為志士之節知者

實感銘之選可不謂難哉必也昔也昔也

實盛名之選可不謂難哉必也若也不磷於進趣之幾交可
判於言談之分雅心特達中義不回者能之由是而其來
也必審於幾其去也必揆於分爲能擇木木不能擇鳥離
合是非之迹在主不在客則僕之所以怯乃足下之所以
難也嗚呼將見不見聞不聞惟難僕所以盤桓顧望且累
月焉惜知音之至希一絕不再也淒然不謂幸不恠乎僕
家業山東非舉選時不至三輔而倏來忽往亦已再三一
昨遇謝官乃不知門下省與朝堂所在足下試以此等事
相對豈輕於進退者耶而願託深期積有年矣幼小日曾
竊窺足下所著兩京新記長來追思實爲善作人疑所知
殷晉丞接清言僕幸因之飽於餘論思心諫遲疑以日爲

年頃數歲前足下新除吏部郎中時曾於都省之間昧然
一謁足下亦頗垂顧接而今得無忘耶豈或念此便謂僕
爲輕於造詣者也僕往時之舉誠復輕率然自足下則有
固求而不至者焉足下誠問僕於衡軸諸公必知未有一
人言僕造其門矣以正月二十五日至自東京叅後迨茲
遽承足下屢垂訪引又賢弟曾一陪宴席貴壻徐子舊所
交歡豈不足假延譽於門庭披舊積於心腑耶何曩之不
能往也如此所謂勇於昔聞而怯於今見者矣仰惟足下
旁求百氏獨步當朝抑揚鑒戒時難與擬自甫登清貫垂
二十年更事旣多閱人不少尚能紆迴雅慮辱在小人懃
懃懇懇至於數四何其異也方今運偶休命賢才至衆龍

勤心懇懇至於數四何其異也方今運偶休命賢才至衆龍

門之下躍鱗所萃豈復吹噓眇昧之地尚微一蕭茂挺乎
雖足下惠顧轉深而僕愈自疑也未知足下設何禮以接
之竊觀今之文人雅操大缺內不能自強於已外有以求
譽於時遽蒞闈茸人望口氣謂其高位必以援登芳聲要
以用致而當路者既不能人人有許郭之兄亦因依左右
惑而客一作容之由斯而達十倍八九翕翕闐闐而忘返致
令待士者不能備其禮懷才者無以表其誠混淆委翳良
足嘆也亦知足下爰自諸生早云峻拔策名從仕青標有
素世所希也而時事共然頽風一扇詎知來者有貞純之
士得無繫累於流俗乎僕褊介自持羸踈浸久平生峻節
未嘗屈下恐足下尚以為風塵一士名位不侔行言致迕

音容便阻則麋鹿雖微欲服之轅輒且必異於騏驥矣挺
而走險何公之門不可曳長裾乎此所謂求之累月而棄
之一言也足下名卿之孫相門自出妙年籍甚寵駕時賢
俯仰周旋故已在雲霄之上而僕淡穎之間一後生耳不
知足下何從而見訪耶高命驟臨恠嘆無寡竊爲重之忽
記往年奉詣時足下云孫大所言第一進士子則其人不
肖誠愧孫公之過談足下誤聽然尚恐足下正由此見知
苟曰其然則足下未知之也嗟夫漢有言曰公知其一未
知其二此言雖大可以喻小若孫考功之於僕可謂知其
一矣一作也深矣可不忘矣然其所未知者乃三四不啻豈
二而已哉慎子有言以離朱之明視秋毫之末於百步

之外觀水一尺則不能見其淺深何則所賦者異也曩時
與孫考功無里閭交遊之知親朋推薦之分勢懸望阻聲
塵不接躡無情之路迴必斷之明懷恩下隔於至公而見
遇盡關於薄技則是僕詞策之知己非心期之知己故曰
可謂知其一也丈夫生遇昇平時自爲文儒士縱不能公
卿坐取助人主視聽致俗邕熙遺名竹帛尚應優游道術
以名教爲己任著一家之言垂沮勸之益此其道也豈直
以辭場策試一第聲名爲知己相期之分耶若由此見知
僕不才者幸嘗遇賞於孫氏瑣瑣之文何足枉二賢深顧
哉足下蘊丘明之耻資董狐之良載筆延閣職司國史誠
朝之得人竊爲足下重之斯未易任也亦知足下懷獨見

之明後來諸生固無借其一字然聞此一字無受金於呂氏之

藏者不可謂之秦無人矣僕不意少有此癖心存日想行

已十年時命不貸所懷莫就而朋從之間或謬見稱說亦

何知足下不緣此見訪耶苟曰其然則僕心期之知己未

始或移於足下矣非曰能爾敢事當仁何者僕私心自料

亦已熟矣今朝野之際文場至廣揆藻飛聲森然林植必

也扣精微於賞鑒之府稽折中於序述之科如僕料得足

下門而入者寡矣僕不敏竊嘗自以為升足下堂而未入

於室也但足下未深知耳僕與足下無世業通家之舊屈

伸之際僕輒預舒慘焉聲同氣感不知其所以然也夫司

業古成均之貳學政是循國風伊始先哲王之所以導人

德業長世者曷嘗不就學校而奔風化耶梁代劉勰

樂古成均之貳學政是循國風伊始先哲王之所以導人
敏德謀猷長世者曷嘗不就學校而奔風化耶累代劉嗣
芳自尚書左丞除國子博士于時物議以爲妙選近高宗
朝樂安孫公以宰臣之重再轉此官朝廷素望初不點缺
斯尚學尊儒之道也今來擢用此塗稍革必當由憲臺而
遷會府典綸誥而掌銓衡一履學官便爲屏棄雖不足以
斷賢才通塞之路而常情積習可不謂然乎頃在洛中聞
足下初出南宮僕惕然不樂尋知是下載司東觀又翻然
以喜王綬有言國寶雖不我知我自知國寶此之謂也夫
人生相知亦有運命在僕素誠乃命爾足下果惠而訪之
豈人事也以足下陵矣青冥漸漬恩渥雍容壁沼之觀耀
映石渠之府而屈伸小數僕尚預其慘舒况乎淪厭盛時

悲涼壯歲宿心有在得不爲先達論乎臨書耿耿不知自
已惟足下實深諒之今請以一世浮沉之端一身能否之
効從始至末仰訴知音言而不應命之極也僕南遷士族
有梁支孫系祖司徒鄱陽忠烈王追蹤二南邁德荆郢有
于四十人俾侯錫社入鄉出牧且忠且賢終始梁代第三
子侍中懿惠侯大同中以信武將軍都督北兗州緣淮南
軍遺愛在人詔學士謝蘭撰德政碑文長子山陰侯儒術
精博世有盛名隋代山陰第十一第常侍君才標清峻見
崔子發齊紕陽玠著談藪亦稱俊爽而有才辯隋開皇中
徵爲東宮學士謝病免少子零陵通守以再從姪齊王諮
議府君爲後則小人魯王父本則惠侯第十七第大尉宜

豐侯之後太子太保梁安公之孫宜豐有忠孝大節見稱
梁季迹光五史分載南北安公以前代宿德再縮台傳於
義寧武德之間同堂兄弟百有數十自梁涉唐多著名迹
終古蕃盛莫之與比貞觀之後群從凋零垂拱以來無復
大位越敬王之圖匡復也王父實預其謀擯身江海不臣
武氏舊業邠岐一朝瓦解內弟琅耶王仁簡標列傳贊脩
昭事迹家君子少丁家難辛苦百罹事繼親長異母弟育
孤姪以孝友聞於姻族僕生於汝穎幼而苦貧孜孜強學
業成冠歲射策甲科見稱朝右當此之時爲奮筆飛鸞鳳
摛論吐雲煙明主可正議而干群公可長揖而見何言日
損一日年貶一年蹉跎半紀乃朱方一下吏耳興言念此

不覺氣之交胷從來事業復何所用未可為不知已者論也僕平生屬文格不近俗凡所擬議必希古人魏晉以來未嘗留意又况區區咫尺之判曷足牽丈夫壯志哉而時議喧喧輒復見數亦嘗標獎恩於銓庭振塵一作聲於輦下而今拙句尚在人口已云再矣復何補於淪棄耶嗟乎以苗侍郎之至公待物以僕之直道干時取捨之端理關於一試由来賞待亦云乎不薄而壯年志氣盡此一行時耶命耶若此之甚也又溺志著書放心前史乍窺律令無殊桎梏使終身學此未知得時用茲措足寧逃罪戾髮膚不毀豈若是也惟疾之憂寧逃罪乎僕從來宦情素自落薄撫躬量力栖心有限假使因緣會遇躬力康衢正應隨

文苑英華之例以箴規諷諭為事進足以獻替明君退足以

薄撫躬量力極心有限假使因緣會遇躬力康衢正應隨

侍從近臣之列以箴規諷諫為事進足以獻替明君退足以潤色鴻業決不能作擒奸摘伏以吏能自達耳况乎累土之漸升天無階自經窘蹙千端萬緒方欲議一官之資勤歷政之効信茲課最跂彼京畿不二十年未免斯厄舉足踏坑穽揮手挂網羅摧折庭臣之威誼啾卒伍之役捨長用短雖智何為安得一作見鼓鍾可樂便將饗爰居以愁也近日見苗侍郎乃云以子文章非文章才所及異時大用不繫于此得會當再發方成一舉嗟夫以文體為言則爾而一身自卜且又不然一作能何者僕向時之試非不工也苗公之言非不知也以得便之試逢見知之言詞殫理極卒孤始望自茲以外更安可料哉僕有識以來寡於嗜

好經術之外畧不嬰心幼年方小學時受論語尚書雖未能究解精微而依說與今不異由是心開意適日誦千有餘言復楚之威不魯及體有時疲頓即聊自止息不過臨池水視遊魚耳頃來志若轉不耐煩觀園基讀八分書亦憤悶除經史老莊之翫所未忘者有碧天秋霽風琴夜彈良朋合坐茶茗間進評古賢論釋典已又酒性不多消滴輒醉適情緩飲則樂在終席雖體氣薰薰實加困憊而中心醒悟了無惑焉常時知故以此見寡三杯之餘則任意縱誕就閑窓或屏風間曲肱岸憤怡然自處或經過廣座稠人之中綺筵四匝珍羞盈品爽心翻然有時閣著若乃擊歌亂奏繼以舉白博奕樗蒲呼梟爭道優姬艷妓喧雜

左右易貌變聲千態萬曲卽嗒然氣盡無所覺知心識低
徊魂動神撓但思臨長風一大叫耳雖復卻昭子之驚楚
奏夏仲御之逃越巫何以加之一行郡邑志尚都沮事與
好相背責與悶相成察列不諳悉異之又以爲務恃文詞
傲弄當世同聲悉疾何地自容可歎息也直性褊中少所
容忍於心不愜未嘗勉強昔常話文章得失論姓氏臧否
忤人雅意累悔無及友生邵軫深以爲言四五年來絕無
此過終朝杜口不復發端偶然見問則率意便荅必不能
矯情飾理雷同取合而今世風流見異者衆雖三五至交
才名久著一叅名理俄然楚越而州縣之禮捨義重權小
人跨躡便成簡倨卑身下氣已自不堪詞色之端更求附

會守初心則嫌猜起將任節則操履全乖丈夫行已三十年讀書數千卷尚不能揣摩押闔取權豪意旨况復終年怏怏折腰於祿吏之下哉古者右史記事左史記言記事者春秋經記言者尚書是也周德既衰史官失守孔聖斷唐虞以下刪帝王之書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託詞以示褒貶全身遠害之道博懲惡勸善之功大韓宣子見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有漢之興舊章頓革馬遷唱其始班固揚其風紀傳平分表志區別其文復而雜其體漫而踈事同舉措言殊卷帙首末不足以振綱維支條適足以助繁亂於是聖明之筆削褒貶之文廢矣後進因循學猶不及竟增泛博彌敦簡要

纂敗之文廢矣後進因循學循不及竟增泛博彌敦簡要

其迷一作述固久非可一二言也僕不揆願嘗有志焉思欲

採魯史編年著歷代通典起於漢元十月終於義寧二年

約而刪之勒成百卷應正數者舉年以繫代分土宇者附

月以表年於左氏取其文毅梁師其簡公羊得其覈綜三

傳之能事標一字以舉凡扶孔左而中興黜遷固為放命

昔荀仲豫袁彥伯二賢亦嘗筆削紀年裁成兩漢晉代則

孫安國編次南北迄穆帝之終其道鸞一作鑿齒幾原叔

庠繼踵于宋齊之間矣梁武烈太子以弱冠之年早事刪

錄雜諸家之說著三十家春秋泰清之季金陵版蕩元帝

嗣興乘輿不復東臺典籍悉上荊州及郢都淪喪焚燒畧

盡史策遺逸散在人間同源異流十家俱起而究終始一

氏則何劉二典存焉陳紀裁於野王齊志創於君樊蔡學
士集江陵故事撰後梁春秋隋季有後畧一家亦行於世
秦趙涼諸國亦有得而稱元魏及周無聞焉爾自漢元卒
於大業期運驟遷史籍填委編年之作亦徃徃而聞其間
體裁非無優劣終未能摧漢臣僭偽之鋒接魯論之緒附
庸班范魯何足云雄鋸獨斷抑非諸君子之事也誠智小
謀大綆短汲深加之數年可以集事嘗願得秘書省一官
登蓬萊閱典籍冀三四年內絕筆之秋使孟浪之談一朝
見信寧不知立身有百行立名非一途豈必繫心翰墨爲
將來不朽之事也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
者乃不朽之末耳然則古之終年著述者亦已知之心有

所存正爾不能自己也豈求見重於千載耶校理是司於
今絕望刊削之志事即都損矣聖朝官人宜求稱職使道
皆適務時無棄能何須銓一作衡枉分如此僕以三月二
十六日拜讞闕庭邇來凡四十餘日正以足下之故未便
東行又不能斷夫人與不見於胷中由此致淹泊耳幸足
下勿謂僕爲後輩一生聞其小有所知但欲輕一召來試
觀其談說也僕過於足下豈徒伯喈王粲之嘉會子產延
陵之脗合耶雖數百年外邈爾相望亦不爲遼闊也况契
心期於俛仰之顧得不重哉僕從來綴文畧不苦思惟專
心舊史企望有成不復能以他人手筆冀流傳於人世所
以援毫襞紙見推疾速自今月五日始作書首末千餘言

經半旬乃就加之筆札斯亦勤矣誠如殊剪截之清詞長
謬悠之曷說然苟非足下安能有此課之善士之託於知
已恨鬱悒而無所申非必求利也計足下之年應長僕二
十許歲亦已懸矣而才名位望之隔則又可知所不聞於
夙期者道耳足下本以道垂訪小人亦以道自謀故此書
之禮過於慢易成足下之高耳苟道之不著而名位是務
足下之趨風者多豈惟一蕭茂擬小人之受侮亦衆豈獨
一常夫子乎足下必不以爲狂而亮其志越絆拘之常禮
頓風流之雅躅乘躡履之遇展傾蓋之歡則重賜一書猥
荅誠貺旣奔足下不暇豈敢差池若文不足徵道未相借
請見還此本謹俟燒焚無爲輕置蓋詭使識者一窺齊楚

交失非古之君子退人、有禮之道也。雜詩五首謹以奉換。
聊用代情不近文律耳。名再拜

上荅蕭十書

荅獨孤秀常述

述白忽在書問詞高理博尋翫反覆罔知厭倦。述聞登太
山者覩藂薄而迷其方面涉瀛州者挹波濤而憚其淺深。
蓋廣大則昧然難為究足下貫穿群言靡不該覽聞一以
知十切問而近思詞人之淵藪僕誠不敏何以當斯乎足
下無棄芻蕘輕投瓊玖講學先訓足以起予所一作發微
言孰不賈勇謹當掃陋巷之庭宇望君子之軒車博約之
道以俟會面常某頓首

卷之六

知不足齋

卷之六

書十三

三

知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九

書十三

贈答下

上權侍郎書一首

答獨孤秀才書一首

請符載書一首

謝李巽常侍書一首

李巽再請書一首

再答李巽書一首

李巽又請書一首

又答李巽書一首

寄南海王尚書書一首

答澤潞王尚書書一首

寄贈于尚書書一首

與崔群書一首

文章上

與李那書一首

李那答書一首

答李顥之書一首

上隋高祖華文華書一首

上權侍郎書

獨孤郁

載權德輿集

貞元十三年八月日獨孤郁謹上書于舍人三兄閣下郁

以世舊遂獲謂

文粹有見字

叙故人

文粹權集並無人字

大賢之遇郁也

亦不以常交言之際

文粹無此字

眷意甚露郁瑣瑣鬱堙三年

無聞摧頽折羽而不喜者非失意之謂非尤人之謂蓋將

因事自罪而不喜也借如豫章生於擁腫小木之中樵蘇

見之亦以嗟矣一有不嗟則必自與擁腫者亦不多遠也

一作

珠璣混

權集作隱文粹作雜一本作產

於礫石之中童子弄之亦以

驚矣一有不驚則必自與礫石者亦不多遠也

一作

鑿鉚

卧於鉛鈍之下

文粹作中

良

文粹作下

工覩之固亦知矣一有不知

則必自與鉛鈍者亦不多遠也

權集作矣

毛嫱後於宿瘤而行

則必自與鉛鈍者亦不多遠也權集毛嬙後於宿瘤而行

有目者覩之固即分矣一有不分則必自與宿瘤者亦不

多遠也權集苟與乎擁腫礫石鉛鈍宿瘤果無文粹權集

殊異則不能移凡眼所擇况遇者文粹作良工巧冶有識

文粹有者字之目哉今禮部侍郎之目固亦國之良工巧冶有

識者之目也於中再擇再不出是直文粹已為擁腫礫石

鉛鈍宿瘤矣何止與其文粹不遠哉此所以因事自罪而

不喜也或諭之曰今文粹有之道尚光子之所以不振者

晦遇文粹也子之道豐蔀也子且真有倅天之材而隱植

之有照乘之珍而密櫝之有切玉之利而謹橈如招切之

有傾都之艷而深帷之錐使離婁左執光而右拭背迫而

索之固亦不能知子文粹無矣子集無何不移植露光披

鋒示貌使識者覩

文粹有之字

而駭之彼之所誨固亦郁所不

能焉已必不材也必不寶也必不利也必不姝也且遍過

於有識者之目是自揚其短也已必材也必寶也必利也

必姝也雖小示其光鋒幹貌於一人驚我亦已多矣所不

驚者是子

文粹作予

四事果不足異於族凡也郁病直拙獨大

賢於郁分殊尚不能以亟况悠悠者歟郁常行乎時輩之

間多酌其言語善者鄙者而自戒盈消息其言

權集作旨

稍有

可驚不敢不於許言者言之今之後學者或嘆曰吁後學

何

二字權集作來鳥乎

所歸哉此且非宜長者所當聞也亦非宜長

者所不當聞也今朝廷先達病在不能公也或能公而不

能甚

文粹作爲

力也覽其文則贊美積

文粹作稱

嗟無不至也其間

能甚文粹力也粹覽見其文則粹齊美積粹作粹無不至也粹其間

善惡輕重進退則心以別矣此其所以為不能公也鮮有

知其必善而風鼓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此其所以為公不

能甚力致使文粹無使字遑遑之倫其下才者亦曰今夫在位

者其無公歟其無心文粹作公歟有一善未嘗肯稱也意曰非

我事也又慮與之談者不與我符愛也粹集無也字是使諸子

竊竊然自以無聞為不辱一作遂相與擇捷趨邪紛屯於

主司之跡親者苟能致譽則不詰其所以致譽者之賢不

肖而曹趨之矣此實今之躁進苟得之風也在朝廷大賢

主而名之驅而正之於其善者扶之文粹作持之有善而未

具者決之導之使四方學士知嚮方焉何如其曰非我事

也若使一人曰非我事也十人曰非我事也舉朝廷皆曰

非我事也苟非我事則無所不非我事無所不非我事則

天地之間無乃已寂寥乎昔孔子飾詩書禮樂以化齊第

子而至天下使孔子亦曰非我事也則今者集作也安盡聞

夫七十子之賢詩書禮樂之盛七十子亦曰非我事也又

孰為播孔子之聖如此其大乎今文亦如是朝廷先達亦

如是後之達者亦如是若文粹作等不相播則人文禮義知已

復往之道不幾乎息乎文粹作矣郁不肯辱承大賢之心深矣

非又敢以假喻自薦也意欲以大賢擇眾賢如七十子之

徒是亦方孔子於大賢也何如自意欲至何如二十五字文粹作意欲以大賢擇眾

賢而便七十子之徒亦方孔子於大賢也何如不宜郁再拜

荅獨孤秀才書

權德輿

四日書問兼示新文閱傳峻異有立言致遠之旨焉其

於惠愛纖悉厚重甚善甚善以吾子才志與年三者皆當

以家文粹作嘉聲自振若建瓴文粹有决字水大冶良工必有不斷

文粹作期至而至者况以日日新又日新之盛哉夫豫章珠璣

鑿石鉛鈍宿疇之排蔽但發有疾徐耳來問云一人驚之

亦已多矣豈與族凡校耶此誠得之又云先達病不能公

或公而不能甚力文粹作病其無力今夫滔滔者或辯之不至而

苟善待之及揚聲延譽則鉗口結舌大凡舉世之病也如

鄙夫者直力不足耳亦懼招徠奔走為津為岐至有竊所

愛者則寡矣又豈能廢事也從古未達者之望達者何嘗

峇獨孤秀才書

四

六錄

不如是耶先師七十子所擬豈敢當也三復難然無言喻

懷其他慕重續候會話德輿頓首

請符載書 李巽文

數月不面延企為勞夏首漸熱惟動履安勝異弊屑推遣

昨者不揆薄劣輒上薦賢之書恩命拜足下太常寺奉禮

郎充南昌軍副使官告已到惟增感慶巽不任忻愜足下

義高德茂文操一作藻特秀棲遲衡茅之下籍甚寰海之內

信儒者之徽猷聖朝之公器而玄纁束帛兩未至者蓋匡

阜則邇符君甚遠異謬臨此地間接清風激以揚多矣向非

章疏上達則麟足無由絆然奉常之拜亦五子他日九層

之資也但以俯俸吾輩為執事者之累幸堂謂張降允副處

之資也但以俯俸五日輩為執事者之要幸也田根降允副

狀進一作奉迎

謝李巽常侍書

某官任進朝至猥賜書札并官告衣服鞍馬等開緘之後
伏知常侍不以載懦劣無取飛章上聞蒙授太常寺奉禮
郎充南昌軍副使者此所謂天子厚澤下潤林泉諸侯盛
禮曲霑固陋斯惟腆薄何緣如是五內慙愧彷徨失從某
弱年不自揆妄植強操祖尚名節嘗以為靜既砥礪以修
道動即功德以被世故棲遲不進垂二十年雖跡在丘壑
而心非長往且山木之挺者憂良匠之不來室女之容者
憂士夫之不娶某雖孱愚材貌俱微實求知音為之投誠

一昨候謁盛府禮數優貸降大人之嚴重涵小生之濶畧

顧問采色若有所注居未經時榮命果來變枯槁為美粹

易荷衣

一作蕙

為簪組起締構於平地生翼羽於雛鷺鴻漸

之兆始於茲辰與夫尋常感恩不同日而語也誠宜掩山

扉別巖松扶策病憊祇赴所職伏以歸山之日嘗於其子

堂中輒以私志上廣

一作塵

視聽嘗恐道有所未立學有所

未周遭值引遇速貽敗累實欲姑務歛退以備見聞况江

西為藩鎮之雄常侍負伊咎之資署置賓佐四方傾耳或

主客懸絕祇取笑焉故嚮風歛手不敢上道又某童孺酷

嗜山水建中初與友生數人自岷蜀結心匡廬貽至甚病

困無以贍給偶獲一地遂陋翳薈苟取便易未遑變合一作

困無以贍給偶獲一地遂陋翳蒼奇取便易未遑變冬令作
更含憤不快如病毒螫近者江州李使君以俸錢四萬為

某買山號三澗峯在二林之右孤巖絕壑匡廬之左壞褐

破袍一作飢沛然蒲篔方將而雲舉構草堂咏歌堯舜綯

繆松栢一作桂報償昔年之志而去是有始而無卒有曾而

無心必當為谿猿谷鳥側目相視豈止於林慙澗耻而已

哉伏惟閣下道極上才之美政布中和之化昭昭德禮攬

接士庶凡在草木尚獲暢達區區鄙素冀見察納某幼小

淪賤胄緒逶迤糟心服道年庸強仕比為四海之諸侯屬

意亦勤矣禮則甚厚實未隨之今常侍不問賢否事出沉

斷恩寵忽至門戶有光銜涕感激不知所措則自茲日至

于沒地出於閣下門闌矣菲薄之質已為閣下從事矣夫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七十五
如是雖千里之外猶趨奉左右也伏計至公大人雅量如淵當見其遐遠樹名異日豈以一召違命遂賜重乎鄙人時此敢存俯仰既乞守蓬華未獲奔走其官告人馬輩謹並使還府久處荒野詞意踈蕪干犯尊嚴但增惶恐狂狷幸甚幸甚

再請書

李巽

使至奉覽來疏何乃華其詞潔其志未酬所獻壹至於此區區之意竊有所未然足下之所然也夫洪鍾遇扣大小必應良劍赴剗泥王一切知己許與有類於斯細詳足下之旨徒仰矯榮命俯稽誠禮其所難者但慮側徠鳥之昏咽澗泉之溜何嘗以阻鄙夫之誠爲念辱衆君子之望爲

意乎且足下之守儒行也亦嘗聞尼父以司寇爲汙已俾
升堂者細百里而不宰乎然丈夫立身之本正在執德義
樹功業而已今足下德義已著而功業未樹其在忽歲月
而貪踈曠時至而不行也以足下才德之美僕素高山仰
之豈不能薦足下於朝立可觀之地矯翼霄漢躍鱗清流
以成雅志哉意之所趣輒有所在方今聖主聰明春秋鼎
盛百王術內六合掌中而近郊跋扈尚或垂化夫主憂臣
辱抑所忿憤故僕私心期足下於遠圖大計耳謹當虛心
假寐洒掃庭館奉候而已且今之惠然猶徃之見辱無屑
意也屬簡書有畏不果躬詣所居幸垂見悉

答書

符載

今月二十一日謹遣家人楚山專奉狀伏計已達任押衙

至猥賜書示并官告衣服等戴荷之至無任下情孟夏漸

熱

云

即日某侍奉外蒙恩常侍開長者之懷以國士見

遇拔自蓬華署職拜官手䟽纏綿出於濬發古人云屈於

不知已而伸於知已今常侍知我實獲死所捧讀之次涕

激肝心假如時命不偶溘死朝露平生志氣已無所恨若

齒髮猶壯前途未失即立

二字疑

之忿庶幾賢達故前啓求

息山林更自磨礪報答之分正在此矣伏惟曲賜鑒察免

貽聽瑩幸甚幸甚其官告衣服鞍馬等欲畱告身為與職

名相聯欲畱白衣又與公服同對捨一取一竊未令度謹

令並却附上伏惟委曲鑒照下情壘望

第三書

李巽

再馳狀皆損還谷承抗跡未降虛懷猶鬱足下有器業可
以資時松筠之質有異蒲柳然白駒驟過良時易晚昔夫
子從政亦不待常編三絕况僕虛薄忝承朝寄懼於覆壓
寤寐良賢實冀推明道德俾助薄劣故延仰之誠有加常
旨敢更誠請所望虛副幸甚諸已再具故不煩云謹差散
將葉公著敬候并官告衣服僕馬等延首北睇以得爲榮
惟垂昭省不宣李巽重簡

答書

符載

專使孟温朝至再蒙示及招誘誨喻激切倍劇前書之賜
議者云得地千里不如一士閣下以泰山之高就蟻蛭之

卑損折威重一至於此是何節士義夫之不投心服體是
何藩臣方伯之不師謙降禮是何澆風弊俗之不易邪蹈
正是何奸臣賊子之不悛暴畏義君子動氣小人抃手熙
熙相賀如見中古如載之不肖猶夫人也常侍之引遇也
如是况今有賢於載者乎是知劇辛趙陔鄒衍齊來抑有
以也夫丈夫處世誠宜種道德樹勲績頽年急節慨如不
及然才短而好進者敗謀人而不審已者危三尺童子明
詳斯旨伏覽書示閣下又許與過以遠圖伏計俯示鄙人
實恐孤負聰明視聽失所以鉛刀為重器以散木為良材
反覆思量益用慚惕是以前後勲懇少求退息欲磨鈍使
利拂昏冀明蹄涔之內灌瀉涓滴料新營山居松桂未盈

天圩壤未快乾即閣下已在鳳池矣此不揆儒劣敢希提
携助君治國裨補萬一若素尚飽滿耳某昧於機要識且
迂踈敢恃深知累竭肺腑儻允遂鄙志從容林壑野人之
誠也敢不歡愉以受賜或固使愚陋周旋幕府諸侯之禮
也敢不恭敬以俟命此進退之分繫於主不繫於客也意
有虔切不覺費詞伏惟再垂覽察幸甚幸甚

寄南海王尚書書

前人

尚書以雄才盛業作鎮南服紆精誠之處疑答天子之寄
百越又清慕士燦然甚善甚善公昔典九江載在匡廬被
以淳仁扇以清風中林逋客安樂無橫至於敞南軒之勝
開北樓之讌纏綿躡竿操觚發詠者可勝言哉爾後榮遷

亞尹承江陵之歡好超拜容府展襄陽之慶荷遠奉尊嚴
不十數年伏以英姿奮登雲霄光華富貴烜赫當世其今
藏遁山丘作老書生江湖重阻禮數間絕尚書或耿不真
慮即小子旦暮敢不馳心於旌戟耶一昨徑理扁舟遠離
潯陽不畏道路時伸賀禮屬船隘熱劇飲食江水度廬陵
百餘里防護無術疝疾動作藥物荒乏隣於委踣以今月
十八日達南康使醫工診視了未蠲愈自揣氣力不任支
持遂祈戎使君改健步持短書并備舊文緘結敬獻閣下
運動不偶嬰此疾瘵志意莫申端緒未展然不獲覩節旄
之重挹政化之光仰首嚮風愁惋盈膺伏計宣達聰明悉
善下賢幸甚幸甚三月中馮翊嚴暮至山居道揚秀才德

携挈口累歸心大府此人氣性岐嶷有縱橫之才未遭知
已久見堙壓加以疇一作駁聲音不振如鴛雛鍛翻瞻雲
與歎况曩昔承歡厚薄齊同一旦流離棲身失畝北遊不
可立家無路伏惟尚書大厦弘敞能不以蓋覆為意乎伏
枕陳露兢惶展轉不宣某再拜

谷澤潞王尚書書

前人

某有舊故為南康郡太守今年夏五月往遊其門至冬十
月歸山下遂於江州廬使君處伏奉書問并覩押衙廬從
史所畱示委曲重詞異禮一何特達捧讀慙恐若無憑依
伏惟尚書忠厚淳粹發於大造靈姿傑立長材卓然以社
稷為生死以勲庸為倚任義感生於慷慨聞望歸於德禮

屬思宏邁遠蹤前人由是天子以山東之利兵廣土授之
使長於諸侯盖有以也夫翊王公之美者莫如賢贊策畫
之利者莫如才延納優劣不啻十一作百如某者一蓬華
士也癡緩撲訥無可採擇性嗜閑退不求聲利頃在山林
中飲泉斲藥保養性命時運不適即覽閱六籍或持竿釣
魚以此竟歲人世機事視之懵然不悟高明橫加鄙夫手
疏襟素不師文字是所謂嘗蘇草一作而掇蘭蕙簸礫石
而揀瓌璧欲自隗始為天下士君子之先伏知異日截犬
戎壹宇宙拯民戴主在此志也念茲菲薄無用裨補况且
多病形憊氣衰不任策使實貽敗累未獲趨拜謝恩鈴閣
南歸日晚酬答稽踈瞻望旌麾惶灼無次古人有感一

言重一顧期於殞越請報國士即小子平生之旨豈無是
耶伏惟開懷察納不記疵恠幸甚幸甚不宣某再拜

寄贈于尚書書

前人

朱校書至猥辱書問并示孟處士碑篆端由捧讀彌日抃
躍無次夫旌善人採遺美盖有位君子之所行志豈伊薄
劣敢議發揮言輕賜重益用惶駭又於朱校書處恭觀製
作約數十篇高格侔山嶽迅勢擬波濤邁氣薄雲霄遠思
躡鴛鴻當世翰墨都無此手臙腑怳怳至今悸動斯可謂
煥乎文章也一昨奉辭伐罪統貔虎之師沉謀偉畧洞入
神鬼以鎮則有制以戰則有威巍巍赫赫聲振寰海斯可
謂盛乎武事也文武吉甫佐天子贊襄使姦臣賊子無萌

茅於禍亂者我尚書之謂矣小人君子咸知幸甚其一凡
夫也棲遁匡廬垂二十年讀書不及於豎儒把筆纔過於
常談泯泯人世隣乎強仕斯亦不足畏也然徒有愚妄之
意愛大名慕大節懸芳竹帛爲千古榮勲懇懇正爲此
耳小子聆閣下之事業英姿豪韻迥如古人私心歡喜動

作顛沛况前旨稠疊猥賜誘喻令一至峴首

一作山

追賞風

景

一作光

小生何人當此珍重誠宜奔走拜伏旌麾間識征

南之儀觀揖當陽之談話疑襟滯想從茲泄露屬入夏多
病氣力衰羸火雲始生道路且遠瞻仰尊重魂爽飄然若
望溟海未知濟涉如此誠激何緣上達唯有簡牘可寄肺
腸今故特差祗舍人呂及自潯陽專往奉狀塵獻鈴閣伏

惟鑿察愚朴不責狂瞽幸甚幸甚候問起居之禮謹俟異日此無多談

與崔群書 韓愈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况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遠近累其靈臺耶宣州雖稱清靜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
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况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耶所以如此云者以為

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為得其所是以及之

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集無也僕自少至今

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為不久所與交

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宜集

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義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

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

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已已厚雖欲悔之亦不可得三字集

凡諸一作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集

伏考之言集作行而無瑕尤窺之閭奧而不見畛域明白

淳粹輝光日新者唯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

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粗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

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
出群拔萃無謂僕從何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湏言而
後自明耶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
黑於胷中耳旣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
過也此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
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
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服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
應之曰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
其清明譬之於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
至於稻也梁也鱠集作膾也肉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
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

自省事以集作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

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

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

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耶未

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其陋菘菜羹者

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况天之與人當必異其

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况又特有兼得者

耶崔君無怠崔君無怠抗蜀集本並作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

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集作水上當亦

終得之近者尤美憊左軍第二牙無故搖動脫去目視昏

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

鬢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強早世
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
道其懷小兒女滿眼前六字集作不能顧念足下何由得
歸北來僕不得江南宮滿便終老嵩山下足下可相就僕
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唯此之望愈再拜

文章上

與李邢書

徐陵

籍甚清微常懷虛眷山川緬邈河渭像於經星顧望風流

長安遠於期日青要

一作萋詩四月秀萋漢書禮樂志豐草萋皆草也淮南子青女降霜疑用

此戒節白露為霜君子惟宜福履多愈雍容廊廟獻納便

繁一作蕃

留使催書駐馬成檄車騎將軍賓客盈座丞相長

史瞻對有勞脫惠箋繒慰其翹想吾栖遲茂陵之下卧病
漳水之濱迫以嶮巖難為砭藥平生壯意竊愛篇章忽覩
高文載懷勞佇此後殷儀同至止王人授館用阻班荆常
在公筵敬析名作獲殷公所借陪駕纔南入重陽閣一作閣
詩及荊州大乘寺宜陽石像碑四首鏗鏘並奏能驚趙鞅
之魂輝煥相華時瞬安豐之眼山澤晻靄松竹參差若見
三峻之峯依然四皓之廟甘泉鹵簿盡一作備在清文扶風
輦路悉陳華簡昔魏武虛帳韓王故臺自古文人皆為詞
賦未有登茲舊閣歎茲幽宮標句清新發言哀斷豈止悲
聞帝瑟泣望羊碑一詠歌梁之言便掩盈懷之淚至如披
文相質意致縱橫才壯風雲義深淵海方今二乘斯悟同

免化誠

疑作城

六道知歸皆踰大

一作火

宅宜陽

名

之作特會

幽衿所覩黃絹之詞彌懷白雲之頌但恨賒遠

二字一作峯閣遠嶽

擅特高峯開上羅浮康公懸潘不獲銘茲雅頌耀彼幽巖

循環

疑闕二字

用忘飢渴挫之不置恒如趙璧翫之不足同於

玉枕京師長者好事才人爭造蓬門請覩高製軒車滿路

如看太學之碑街巷相填無異華陰之市但豐城兩劔尚

不阻來韓子雙環必希皆見莫不以好龍無別木鴈可嗤

載望瓊瑤因乏行李金風已勁玉質宜調書不盡言但聞

爰繫徐陵頓首

答書

李那

繁霜應管能響豐山之鍾玄雲觸石又動流泉之奏矧伊

物候且或宜符况乃衿期相忘道術楚齊風馬吳會浮雲
行李無因音塵不嗣殷御正銜命來歸嘉言累札江南橘
戍薊北桑枯陰慘陽舒行止多福足下泰山竹箭浙水明
珠海內風流江南獨步扶風計吏議折祥禽平陵李廉辦
訓文約况復麗藻星鋪雕文錦縛風雲景物義盡緣情經
綸憲章辭殫表奏久以京師紙貴天下家藏調移齊右之
音韻改河西之俗豈直揚雲藻翰獨留千金嗣宗文雅唯
傳好事僕世傳經術才謝劉歆家有賜書學匪班嗣弱年
有意頻愛雕蟲歲月三餘無忘肄業戶牖之間時安筆硯
嚙眉難巧學步非工恒經牧孺之譏屢被陳思之誚羞逢
仲子類居山之鼓琴屢覓子將同本初之車服不謂殷侯

仲子類居山之鼓琴屬見將同本初之車服不謂股使

虛談成價遂同布鼓輕嚮雷門燕石空雕終慙比德楚靈
雖拂實愧棲桐豈若邛邛舉袖唯聞變曲協律飛塵必應
不顧是以日南寶貝遙望歸秦合浦文犀更希還漢芳春
行獻鶯共鳴矣懸豫章之床置長安之驛厚築墻垣思逢
鄭僑之聘工歌周頌佇奏延陵之樂書繪有復道意無伸
李那頓首

答李顥之書
徐陵

近謬枉清音無中窮眷忽辱來音文製蕪美君山西盛族
素挺風流河北辭林一作人本所嗟賞子桓虛座寧不敬期
伯喈倒屣固以相屬一日復其草土思弊衣裾披素清顏
但覺形穢公輔之量不負高名王佐之才信表天骨孺子

卷之五
七
感華

之榻雖其可懸仲康之車彌軫恒眷孤子皆緣素乏叨蓬
 皇華今日形容無關天壤殘光炯炯慮在昏明餘息綿綿
 待盡鍾漏安可以樹揚名士遊處盛賓來喻泰高如為善
 譔文艷質寡何似上林華而不實將同桂樹但忘年之款
 昔有張裴一作華隣國之交非無嬰礼儻衰駘可悅甕盎非
 疑方願投衿庶比傾盖頃陳陽之疾歲月增深羊祐之痾
 秋冬彌劇且年光適盡觸面崩心扶力含毫諸不申具孤
 子徐陵頓首白

不勝其上隋高祖華文華書秦合康文承李諤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慾塞其邪

放之心導一作示以淳和之略此五教六行為訓民北史作人之本

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訓

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誅鑄銘皆以褒德序賢明

勲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薄一作魏落

之三祖更向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民一作

之從上有同影響爭一作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

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兢

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

廂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取一作士士祿

利之路既開愛向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中末

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

復關心何曾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勲業一作績指

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

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捐本逐末流瀆天一作華

壤迤相師祖久而逾一作愈扇及皇一作天隋受命聖道聿興

屏黜輕浮北史作浮詞遏止華偽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

得引預縉紳叅厠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

宜實錄其年九月泗洲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

治北史作推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北史作道莫不鑽仰墳素

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造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

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宗族稱孝鄉里歸仁學必

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

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

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奉
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效恐挂網者多請勒有司普加
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

一作皆隋書本傳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九

文苑英華卷一百一十九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 書十四

文章中

報三原李少府書一首 答負半千書一首

與常侍御書一首 贈李舍人使君書一首

贈包中丞書一首 答楊湖南書一首

代李侍郎與徐州張尚書書一首

代辛將軍與普閏劉尚書書一首

與劉評事伯芻書一首 寄李翺書一首

答崔立之書一首 答皇甫湜書一首

報三原李少府書 崔融

僕去夏遄征徂秋戾止於舍第圓處辱吾子贈書撤函敷

紙恬神靜諷龍文陽發居然異氣射人鳳律雄鳴自有奇

音震物是何詞裁清雅興旨奧深一作玄奧黃縑白鍛吐其文

王篆銀鈎艷其彩超超美論上陵於八十五篇婉婉成章

不疑作該於五十六字心靈密會許予以煙霄鸞鳳之交

景氣潛通博我以風雨魚龍之感雖曰不敏竊所庶幾下

走材不逮於中人名謬參於下士頗亦希達者之陳跡慕

君子之遺風何不勤勤於接賢汲汲於結善見一才庶褻

裳千里聞一德期負笈七州而心跡相妨竟未之致也且

僕之於君早欽風素子未知僕載勞翰墨同聲相應可謂

知言庸詎知哉是何言也善乎東方生有言曰士大夫相

知何必垂髮齊年拊手塵遊僕每覽此嘉其旨氣重其達

識斯可謂之知言矣。足下博聞強學，豐才瞻思，以爲魏蜀
名遊，吳鄭奇節，不獨於古可生，於今若高明之禮樂大器，
足并吞於八九。若下走之瓶管小才，豈與言於萬一也。然
才器雖不足揆風尚，或可思齊區區之誠，有望於此耳。夫
黃金之爲寶也重矣，而衆或礫之；白玉之爲璞也真矣，而
衆或非之。木秀於林，堆出於岸者，卒爲風波所擊；材出於
衆，行高於人者，必爲時俗所議。以孔宣之德也，而招毀於
武叔；以周公之德也，而見疑於管叔。此古而有之，子何爲
恠者？若吾子之，瀾薰雪白，冰清玉潤，變通古今。一作思
貫終始而不免於謔，以者斯亦可以痛心哉。然則霜雪增
加，然後知松栢之勁也；陰陽薄蝕，然後知日月之明也。涅

而不淄磨而不磷者此非其効歟嗟乎王事不遑行役無
定及君降止伊余載馳庶將自過黃叔度不意求尋陳仲
舉參差不展蹶踏爲勞而吾子泛交直造余室弱季愚者
因此得聞夕飽儒珍朝克道味南指有資於先覺北面頓
廓於初蒙成人之美君子之務也遂令齊聲五對嗣美一
枝名登甲乙之科身預賢良之末此非師資之効歟僕志
尚幽閑體業踈放自拘文墨屢學栖遲院草侵堦而不薙
惜其十步有芳也庭樹當軒而不徙重其一枝可巢也素
琴委篋絃上之聲勿取也道書盈架物外之情足徵也此
僕之不能忘懷聊復爾耳而子矜余以傲吏誇我以高人
多見其玩人長德者也僕少乏文章長微學藝緣情體物

誠所不工彫朽礪鉛有時牽拙古將歌其勞事豈欲冒彼
知音而吾子廣肆褒揚深加提飾上揆飛龍之奏旁援儀
鳳之音語人必於其倫在僕何可階一作至此足下德擅宗
師名推雉伯文高積玉昇學日以照天光韻警鏘金激思
風而吹地籟至若山柱河宮之作珠胎昇氣之篇並登作
者之心每諷詞人之口竊霑餘論久已懷音重勞賜簡殊
深荷戴謹當藏之於篋書之於紳奉以周旋期諸永久僕
自恭承綵札握玩瓊草筆硯俱焚神氣都盡所以遲迴曠
日俛仰窮年者抑由於此矣亦將性不好書往賢之通論
言非盡意前哲之美談苟意得而言忘冀神交而道合耳
而競疑作不能以已者恐爽無言不酬之美一作云耳一作

後見其玩人長德者也僕少乏寸人章長微學藝有緣性情體物

卷之八

七

存

幸相知心期要以會面景山足下勿我棄遺敬慎德音邀
君歲暮耳當今六月頗暑二時隆赫敬想出忠入孝自公
及私養親以祿効官以智邕邕然致足樂也僕拙於札翰
行復推遣未卜清言良深太息不具崔某白

答負半千書

駱賓王

張評事至止辱所惠詩乃書把玩無厭暫如有叙上言離
恨下勗交情篤以猛風乾蘇之談弘以驟雨濕薪之喻雖
聞義則死道存於起予而擬人則失事均乎翫物借如誠
說盖足下之不知言倘或劇談豈吾人之仰望矣夫鯤之
為魚也潛碧海泳滄流沉鯁於渤澥集作海之中掉尾乎風
濤之下而濠魚井鮒自以為可得而齊馬鵬之為鳥也刷

毛羽恣飲啄戢翼於天地之間宛頸乎江海之畔而雙鳧

隻集作乘鴈自以為可得而襲焉及其化羽垂天搏風九萬

振鬣集作鱗橫海擊水三千寧假力於槍榆在藻集作寧肯借翰於槍

榆假力於在藻資汀濤集作江濱涓流之水俟窟集作堀堞揚塵之風哉

故張子房之達人也擊水搏風之適焉朱買臣之屈已也

戢翼沉鰓之致焉足下雅得古人之致不乏先賢之適自

守莊筌無嬰魏網亦寧不知在藻槍榆之力非擊水搏風

之助哉而詞旨勤勤深所未諭盍言爾志豈若是乎夫人

生一作間百年物理千變名利寵辱之情立矣愛憎毀譽之

迹生焉其道在則尊德成而上幽貞為虛白之室靜默為

太玄之門知軒冕是儻來之物悟榮貴集作華非作力所致

六符

苟斯道不墜

集作墜

亦何患無成而圖僥倖於權重之交養

聲利

集作譽

於衆多之口斯所以揚朱徘徊於岐路阮籍休

惕於窮途嗟乎露往霜來歲華不待山高河廣離意無時

桂樹寒花公子去而忘返松巖春草王孫遊以不歸去矣

員生遠離隔矣音塵不嗣情甚

集作其

勞矣畏容藏谷靜深

殊矣惠而好我無密爾音

與常侍御書

于邵

近承書問兼示新書清心滌靈迴視易聽靜以究微婉有

義可激悅以觀殊姿外容奚施徒見風雲相馳金玉交映

曾不旋踵澤人之思一至於此甚大惠也真翰林之所可

法豈不才而獨寶耶尋呈康子初云未見繕寫將送適遇

有來遍示幕中無不嘉歎緣家累詣府求醫重陽之節當
復北縣旬日之後便赴上都良覲無因此唯歎叙珍重珍
重人使不斷絕也轉憑司錄馳白不一于邵頓首

贈李舍人使君書

釋晝

即皎然

自湖上一辭十有餘載公貴爲方伯晝跡在空林出處殊
踈音塵不接蓋理然也晝從辭後日謂年多志固名踈道
親惟慕空門若有所詣然未曾遇 知已嘗戲爲一章自

詠曰樂

音落

禪心似蕩吾道不相妨獨悟歌還笑誰言老更

狂昔謝太傅每賞支公善標宗要若九方堙之相馬略其

玄黃而取其駿

一作俊

逸晝今日於公即道林逢太傅之秋

也又晝於文章理心之外或有作意在適情性樂雲泉亦

何能方健羨於其間哉頃自目八相嬰濛濛如隔煙霧兼
 患脚氣行李不進昨承至止病十不獲躬詣門闌披叙離
 闊形礙神往有所恨也謹馳狀並簡雜文畫性野思拙機
 淺忽若偶中風律於期匠者賞鑒不遺幸甚幸甚釋畫白
 贈包中丞書
 前人

改年伏惟未感罔極畫之理心本在忘情及經節序惘然

悲愴去歲馬某一作往已奉狀計上達孟春猶寒伏惟中

丞尊體萬福即此畫蒙免一昨見秋晚離披菊一章使畫

却顧鄙拙盡欲焚燒凝思三復彌得精旨中丞寄重任大

堆案日盈而言詩至此豈非凝心悉到耶今海內詩人

中丞為龍門賢與不肯雷同願登仰測中丞之為心固進

善而拒不工也畫無西施之容不合輒議西施之美然心
之服矣其敢蔽諸今之馳䟽實有所薦有會稽沙門靈澈
年三十有六知其有文十餘年而未識之比則聞於故秘
書郎嚴維隨州劉使君長卿前殿中皇甫侍御曾嘗所稱
耳及上人自浙右來湖上見存並示製作觀其風裁味其
情致不下古手不傍古人則向之嚴劉皇甫所許疇今所
覲則三君之言猶未盡上人之美矣讀其道邊古墳詩有
松樹有死枝塚上唯莓苔石門無人入古木花不開苔范
秘書作則有綠竹歲寒在故人老多雲門雪夜作則有
天寒猛虎叫巖雪松下無人心古月千年像教人不聞燒
香獨爲鬼神說石帆山作則有月已靜中見泉聲深處聞

題李尊師堂則有古廟茅山下
欲曙時其人皇子
玉堂生紫芝題曹溪能大師
嵩山則有禪門至六祖衣
鉢無人得登天姥岑望天台
山作則有天台衆山外歲晚
當寒空有時半不見崔嵬在
雲中古墓作則有古墓碑
表折荒隴松栢稀福建還登
黎嶺越中作則有秋深知
氣正家近覺山寒九月作則
有山僧不記重陽日因見菜
萸憶去年宿延平津懷古作
則有今非古獄下莫向斗間
看又有山邊水邊待月明暫
向人間借路行如今還向山
邊去惟有湖永無路行此僧
諸作皆妙獨此一篇使畫見
欲棄筆硯伏惟冲承高鑒弘
量其進諸乎其捨諸乎方今
天下有故人大賢勤王輒以
非急于諸視聽亦昭愚老本

達時也然上人秉心立節不可多得其道行定惠無慙愛
遠嘗著律宗引源二十一卷為緇流可疑歸至於玄言道
理應接靡滯風月之間亦足以助君子高興也晝疾弊未
期奉展伏深瞻望近應府三五首謹憑靈澈上人呈上年
暮思蹇多慮迷錯所希宗匠一為指瑕幸甚幸甚書白

荅楊湖南書

權德輿

使至蒙惠寄制集序發函煥然盈耳溢目弘麗博厚坦夷

章明如黃鍾大玉慶霄天籟竒采正聲鏗鏘照耀文粹作燭真

可謂作者之表方駕古人忻懼駭悚咏歎無斃甚盛甚盛
但根本不稱獎飾非宜以此為雄文至鑒之累如何如何
書命者古先哲王之所以發德音而賦百職也在易曰后

以施命告四方書曰誕告萬方詩曰訐謨定命遠猶辰告
故君陳君牙畢命罔命之作皆直而文簡而誠含章而不
流漢廷亦云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其重如是而鄙人忝焉
使盛聖之文明不登於典謨訓誥罪在菲薄其敢逃責於
多士耶昔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愚
雖竊知之之道而職命所拘不能不一無此字俟終日而勇退
日踐復行之過至于九年暴於四方爲所觀笑此所以慙
愧於古人也亦思人生世間當志於遠者大者豈數數然
利文粹作損精耗神攘竊文字而猶力不足意不逮雖三益直
諒之道久廢獨不愧於心者文粹作乎昨休沐之餘愚子呈閱
且以有大朝中外之授受士友遷除之歲時遂不計妍蚩

稍從以類初不敢以制集自命但全其文而已因其很多
分列卷第又醜然以序引奉煩者誠以承眷之深而心仰
雄伯使夜光冠於魚目未爲子孫秘藏非敢効太冲三都
而求玄晏發之道也及覽鴻麗之作無非溢集本文粹作逸言追
思內訟已無所及使鄙人涉弊箒自見之患陷作者於玉
卮無當之嫌一不敏而相交喪何可言也伏以門人忠節
叙述周詳因小生之無似揚先德於不朽伏讀感咽何階
仰酬結於肺腑沒齒無極又德音宥密皆出自中禁而西
掖所掌止於命官今序中所言霈王澤燭幽滯振刑典申
肅殺揄揚弘大務極其言則虛美之中又爲虛美所冀盡
去過談方敢受賜耳故吏部李員外三丈寓書於柳秘書

求為後集序此賢達所不能忘懷也但侈言失實如楚越
之相遼異時見譏於通人則復為累也亦輒為閣下良規
非止於自謀也左曹許公範二紀以來過於賞愛鄙人每
以逐臭况之今又遇閣下此作素多昧理忽復自疑幸無
泥於眷私而臧裂公是二字一作之是所望也載之再拜六月二十

五

代李侍郎與徐州張尚書書 呂溫

奉別紙示諭眷待殊異規畧端明究忠義之苦言揚經通
之雅旨皆足以感動朝野光映古今一字之貴可懸於千
金終身佩之何啻於三復甚善甚善伏以尚書才膺間出
識蘊生知地承勲德行在詩禮自家達國移孝為忠受任

先朝克荷崇構控喉襟之地成節制之師動必勤王志

憂國忠實彰於行事義聲感於旁隣布在人誼溢于時論

鳴鶴有和鍾鼓必聞聖上神武聰明維新履轉勵精戎事

注意藩隅方仄陋以旁求况勲賢之自著何患乎誠不上

達道不大光宣太阿之利用窮彛鼎之盛烈者乎某以寡

薄謬膺寄集作重任成賦之重撫事知慙徒欲盡愚衷悉集作

陳鄙見策朽磨鈍庶効涓埃竭誠捐軀少酬恩遇知我者

寡同志實難頃在江西過辱厚意常懷慕仰頗歷歲時昨

者以私鹽干禁漸耗公利汴州滯運屢稽軍期忝當職司

每積憂負輒率誠懇粗申條例網羅盜販集作糴節宣通渠

實託衆賢敢專獨見果蒙弘至公之量推急病之心率先

侯伯首贊王度許以別設方畧大為隄防究絕姦源通利
國漕神之聽之言可復於天地有始有卒事必立於邦家
佇觀莫大之功以成不朽之美諸侯師表天子腹心千載
一時誠無以讓某奉職之分受賜弘多拳拳寸誠夙夜欣
企幸甚幸甚徐係宜並在使者口述伏惟照悉

代辛將軍與普閩劉尚書書

前人

某性質鄙昧智能無取承藉門緒早蒙驅策盡瘁軍府備
嘗險艱徒竭犬馬之勞詎濟弓裘之美家構未克國恩未
酬而謬典禁司職惟侍衛良時習晚宿志莫申憤血猶剛
憂髮先白加以稟性寡合知音實難甘心此生長鳴靡託
豈料尚書推弘深之量故特達之心愛念不遺眷知益重

昨者四牡來覲萬乘虛襟旁求將帥之臣竹清至公之鑒
然則蕭何之稱必在其信孝友有問宜薦雲中而丹墀對
剔首及庸瑣敷陳本末獎飾逾涯達其忠義之誠許其遠
大之致雖躬論志業自瀝肺肝纖悉周詳豈能及此遂使
鬱堙之志允達於宸聰禱朽之材式孚於帝念言發九天
之上聲聞四海之中行得舟航坐生羽翼雖管鮑在齊載
深知我之感王貢仕漢有切彈冠之善方諸今日未足爲
喻不圖知己之至於斯義激血誠恩纏骨髓每一念至不
覺涕流殞首糜軀豈能報德唯當竭誠砥節服義懷仁奉
以周旋居之造次貞集作青松得地方見於歲寒皦日在天
願明集作聽其心誓死生集作生死幸甚幸甚屬有負薪之疾未

申拜賜之禮瞻荷之至感懼兼深拳拳下情未知所措稍
任行李即冀趨謁伏惟照察

云

云

此二篇英華舊本合而為一故其首尾不全今
用集本足之但寘之文章門亦所未喻

與劉評事伯芻書

符載

聆夫子之善聲滿盈矣世且多故無緣會覲開襟嚮風勞
止如何余友蘭陵蕭易簡篋中獲足下所製窮達

一作述

高韻孤峙詞趣淵密探聖賢性命之際究天地否泰之理
因知殷紂之黃屋不為通也顏子之陋巷不為窮也使百
世君子之知道益明守道益堅不汲汲不戚戚從容中道
斯立言之由也顧惟短才謬掌為文伸紙始竟百骸清快

歛提既久無可自道因豫章王兵曹往聊寫梗槩不盡慨
誅之萬一耳

寄李翱書

裴度

前者唐生至自滑猥辱致書札兼獲所贖新作二十

集本文粹

作十篇度俗流也不盡窺見若愍女碑烈婦傳可以激清

集作教集作義煥於史氏鍾銘謂以功代名於器為銘與

弟正辭書謂文非一藝斯可謂救名之失廣文之用之文

也甚善甚善然僕之知弟也未知其他直以弟敏於學而

好集本文粹至於文也就六經而正焉故每遇名輩稱弟不容

於口自謂彌久益無愧詞竊料弟亦集有以直諒見待不

以悅媚相容故不惟嗟悒集作亦欲商度其萬一耳若弟

擯英華作揭落今古脫遺經籍斯則如獻白豕何足採取若猶

有祖述則願陳其梗槩以相參會耳愚謂三五之代上垂

拱而無為下不知帝力其道集作澤文粹無此字漸被於天地萬物

不可得而傳也夏殷之際聖賢相遇其文在於盛德大業

又鮮可得而傳也厥後周公遭變仲尼不當世其文遺於

冊府故可得而傳也於文粹無於字是作周孔之文文粹有也字荀

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理身理家理國理天下一日失

之敗亂至矣騷人之文發憤之文也雅多自賢頗有狂態

相如子雲之文譎諫之文也別文粹作自為一家不是正氣賈

誼之文化成之文也鋪陳帝王之道昭昭集作然在日司馬

遷之文財成之文也馳騁數千載若有餘力董仲舒劉向

之文通儒之文也發明經術究極天人其實

集作餘

擅美

時流譽千載者多矣不足為第道焉然皆不詭其詞而詞

自麗不異其理而理自新若夫典謨訓誥文言繫詞國風

雅頌經聖人之筆削者則又至易也至直也雖大彌天地

細入無間而奇言恠語未之或有意隨文而可見事隨意

而可行此所謂文可文非常文也其可文而文之何常之

有俾後之作者有所裁準而請問於第謂之何哉謂之不

可非僕敢言謂之可也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止至善

矣能止於止乎

集本文粹作能止乎

若遂過之猶不及也觀第近日

製

集本文粹作制

作大旨常以時世之文多偶對意

集作儷

句屬綴

風雲羈束聲韻為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詞遠志

集本文粹作致

一

以矯之則是以文字為意也且文者聖人假之以達其心
達則已理窮則已非故高之下之詳之略之也愚欲去彼
取此則安步而不可及平居而不可踰又何必遠關經術

集作

然後騁其材力哉昔人有見小人之違道者耻與之

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以異也不知其

倒之反之之非也雖非於小人亦異於君子矣故文之異

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淺深不在其磔裂章句隳廢

集作壞

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之清濁心志之通塞不在於倒置

眉目反易冠帶也試用

文粹作庶幾

高明少納庸妄若以為未

幸不以善言見革無

文粹作其

惑唯僕心慮荒散百事罷息然

意之所在敢隱於故人耶昌黎韓愈僕識之舊矣中心愛

之不覺驚想然意之

集本文粹
作其人

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

云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為戲可矣乎

可矣乎今之作者不及則已及之者當大為防焉耳躬素

居多年勞想深至窮陰凝沍動息如何入奉晨昏之歎出

參帷幄之內

集本文粹
作畫字

固多適耳昨弟來

集有
字字

欲度及時

于進度昔歲取名不敢自服

集本文粹
作高

今孤筦若此遊官謂

何是不復能從故人之所勗耳但寘力田園苟

集作
省

過華

作遇朝夕而已然待春氣微和農事未動或當策蹇謁賢大

夫兼與弟道舊未爾間猶希尺牘珍重珍重力書無論

集本

文粹從表兄裴度奉簡

答崔立之書

韓愈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

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

所肯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

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

道得之矣雖僕亦固望於君一作吾子不敢望一作問於他人

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固一作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

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

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

利乎已也及至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

知仕之不唯為人耳及來京師見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

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為

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

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

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

也私恠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

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

因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蜀本俳優者之詞顏忸怩而心

不寧蜀本者數月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耻過

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爲一作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

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爲

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詞者豈今之所謂者

乎誠文粹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

雄之徒進於集作于是選僕必知其懷蜀本作愧慙乃不自進而

已耳蜀本作矣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

蜀本作固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一作出於今之世其道

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筭者决得失於

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

蓋欲以具蜀本作完裘葛養孤窮也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

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

乃復比之獻王者以為必俟良工集作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

天下雖川兩集作兩足而不為痛集作病且無使勅者再刑集作

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固舍此而無門哉

下為我必待此而後振集作進者尤非集作非先相悉之辭也

僕之主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刑足下無為我戚戚也

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蜀本尚有披甲執兵

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所且集作潛究

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

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

寞之濱求家國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集有終始作唐之

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

必有一可足下以為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刑也又所

謂勅者果誰哉再刑集作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伸於知己

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答皇甫湜書

李翱

辱書覽所寄文章詞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者自別

足下來僕口不魯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眾亦未信祇

足以招謗忤物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僕到越中得一官三

年矣行能寡薄文粹作材能甚薄澤不被物月費官錢自度終無

補集有益字累求罷去尚未得以為愧僕性不辭諂佞生文粹作復

不能曲事權貴以故不得齒于士林而足下亦抱屈在外

故畧有所說凡古賢聖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

其事業存於制度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者蓋道德充積

阨摧於時身卑處下澤不潤物耻灰泯而燼滅又無聖人

為之發明故假空言是非一代以傳無窮而自光耀於集

後故或徃徃有著書者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才薄言詞

鄙淺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彩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為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

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唯文宣二一作帝為優自惠

景以集作己下亦不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跡灼

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敘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

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先朝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

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溫習哉故溫習

者事跡彰而罕讀書者事跡晦讀之踈數在詞之高下理

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叙事曾不如范

曄陳壽所為况足擬望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所

以為耻當茲得於集作于時者雖負作者之材其道既能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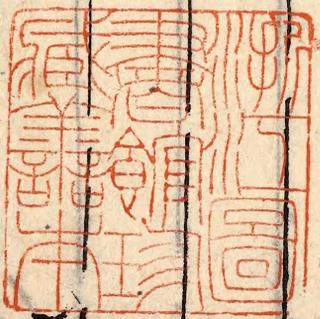
物則不肯著書矣僕竊不自度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詞
句足以稱贊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行迹灼然可傳於後
代自以爲能不減者不敢爲讓故欲筆削國史成不刊之
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非以爲本群黨之所
謂爲非者僕未必以爲非使僕書成而傳則有富貴而功
德不著者未必聲名於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烜赫
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翹
心也僕文彩雖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馬子長足下視僕叙
高愍女楊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耶仲尼有言
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僕所爲雖無益於人比之
博奕猶爲勝也足下以爲何如哉古之賢聖當仁不讓於

師仲尼則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余欲無言天何
言哉孟軻則曰余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安能使予
不遇哉司馬遷則曰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以俟後聖人
君子僕之不讓亦非大過也幸無怪翱再拜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八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

卷終



又張氏華谷錄六百八十

可足以稱譽

口以為高

用仲尼

為非者

忘不者

公無窮

無子對

不嚴

其姑

其物

張氏華谷錄





浙江圖書館藏
S1111111111
1111111111

蘇州府志圖藏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 登記號：022442

一九 年 月 日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